THE EASTERN MISCELLANY

# 東方雜誌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第二十四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六年九月十日

Vol. XXIV, No. 17, September 10, 1927



#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六年九月十日發行

插圖

巴黎中國玉器展覽會……十一幅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十一幅

國際

▼廢除議會制度的西班牙……化魯(一)
▼小協約的分解與德土南斯拉夫同盟……幼雄(二)
▼美國總統選舉之預測……化魯(四)
▼比利時最近政情……孤航(六)
▼英國婦女參政權之擴張……幼雄(八)

萬目睽睽的日本對華新政策……武堉幹(九)
猶太人與猶太的復興運動……俞頌華(一三)
(圖)禁止婦女入境的共和國……微知(二八)
參觀第八屆遠東運動會記……謝似顏(二九)

東方與西方

衛中博士對於中國文化之觀感……衛中(三七)
美國人歷年來對於華人的屠殺……色里(四二)
佛教流行西方之推測……克爾貝(四六)
上海工部局之浪費……振鏞譯(四七)




■文明與死亡率……微　知（四九）

人及其工作……衛　中（五一）

■俄國之高級學生數……微　知（六一）

紀巴黎之中國玉器展覽會……戈公振（六三）

■英語綴字法改良運動……微　知（六六）

美國電視試驗之成功……沈嘉瑞（六七）

■樹木的伸縮……幼　雄（七三）


## 新語林


阿那斯加漁工記……温崇信（七五）

羅馬尼亞皇太子之戀……幼　雄（八一）

就美國人研究所得的所謂平均數人……愛　農（八三）

馬達加斯加人的諺語……文　宙（八五）

意大利文壇近狀……遂　初（八七）

「哭」之研究……遂　初（九〇）

■艷福總統……微　知（九二）

古罈（小說）……米星如（九三）

煙（小說）（俄國都介湼甫著）……仲雲譯（一〇七）

時事日誌……（一一五）

■世界銷路最廣的書籍……微　知（一一八）

國際

# 廢除議會制度的西班牙

議會制度和民主的憲法在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是風靡一時的，但是到了歐戰以後，已成為不入時的衣服了，除了幾個老成的國家以外，誰也不想採用這一種政制；反之獨裁政治個人獨裁制，階級獨裁制，一黨獨裁制，卻到處流行着。俄國革命的結果，是第一個採行獨裁政治，以後是意大利，匈牙利，卻根本的取銷了議會制度。有幾個棒喝主義的國家，雖然也有國會，但是國會只成了狄克推多的御用品，議員是由政府委任的，一切議決案是由政府授意的，議會政治到了今日真遇了從來未有的厄運呢。

在軍閥里維拉將軍的威力下的西班牙，現在索性公然的廢除議會政治了。我們知道西班牙是君主立憲國，國王亞爾豐瑣本是名義上的君主，立法權則操之於民選的國會，可是自從里維拉 (Primo de Rivera）執政後，解散國會，把行政立法的大權都集之一身。西班牙王國的憲法，早已丟在字紙簏了。在這幾年來，西班牙的政治，都出自里維拉一人的意志，既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會，國王做了傀儡替里維拉將軍畫諾而已。近來里維拉將軍組織了一個什麼「國民會議」，起草新憲法。他的意思是要永遠廢除議會政治，實行獨裁政治。

國民會議的組織是很滑稽的。議員全體由政府委任，其地位等於政府的諮詢機關，其職權在於起草憲法，與建議各種政治上的改革案與審查預算案。議員總數為三百六十人，議長一人由政府任命，副議長四人，其中二人由政府任命，二人則由會議中選出，秘書四人，其產出方法與副議長同。此外分設二十個審查委員會，審查各種憲法事宜。

國民會議的任期定為三年。里維拉將軍的意思，是要利用這個會議做他的工具，到三年後才產出新憲法，產出新國會。但新憲法，新國會的母體是如此滑稽的一個東西，所產出的東西也不過是里維拉的私生

子而已。簡截的說一句，在西班牙從此就沒有議會，沒有憲法，沒有代表民意的政治組織了。

這個里維拉的御用機關，國民會議，已於十月十日開幕了。開幕的日子，里維拉將軍演說，痛詆普及的選舉制度是足以禍國殃民的。

當里維拉最初擬定了召集國民會議的命令時，西班牙王亞爾豐琐不允簽字公佈。但是經過了數月的爭持，可憐的很，亞爾豐琐不能不被這位跋扈的將軍所屈服了。亞爾豐琐和伊曼紐爾（意王）眞是現世界的兩個可憐蟲。

不用說，除了里維拉的羽黨以外，西班牙人民全體是反對現政府的，在國內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有許多逃亡在國外的，到處在攻擊現政府。著名的文學家伊卜涅茲就是死命反對獨裁政治的一個。現在是連那保守黨，王黨都在那裏反對政府了。保守黨的領袖都勸阻國王不要下諭召集國民會議。因爲西班牙國王的地位是憲法和國會賦與他的。要是抹煞了憲法和國會，國王自身的地位已十分危險。因此在召集國民會議的命令發表後，保守黨的領袖丰拉(Señor Sanchez Guerra)立即去國。更有一個著名的保守黨領袖發表宣言，稱這是國王亞爾豐琐的自殺。

自由黨的領袖羅曼農斯伯爵（Court Romanones）是國王最親密的朋友，他對新聞記者說：『像我那樣的熱誠擁護國王的人看來，現在是最可痛心的一日啊。在今日，西班牙憲法上的國王是已經不再存在了。』（化魯）

# 小協約的分解與德土南斯拉夫同盟

所謂小協約（Little Entente）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所成立的同盟，後來又加入波蘭，成爲四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爲對付保加利亞，匈牙利二國，防他們二國的復仇；他們又受法國的指導，扶助，並捷克外相俾尼斯的計劃，領導，成爲法國大陸政策的一部，而爲包圍德國之具；同時又爲紅色俄國西侵的屏障。成立以來，組織鞏固，勢力倒也不可小覷。但是自從羅加拿條約訂立之後，他們包圍德國的意義，不免因之薄弱；尤其重大的事情，是因意國巴爾幹政策的成功，羅馬尼亞竟被意國誘拐以去，而令南斯拉夫陷於孤立的地位。其餘捷克，波蘭二國，能力薄弱，究竟難爲南斯拉夫的奥援。所以南斯拉夫不得不改變方針，另求與國，而小協約便亦不免發生分解作用，德土南斯拉夫同盟的議論亦隨之而起了。

原來小協約成立的目的，協約各國雖大致相同，可是有一層——對於俄國——卻各有利害，不相一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並不見有敵視俄國的理由，且南斯拉夫，由其人種，宗教，歷史的關係，反而有與俄國親密，互助的情形。反之，就羅馬尼亞來說，他與俄國有比薩拉比亞問題的爭執，俄國整頓軍備，羅馬尼亞最感威脅，萬一兩國之間發生事端，

南斯拉夫與捷克二國決不能爲羅馬尼亞之助這自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有此一層原因，所以羅馬尼亞乃轉而與意國交涉，謀與意國訂立保安條約。這事在意相慕沙里尼看來，實爲千載一時的良機。因爲他知道要傾覆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在此一舉，他自己想侵入巴爾幹半島，獲到利益，也在此一舉。所以羅馬尼亞一伸手，他就緊緊把牠握住。一面忙把久未批准的比薩拉比亞條約趕即批准，一面即同羅馬尼亞締結條約，樹立兩國的友好關係；更進一步，訂立投資羅馬尼亞的協約，於財政上替羅馬尼亞幫忙。他的用意，在以自己代替法國的地位，同時使南斯拉夫陷於腹背受敵的形勢。

不但如此，意國又向小協約所敵視的保加利亞提議，允許替她募集公債，保加利亞也承認之；未幾又與亞爾巴尼亞訂結替拉那條約。幾已將亞爾巴尼亞置於意國保護之下。這時小協約國的南斯拉夫，既恨羅馬尼亞的攜貳，又怕意國的步步進迫，乃改變政策，謀與向來小協約所視爲敵國的匈牙利接近，願將斯巴拉德海口讓與匈牙利。執此這個提議，還沒有到達匈京，而匈牙利首相倍脫倫早於本年四月六日在羅馬與慕沙里尼訂立了一個條約。條約內容，據五月四日所提出於匈牙利衆議院者，雖屬一種普通的友好條約；但據傳說，意國亦願將阜姆讓與匈牙利爲其出海的海口。果爾則匈牙利也受意國的籠絡，意國的巴爾幹政策逐漸成就，南斯拉夫不得不落人意國的包圍之中了。

因南斯拉夫與匈牙利談判的不成，南斯拉夫外相寧吉許便因之下台本年四月下旬遂有內閣改造事件議會亦被解散召集御前會議以麥林可維茲爲外相。麥氏本爲提倡「巴爾幹門羅主義」主張訂立「巴爾幹羅加拿盟約」的人，所以他一上台，便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商議此事。不料他們兩國卻始終取不即不離的態度；麥氏認爲無望，乃一轉而復尋寧吉許外交政策的途徑，去與土耳其聯絡，提議同盟。好在土耳其近年也頗處孤立的狀態，早由安哥拉政府向南斯拉夫提議此事，寧吉許外相也曾以試探的形式發議過，現在雖尚未正式討論，但形勢如此，諒來易於進行。

麥林可維茲的計略，尚不止於此，他想把德國也拉攏在內，形成一個德土南斯拉夫三國同盟。在這里應補說一說德國現在的地位。誰都知道德國自從羅加拿條約成立以後，已與英法和好了。但不料還不到二年，又顯然發生裂痕。即如依據條約，協約國在萊因地方的駐軍，應該完全撤退，而英法兩國經過許久會商，結果還是不主張撤退。這爲什麼原因呢？原來羅加拿條約的訂結，是英國想團結全歐洲對付俄國的計畫。英國第一個目的在拉攏德國，不使她再與俄國接近。誰知羅加拿條約成立以後，德國卻還保持着兩面討好的態度，不肯與俄國完全脫離關係。譬如本年一月我國倡唱打倒英帝國主義的時候，德國新聞無不拍手稱快，而二月間英國以強硬抗議送致俄國，德國恐捲入英國的反俄政策，頗感不快。因此英國覺得德國態度實在靠不住，乃又反其援助德國的政策而極力與法國接近。法國呢，本來不放心德國，從前因爲英國

事事包庇德國，她也不好十分放肆，今英國既把德國推開，自是正如其願。於是萊因駐兵，也不主張撤去了，對付德國的態度，也重新嚴厲起來了。所以人說羅加拿條約雖還存在，而羅加拿精神已死，便是這個緣故。

德國既失卻英國的同情，又遭法國的怨恨，她的地位，便反到從前孤立的狀態。她除與俄國再謀親密以外，自然也希望多得幾個與國。南斯拉夫的德土，南斯拉夫三國同盟的提議，自然頗能中聽。如果這個同盟能夠成立，再加入奧國，德國且可以重新整理她大戰前的東方政策，去尋柏林報達鐵路的舊夢。所以南斯拉夫的提議，決非不能實現的事情。不過德國在現在還不便顯然反英反法，所以德國外交部對於這事，始終守着沈默，不輕易發表意見。但如果英法相迫太甚，她也許毅然決然，容受南斯拉夫的提議，那麼世界大勢，又要起很大的變化了。（幼雄）

## 美國總統選舉之預測

現代採行議會政治的國家，政局再沒有比美國更穩定的了。在歐洲大陸除了採行獨裁制的國家外，其餘許多議會制的國家，政局總是陷於阢隉不安的局面，內閣幾乎每月改組，國會的生命是沒有存在到三四年以上的。就是英國，是以政局的穩定著名的，可是歐戰以後，二黨制逐漸崩潰，保守黨，自由黨，工黨迭爭政權，在七八年中，經過了幾多的大政變，到最近一二年方纔平靜了些。只有新大陸的美國，牠的議會政治，還是老樣子，一切都照着憲法規定的路走去。除每四年改選一回總統，照例兩大黨互爭勝負以外，再不會有意外的風波。美國所以能有平靖的政局，不外兩個原因：第一，美國是採行總統制的，大總統在任期未滿以前，除違背憲法被彈劾外，不至因做了政爭的犧牲而去職，內閣閣員則等於總統的屬吏幕僚，閣員更迭於政局不發生影響。第二，美國為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的國家，百餘年來，只有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共和民主兩大黨更迭掌握政權，所謂第三政黨至今還只是空想。美國在表面採取自由主義的代議制度，而在裏面則為資產階級的專政，所以在美國經濟崩潰以前，在新大陸的政海，是不會有什麼大波浪。在美國最大的政治變化，就只是四年一回的總統改選。每次的改選，美國人都當作一件大事，政黨選舉競爭，至少有兩年的準備。但其實每次總統選舉不過是表示共和民主兩黨的互角。這兩黨除在選舉時揭出一些主張外，並沒有十分差異的政綱。無論政權歸之於共和黨或民主黨，美國的政情都不會起重大的變化。至於第三政黨起而組織政府，或因一時的舉動而造成政變，甚至引起內戰，這在世界各處真是司空見慣，但在美國卻連做夢也想不到呢。

現任的美總統柯列芝到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任滿。照例明年的十一月又要重行選舉總統。在選舉開始的四五個月以前，兩大黨照例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各自推出一位候選總統和一位候選副總統。然後開始選舉競爭。兩黨的候選總統推出後，假定共和黨推甲，民主黨推乙，則以後四年中的美國元首不是甲，定是乙，再不會輪到丙或丁……的身上

去了。在現在距下屆改選不過一年，距兩黨代表大會開會不過半年。所以政黨已在開始活動，一般政論家以及新聞家已在推測一切。在明年被推爲候選總統而有掌握以後四年的世界第一大國的政權的人物，應該是誰呢？這眞是目前美國人最注意的問題了。

第一爲一般人所注目的，當然是現總統柯列芝是否將再加入下屆的選舉競爭的問題。柯列芝是於一九二三年當前總統哈定病故後任大總統的。一九二四年滿任，再被選爲大總統。美國憲法對於大總統連任的次數，並無制限，但自從華盛頓拒絕當選爲第三任總統以後，總統限於兩任，成美國政治上的慣例，歷任總統都不願開三次連任的惡例。只有羅斯福在一九一二年，曾經被推爲候選總統，打算作第三次的連任，可是後來選舉卻失敗了。現在柯列芝是又碰到這一重難關。柯列芝在職五年，在這五年中，使美國政治經濟勢力超越世界各國，所以共和黨不免倚爲台柱，很有許多人想再捧他上台。至對於連任以二次爲限的慣例，卻另有一種說明，因爲柯列芝的第一任是補哈定的缺的，他的正任卻須從一九二五年算起，這樣柯列芝是只做了一任的總統，再連一任，依然不背華盛頓的精神。因此柯列芝下屆的連任，不但爲共和黨中一般人所希望，他在數月間，似乎也沒有拒絕的表示。但在八月二日，柯列芝總統突然向新聞記者發表了以下的簡短的文字說："I do not chose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nineteen twenty-eight"（我不想在一九二八年競爭總統。）這只是一句簡短的言辭，只有十個字。此外柯列芝卻沒有別的說明和表示。據許多人說，柯列芝是因他所發起的日內瓦海軍會議，竟至破裂，他的政策失敗，而且照美國政治上傳說的慣例，總統從沒連任到第三次的，因此他是灰心了，他發表這一句話，是表示決不再幹的意思。可是在共和黨中擁護柯列芝的一派，卻另有一種說法。他們說柯列芝發表這樣的話，是不能說他一定拒絕連任。他的言外之意，是說他是不想再幹，但假如公衆推戴他，要叫他再幹一任，那他自然是聽從公衆的意思的。這一派人主張不管柯列芝願意不願意，明年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仍舊應該推他爲候選總統。

如果柯列芝當眞不再應選，那麼明年共和黨的候選人物，應該是誰呢？在共和黨中有着不少的領袖人才。單從目前在報紙上已經提出的人物，也已有十多個了。在現在黨中最大名鼎鼎的人物，要算是參議員波拉（Borah）了。他是一個很幹練很豪放，有勇有謀的政治家，可惜黨內擁戴他的很少。此外在共和黨中聲望堪和柯列芝相匹的，要算前伊里諾州長勞丁（Lowden），在西部及中西部各州的農民，都非常擁戴他。可是他的年齡快近七十了。美國人大都喜歡有一個青年的總統，要是推了勞丁作候選總統，不免使民主黨有隙可乘。又現任下院議員羅斯福的快婿朗華斯（Nicholas Longworth），和以起草道斯計畫著名的現任副總統道斯，也是共和黨中足以號召一時的人物。再有前任國務卿許士（Charles E. Hughes）也是共和黨中具有偉大的聲望的領袖之一。他在一九一六年選舉時，被推爲候選總統，雖

因差了幾票被威爾遜所敗，但並不是由於他自身的緣故。可惜他也是太老了些。六十三歲的年齡，在英國的政界裏正好登台，在美國卻嫌太遲暮些了。現任的商業總長荷佛（Herbert Hoover），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近年聲望較以前更大了。他在內閣中盡力於消除工業中的虛耗，因此博得工商界的拜倒。今春密失失必州失水災，荷佛被任爲賑災總辦，因爲辦理賑務的得力，引起了南部各州的信仰。他要是被推爲候選總統，也是容易致勝的。共和黨的夾袋中有這麼多的人才，到底是誰那一個來任候選總統，在目前是難以預測的。

再說一說民主黨罷。民主黨在過去兩屆選舉連遭失敗，牠的聲勢已不像威爾遜時代的豐隆。在下屆的選舉，牠自然要捲土重來，對共和黨作最後的殊死戰。對過去八年中的共和黨政策要加以劇烈的攻擊，如柯列芝歐洲外交的失敗，在拉丁亞美利加干涉的失當，以及農業政策的不良，都將成爲下屆選舉中民主黨所揭的標語。至民主黨中的候選人物，呼聲最高的要算紐約州長斯密斯（Al Smith）。他是現在美國民主黨中最有聲望的一個人物，是一個非常活躍而冷靜的政治家。他的個性過於浪漫的，政治手腕卻是近於現實的。像這樣智勇兼具的人物，在美國的政海中是很少見。但斯密斯是以反對禁酒開名的，或爲一班禁酒論者所反對。又斯密斯是天主教徒；要是他當選爲總統後，天主教的勢力要大大的擴充。甚至有人說，假如美國的天主教徒當了總統，羅馬教王也許遷都到華盛頓呢。（化魯）

# 比利時的最近政情

比利時的政府，現在還勉強可以算是各黨聯合的政府；但是這種聯合政府的命運，最近因各黨競不相下的關係，怕又有分崩離拆之憂了。蓋近自比國會於休假中延會以來，內閣人員都紛紛往各處去避塵囂。外交總長樊德威（Vandervelde）則往斯巴（Spa）溫泉地方藉資養息，在那裏他很受一位大銀行家的優禮招待，那位銀行家原來是和比利時財長的幫手弗蘭圭很有密切關係的。還有一位社會黨的閣員教育總長許士曼（Huysmans）氏，他便到西班牙去旅行。就此等事情看來，比利時的政局現在好像在停滯中似的，實則大謬不然，這內幕中卻着實增加不少的陰謀，在在足以表示現政府的危機咧。

比利時的政黨本分自由黨、社會黨、教會黨三大黨，現在他們都想於下屆選舉中綜攬大權，都想藉詞退出現在的聯合政府，以便放手做事。這三大政黨中最有力量的兩黨，——社會黨與佛蘭明舊教黨（Flemish Catholics）尤其預備妥貼，要破壞現在的聯合。在過去幾個月中，因共產黨在勞動羣衆中的勢力漸次加增，社會黨的領袖都非常害怕，所以他們採用種種的方法，甚至還用激烈手段來攻訐共產黨。他們知道共產黨現時在國會的席次雖只兩席，但下屆選舉中定會增加票數和席次的；並且知道共產黨所得的票，恐怕也就是他們所失的票。原來，社會黨在聯立政府中的活動，差不多把自己的黨綱都已置之度外，只

圖迎合銀行家的意旨，把勞動階級的利益置之不顧，以致勞動階級與大多數的農民都有相繼脫離該黨的趨勢。社會黨處在這種情形下面，唯一補救的方法，只有從速脫離現政府。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不找一個問題爲藉口，現在所欲藉口的題便是軍備問題。

在一九二一年那次選舉中，社會黨於選舉前的六個月，也是藉口這同一軍備問題，退出同牠結合的那個和平的政府。在那時候，社會黨的閣員安色里於公共集會中，首先揭出反對軍閥的旗幟來，迎合勞動青年的旨意。同時一般社會黨也都附和提出要求，要規定國民服兵役的期間，只限六個月。是以在國會解散前，他們便把這個議案提出來了。當時社會黨的報紙，也大吹大擂的擁護這個議案。在他方面，外長樊德威不消說是反對這個議案的。原來他在一九二一年曾和法國簽訂一個秘密軍事條約，他當然知道六個月服兵役的期間是和上項條約不相容的。法國的報紙也反對這個議案，至大罵比國的社會黨爲『裁減軍備而投法蘭西坑陷了，把他們自己的國家出賣於德國了。』

後來國會重開會的時候，不消說國民服兵役的期限長短問題便成爲激烈辯論的問題，社會黨便乘着這個機會，希望因攻擊國家主義派的資產階級而即被驅除於政府之外，這原是他們所急切盼望的事。這也是他們欺騙勞動階級的策略。有些社會黨中人甚至公然不諱的承認這種策略僅僅在於示威，以謀獲得更好的機會爲下屆選舉的地步。

再說到佛蘭明舊教黨所用的手腕，也和社會黨差不多。他們也是於大選舉前，對於他們的信徒，對於佛蘭明的農民，以及對於代表二十萬勞動者的佛蘭明人的各工會，允許以許多利益。在這些籠絡人民的允許當中，包括着佛蘭明語在各校之通用，將干的（Ghent）大學改爲純粹佛蘭明人大學，凡在大戰中參加佛蘭明民族運動而定罪的人一律特赦。（按比利時民族南方多爲華倫人 Walloons 勢力最大；北方有一半多爲佛蘭明人 Flemish 近來勢力亦漸伸。）不過他們雖允許有這多的利益，但也和社會黨一樣，一點都不能實踐。並且他們也如同社會黨一樣的害怕共產黨的勢力伸張，害怕佛蘭明民族主義者的勢力崛起，因爲他們現在國會中也有六個席次了。

最近佛蘭明天主教聯合會在他們的會議中大開辯論，這是很顯然的表示該黨目下所欲採的策略。在上次全體會議裏，他們是未採用什麼方法來實施他們所提出的大赦案。然而在國會中這宗議案卻完完全全的採用了，並且還有一個宣言，表示政局即使發生變動，對於該議案有什麼變更，該黨也決不即時撤消不提。他們黨內的首領近來還親去拜望華倫首相伽斯拔（Jasper），要他答應在軍隊中應用佛蘭明語，要將干的大學改爲佛蘭明人大學。同時，在他方面佛蘭明人的 Christian Democrates 派也宣佈到本年十一月間，他們就要提議將軍隊改爲佛蘭明人的軍隊。

凡此種種，都是以表示佛蘭明舊教黨也如社會黨一樣，業已決定造成一個政變，因爲現政府實在不能履行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呵！（孤航）

# 英國婦女參政權之擴張

十月三日英國工黨大會在勃拉克普耳開會，越三日，英國保守黨大會亦在寇狄甫開會。從這兩個大會我們覺得英國政界將有一種新形勢出現。第一件可注意的，就是保守黨大會已把摩爾根氏所提出的婦女參政權擴大案——即現在規定須在年齡三十歲以上者改為與男子同一，在二十一歲以上——通過決議急速實現。雖意斯德氏提出修正動議，以為二十一歲年齡太輕，改為二十五歲，但被否決。這在保守黨，本是一件不十分贊成的議案，今以時勢所趨，竟亦輕易通過，以與最初婦女參政論者欲以武力達成目的的時期相比照，眞有隔世之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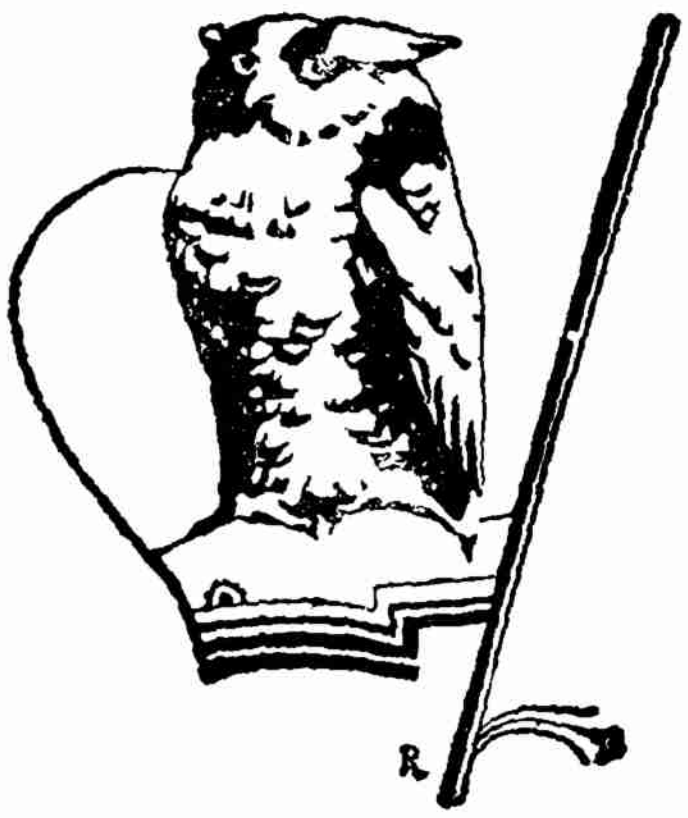
工黨於其大會的最後一日也可決一個議案將婦女參政年齡改低為二十一歲。自由黨本來是贊成女權擴張的。因此英國婦女獲得與男子同等的參政權的事實，將不難實現了。將來婦女的投票數，將新增五百萬人。以前男子的投票數為一千一百萬，婦女八百八十萬，男子約多占三百萬，而自今婦女參政年齡減低以後，則婦女投票數，將比男子反多出二百萬。此事於英國政界將有怎樣的變化，實是很有興味的問題。

保守黨雖不贊成婦女參政權的擴張，但因首相鮑爾特溫在前次總選舉的時候，曾以男女同權案與選民約束，若此時不履行約束，設將來在自由黨或工黨政府之下，而通過擴張案，則保守黨將失信用於婦女，況婦女參政權與男子同等一事，早晚必有實現之一日，非可以永久抑阻。今使在保守黨政府之下而實現之，則保守黨可多得婦女的投票，於保守黨是很有利的。

婦女參政權擴張以後，婦女投票比男子為多，此事將使英國政治的基調，愈加切實穩固，蓋英國政治的特徵，在於不走左右極端，這個特徵因婦女參政權的擴張，而愈加發揮；且從此各政黨的政綱，將愈帶經濟的色彩，而以國民生活的安定為第一位。埃斯透夫人說，婦女對於生活的根柢，比較男子更形深切接近。故參政權擴張以後，各政黨的政綱將愈為社會的，道德的，教育的。

婦女對於政治的觀念與男子各有不同。因婦女的政治觀念，多以家庭為本位。對於家庭多所貢獻的政黨，多願投票。夫雖隸自由黨，而妻偏不投自由黨票，這種例子正是很多。所以婦女參政權擴大後最有利的政黨是否即為實現擴張案的保守黨，殊難斷言，還必須看他的政綱怎樣而後定呢。

英國工黨大會中又把多年主張的資本課稅廢止，而代以年有五百鎊收入者，課以累進的所得稅。工黨撤廢資本稅，大可注目。資本課稅案為對五千鎊以上的財產課稅，每年可有十萬萬鎊的收入，今廢除之而代以年收五百鎊以上的所得稅，可見其政策已趨於穩健。此外保守黨則對於上院改革案，擯除時代錯誤的頑強派的提案而考慮穩和的改革案。從這點可以看出保守黨與工黨是怎樣漸趨穩健的地位，以期博得一般選民的擁護，而爭下屆選舉的勝利了。（幼雄）



# 萬目睽睽的日本對華新政策

武堉幹

## 一　由東方會議到旅順會議

日本對於中國，自有名的「二十一條」交涉遭我國民的極端反對以後，簡直沒有什麼固定政策可言。自從本年春間政友會重握政權，軍閥兼政客的首領田中義一組閣以來，才有刷新對華外交的宣言。他所謂刷新對華外交，便是確定採取對華積極政策；換句話說，就是主張積極侵略我國滿蒙——尤其南滿方面。近來如出兵山東，出兵華北，重提二十一條舊案，故意宣傳中國排日的嚴重形勢，擬設經營滿蒙的拓殖省，在臨江添設領事，擴大侵掠滿蒙的特殊機關——南滿鐵路會社，這都是她對華積極政策的表現。這種積極政策的決定，要以近來東京所開的東方會議為一最大關鍵。

東方會議係於六月二十七日起在東京外相官邸開會。據田中首相所宣布之目的，謂此會僅欲聽受日本在華外交官憲之報告而討論應付隨時而起的新形勢之最善方法，並無制定對華新政策的意味。但在實際上，該會議中自芳澤公使與上海總領事矢田，漢口總領事高尾，奉天總領事吉田等相繼說明中國時局情形之後，隨即討論滿蒙問題，結果皆主張樹立一定不變的政策，以盡力擁護日本之特殊地位。計大會共開十一日，於七月七日閉幕；該會議之決議，即在對於滿蒙尤其東三省充分表示積極干涉的主張。關於這層，我們可拿田中首相於七日開最終總會時，向出席各委員所致的訓詞為佐證。因為這篇訓詞，便不啻東方會議最後所議決的日本政府對華新政策的綱領。

上項訓詞的要點共有八項，略如下述：

（一）中國國內政情之安定與秩序之恢復，可由中國國民自為之；吾人不偏向於一黨一派，惟願尊重民意，協同為合理的漸進的努力。

（二）為企圖中國之平和的經濟的發達，亦需要列國之友誼的

協力。

(三)為達上述目的，當助成中央政府之發達；但依目前政情觀察，似不容易見如此鞏固之政府成立；是以祇得先與各地方之穩健政權者接洽，徐待全國之統一。

(四)紊亂中國治安而有惹起國際交涉之虞的不逞分子，聽中國自行取締。惟在華之日本權利利益及日僑生命財產遇有將蒙侵害時，在必要時當出斷然自衛之措置以擁護之。

(五)對於排日排貨運動宜設法解除其疑惑；且須為擁護利權起見，進而為適應機宜之措置。

(六)通滿蒙南北皆當依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以促進內外人之經濟的活動。

(七)但對於滿蒙，尤其東三省，日本在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應有特殊的地位。凡能尊重我國在滿蒙之特殊權利者，則帝國政府當適宜維持之。

(八)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於我國在該地之特殊地位有危險時，不問其來自何方，決防護之而為相當之措置。

綜上所述，田中內閣的對華新政策，實有大反從前的不干涉主義，而一以擁護日本權利利益為依歸的傾向，這只要看他字裏行間，屢說遇必要時雖取積極的手段為斷然的處置亦所不辭的話，便可知他的對華政策實完全不脫武力干涉的意味。這便是東方會議的總收穫，也就是田中外交異於幣原外交的地方。

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在東方會議裏頭，以得駐華外交官的贊同，既已議決了上述許多具體議案，於是又謀召集第二東方會議，以講求實施的方法。這第二次的對華會議起初本擬在大連舉行，後來又改在旅順，即於八月十五日在兒玉關東長官邸開會；到會的人物，仍多駐華的重要官吏及有關係人物，如森格外務政務次官，芳澤公使，兒玉長官，吉田奉天總領事，另外還有關東軍司令部的司令官武藤大將，同齋藤參謀長，木莊中將，張作霖的顧問村井少將。就與會的這些人物看來，也儘可想見這次會議性質之重大了。

旅順會議所討論的重要問題，其內容詳情，因守祕密，外間無由揣知；惟據大阪朝日新聞所載，計有下列五項問題：

(一)中國的時局問題；

(二)鐵路問題；

(三)不當課稅問題；

(四)奉天排日問題。

(五)日本權利利益擁護之具體的手段

這些問題經他們協同議決了一種辦法以後，即已着手進行；現在他們這種內定的新政策——即所謂對滿蒙積極政策，正還勵行而未艾，計已發表的，有發展滿洲規定新政策五則。此新政策之總樞紐，即在以南滿鐵路為日本中央政府之工具，故日人有稱此次政策為中央集權

之新南滿政策的。據合衆社東京專電載稱：該五項政策如下。吾人閱此，便可知兩大對華會議成績之一斑了。

（一）外務與陸軍兩省間，須造成密切之結合，而以南滿鐵路為執行新政策之工具；同時為厚增中央政府與南滿鐵路之實權，故擴張南滿鐵路之權利範圍。

（二）須固定日本對東三省之新政策，為求此項政策進行之順利，外務省對於南滿鐵路應有密切之連絡，以便固定東三省之政治情形；一方面須竭力防範，絕對不容中國內亂侵入東三省內。

（三）中東路公司通運條約須早日完成，以便保持日本與蘇俄間在北滿之和平均勢。

（四）應在相當時期內向中國方面提出日人於東三省之租地權，此項租地權應以取銷日人在東三省之治外法權為交換條件。

（五）應設法令中國方面組織東三省中央銀行，該銀行得支用南滿鐵路公司公款；而同時須由中國當局，獲得一種諒解。

## 二　對華新政策的中心問題

日本之對華新政策，既注重於南滿鐵路之權力擴張，故他們以為首先應當統一滿蒙行政機關。原來日本朝野人士，近頗感於滿蒙侵掠之未完全成功，實由滿洲多頭政治為之作梗。滿洲多頭政治之歷史，日人自謂由於日俄戰爭之後，乘戰勝之餘威，未加考慮，致設立數個機關，而未能收連絡統一之效力。如立有戰功之陸軍，則設關東總督，（後以我國抗議改都督）以統轄陸軍部與民政部。負有特殊使命而創設之南滿鐵路會社，其組織的範圍與經營的勢力，淩假還要遠過於牠。外務省也以其當然的責務，於奉天設置總領事以代表日本政府。以致近來外務省與都督府及南滿鐵路會社間常有意見相左，互相爭執的事情發生。原內閣時代雖曾將都督府改為關東廳，採文官長官制，而令軍部獨立；結果也徒增加機關數目，依然成為四頭政治互相牽制排斥的局面。現在一般日人的意見，以為欲補救此種弊端，只有使滿洲各日本行政機關之重要職權歸於「一元的，」則多頭政治互相掣肘的事情便可免除了。

不過上述「一元的」職權集中機關，究應以那一個為適宜，這也是日人所急欲研究的問題。大概他們主張日本在滿行政機關改制的人，可以分作兩大派別：一派主張設置一中央政府專管的機關；還有一派便是主張上述滿蒙各行政機關之首領應為「一元的。」關於前一項，日本政府已有設置拓殖務省的計劃；惟關於後一項，一般人的意見却有三種：一為總領事第一主義，以為滿蒙行政大權應當付託於日本在東省之總領事。一為關東廳擴張案，以為應擴張關東廳組織之範圍，使復活而為都督府制，網羅民政，陸軍，外交，警政各項大權。一為滿鐵中心

主義，即鑑於滿鐵之特殊使命，滿蒙殖民的事業應當委諸該公司。

現在日本的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已是用的「雙管齊下」政策：她一方面正謀設置拓殖大臣，以後藤子爵充任，專管各殖民地及滿蒙之日本行政事務，同時她也贊成統一滿蒙行政機關的事權，所以她把南滿鐵路會社的範圍大大擴張，使超過其他日本在滿蒙之行政機關以上；（照新案南滿鐵路公司副社長便兼奉天總領事，而正社長又有監督駐滿領事並商務官之特權。）把舊的滿鐵社長也換了，而改任對華素主積進的山本條太郎為「滿鐵王國」新社長。同時將滿鐵營業範圍和事業資金也大大擴張。本來滿鐵的社債現時已達二億五千萬元，（據大阪朝日新聞）最近第五次募集股份又達六千萬元；募集社債又達一億五千萬元。這都是專為開發滿蒙之用。吾人就這兩件事情看來，使知日本欲以南滿鐵路公司來謀我國滿蒙，蓋正不下於英國拿東印度公司來奪印度。在現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日本軍閥內閣的迷夢，還居然傾向於十八、九世紀的舊式殖民政策，這是何等狂妄的野心呵！

吾人試一考察日本政府，所以欲將侵掠滿蒙的偉大任務，委於半官半民的營業公司——南滿鐵路會社，究竟是甚麼道理呢？現在便當略為說明南滿鐵路的性質。原來南滿鐵路的利權自一九〇五年因日俄戰爭的結果，由俄國讓與日本；日本即迫使我國承認，於是日本政府乃與民間合同出資組織會社，一九〇七年四月一日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遂正式成立。成立時資本為二億元，其中一億元由政府出資，以本鐵路之財產及礦山一切充之；還有一億元便由民間募集。其後會社事業擴張，募集社債，民國九年增資達四億四千萬元。照本鐵路敷設時的中俄條約，由一九〇〇年開通之日起以八十年為期，應無償讓渡於中國；又自開通之日起經過三十六年中國政府得以相當之價格收回該路。但民國四年日本忽以「二十一條」通牒強迫袁世凱承認將此鐵路之所有期限延長至九十九年。其處心積慮，欲將該路久假不歸，要可想見了。

南滿鐵路會社所經營之鐵路約七百哩，計如下述

| | | |
|---|---|---|
| 南滿洲本線…… | 大連寬城子間 | 四三五哩 |
| 安奉線…… | 安東蘇家屯間 | 一六一哩 |
| 撫順線…… | 渾河撫順間 | 三九哩 |
| 旅順線…… | 魚水子旅順間 | 二七哩 |
| 營口線…… | 大石橋營口間 | 一三·九哩 |
| 煙台線 | | 九·七哩 |
| 渾榆聯絡線 | | 二·五哩 |

此外牠尚經營四洮吉長等線。四洮鐵路乃由南滿鐵路本線之四平街西北向至東蒙古洮南者，全長百九十三哩，其沿線多殷饒地方，在政治經濟上均有重大意義。吉長鐵路乃由南滿鐵路之長春以達吉林省會者。本鐵路之敷設，乃根據一九〇九年南滿鐵路會社與中國政府間之借款契約而成立。建設費五百三十萬元中借有南滿鐵路二百五十萬元，一九一八年又借入南滿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元，故現在該路

已託由南滿鐵路代爲經營。實際上已不啻成爲彼之附屬事業了。

南滿鐵路會社除經營其本業鐵路外，又積極的經營其他種種事業，如採礦業，船舶業，電氣業，煤氣業，港灣建設業，工場業，旅館業，保險堆棧業，土地開墾業，農業等，凡屬經濟侵掠事業牠都兼容併包；其有利益可靠的固然盡力經營，便是無利可圖而於日本有益的，牠也情願貼本經營。如南滿鐵路每年所給予來滿蒙殖民的日本人以種種免費便利，很爲不少，這便是最著的例子。且除經濟的事業外，對於文化侵掠的事業牠也積極的經營。如設立中央試驗所，病院，教育機關（奉天醫科大學及其他中小學）地質研究所，東亞經濟調查會等每年也要耗費偌大的款項。不過牠雖耗費巨大款項於他種事業，而其本身的收益，最近猶年達三四千萬圓，年利達七分八釐強，利殖之厚，任何投資不足與牠並比。吾人就下表以觀，便可見南滿鐵路對於日本經濟侵掠上的價值是怎樣了。

| 年次 | 收入 | 支出 | 純益 |
| --- | --- | --- | --- |
| 一九〇七年 | 一三百萬元 | 一一百萬元 | 二百萬元 |
| 一九一三年 | 四二 | 三五 | 七 |
| 一九二三年 | 一八六 | 一五一 | 三五 |
| 一九二四年 | 一九四 | 一六〇 | 三五 |

這樣看來，南滿鐵道會社實在要算一個變相的日本政府侵略機關，因爲牠所做的事實在不止於營業，而且兼任行政事務。日本人自稱牠爲「滿鐵王國」，而委以積極經營滿蒙的重任，實在是很適當的。不過我們回想到本國領土境內居然有這樣一個蠶食鯨吞的「王國」存在；而且這個「王國」現在又有擴大範圍的消息，這應作什麼感想呀？

## 三　最近對於滿蒙積極侵略的事實

日本近來對於滿蒙之積極侵略有最足以駭人聽聞的，便是她近來竟欲乘中國革命戰事正殷的時候，乘機攘奪滿蒙爲己有。其最近進行的方法業分兩途進行：一方面她謀聯絡俄國造成協調局面，使勿干涉日本的侵掠政策；一方面則謀要挾東省地方當局使就範圍，以解決素爲我國民所不承認的懸案。關於前一項日本政府已派專使與俄國在莫斯科正式交涉中。俄國之所以願和日本交涉，想因近來奉天盛倡收回中東鐵路之議，致令俄國頗抱不安，不得已和日本暫時妥協，以避免因滿蒙問題發生衝突。據外電載稱，日俄兩國關於滿蒙問題之會議已於莫斯科議定四項如下：

一、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及烏蘇里鐵路之一般經濟的並運費政策之協調。

二、昂昂溪齊齊哈爾間之鐵路延長問題，求彼此間之諒解。

三、北滿方面中日俄三國間經濟的協力之基調。

四、對於外蒙赤化之互相諒解。

就上述條件看來，日本之欲拉攏俄國以遂其侵掠滿洲之志願，可謂

昭然若揭。其實這還不及她第二步手段的毒辣。她的第二步手段便是要於中國革命戰事尚未北趨，日本的力量還能要挾北方當局的時候，乘機解決「滿蒙既得權」的懸案，以謀攫得滿蒙的實權。據外報載稱，當東方會議終了以後，吉田領事歸任奉天的時候，便以下述節略，提交於奉天省長莫德惠。茲爲譯錄如下：

（1）要求日本臣民在滿蒙之土地永有權。如此種權利能由中國允許，日人願撤消其在滿洲的領事裁判權以爲交換；倘遭中國當局拒絕，則日本亦將要求改現行暫租制爲永租制使相當於永有制之地位。

（2）要求中國政府限制京奉路線之延長，不得越過該路現行終點之奉天省會而更北進。同時還要中國承允不得建築任何鐵路通過滿洲中部以與南滿路平行，是以現時已在計劃中之打通線應即停止。

（3）於滿洲建設一大鋼鐵廠以生產必需物品爲全滿鐵路工廠之用。

（4）二十一條之實行要以滿洲爲起點，同時對於中國各處設置下列各種官吏以爲實施「二十一條」之預備，即：

一、於奉天設商務官一人，書記官一人，行政長官一人；

二、於天津、青島各設航務官一人，其職責專爲管理日本船舶利益事務；

三、於上海設航務官一人外，又設工場總監一人，管理日本工場事務；

四、於濟南及漢口亦各設一工務官；

五、於香港增設一商務領事，並於中國設度量衡監察官一人。

上述條件是吉田領事提向奉天省長莫氏要求承認的；但莫氏不過一行政事務官吏，實無權以解決外交上這樣重大的交涉案子。日本政府也知道這一層，所以不等到奉天省長有如何具體的答覆，便由駐華公使芳澤直接向東省實力派的領袖張作霖提出「解決地方懸案」的要求。這裏所謂「地方懸案」也就是上述「既得權」的問題，其大部份爲民國四年日本強迫袁世凱承認，而迄今尚未爲我國民承認的「二十一條」之一部份。

「二十一條」的重大性，這是我們所都能知道的，現在日本又欲趁此機會舊事重提，這能不能够達到她的願望，現因交涉在擱淺中，尚未可以斷言；但是我們以國民外交的見地來言，必須要堅持反對的。日本所要求解決的懸案中，其最重要的爲土地商租問題，和鐵路優先權問題二項。以外尚有東部外內蒙古地方之開闢商埠問題，和南滿九處礦山採掘權問題，以及吉長路借款條例改訂問題，也都是日人所堅持的既得權，而爲我國民所不承認的「二十一條」中的條款，這也可歸入中日交涉的懸案中的。現在僅就最重要的商租問題和鐵路優先權問題來說。

原來日本的對華積極政策，既以滿蒙問題爲主；而滿蒙問題的焦點，就在「土地商租」問題。所謂「商租，」就是「商量租借」的意思，換句話說，便是中國地主以平和合法的手續訂立租借契約將土地租賃於日本。這本是雙方自由願意的行爲，在理應無問題發生；可是實際不然，現在日本人不僅要強迫我國商租土地於日人，並且要將土地的所有權也給予日人，此等事情不解決，他便說商租問題未解決，強要我國從速解決。

商租權問題之發生亦即起源於民國四年「二十一條」之交涉。蓋中國自南京條約以後，僅只對於外國教會承認其有置地特權；至於一般外人的土地所有權，都不予承認。到了民國四年，日本乘歐戰機會，突然提出二十一條通牒強迫中國承認，其中第二項便有幾條，提及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地方應享有營業上的房屋土地租借權和所有權。原案初未爲我國所承認，後雖經日置益公使修改，強迫袁世凱承認；但我國國民迄今猶連同二十一條本身根本未予承認，且時常在反對之中；故就條約上的意義嚴格說起來，所謂商租權的問題，實在還沒有法律上的基礎的。

便就該條文之本身言，僅謂『日本國臣民於南滿州得以商租土地經營農工商業。』又謂『日本臣民及中國國民，於東部內蒙古一帶，合夥經營農工商業，中國政府可以許可。』玩其字義，中國亦無必須租賃土地於日本之義務。蓋既名商租，總得經商量妥洽後，始得以土地出租；既謂中日合夥營業，中國可以許可，是不許可亦未始不可啊，到後來我國內務部制定商租細則十四條，日本人仍不滿意，因於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兩年中，時由奉天總領事要求共同協議商租權之施行細則，我國沒有答應。嗣後民國十二年，復活之北京國會，以二十一條爲未經國會承認之不法條約之一，決議加以否認。昨奉天省長王永江氏以中央既認爲無效之條約，遂亦拒絕談判；商租交涉因全停頓。及至民國十三年五月，奉天省議會復提出建議案於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謂「非得奉天省全體之議決，不得訂立一切有關利權讓與外人的條約」。同年十二月，省議會又通過「商租權問題爲脅迫中國全國的問題，應加否認」的決議案。這便是「商租問題」交涉的經過。

我們試思，商租問題如果循日人的意旨解決了，日本內地人口必將如潮湧一般向我國滿蒙殖民。蓋以日本過剩人口之衆多，一般經濟狀況之比較優裕；如果他們得了永租權與我國內地雜居後，不出數年滿洲土地將盡爲彼等所攫有。這樣一來，她可以不用併吞滿蒙的名義，自然在實際上佔領滿洲了。永租權之關係既然這樣重要，這是我們所最不可輕輕放過的。

復次，日本所僭稱的「滿蒙既得權」中，還有什麼「鐵路優先權」。這種權利是包含建築的優先權和投資的優先權在內。中國一向並不願給日本什麼優先權，這裏所說的「鐵路優先權，」都是日本蓄意侵掠中國，與中國軍閥相勾結頑的把戲。例如日本寺內閣時代，曾借款項

一千萬元於中國作爲內戰軍費，而卽以吉會鐵路之路權授於日人。吉會鐵路是由吉長鐵路延長至延吉南境與朝鮮鐵路在朝鮮之會寧地方相銜接。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有很重大的關係，論理是不應將此項利權讓予外國的；可是日本以有上項糾葛關係，硬欲要求作爲日人建築六路之一。其他五路如（一）開海線，（開原海龍間計一百二十哩）（二）海吉線，（海龍吉林間，計一百十哩）（三）四洮線，（四平街洮南間，二百三十哩）（四）長洮線，（長春洮南間，計一百八十哩）（五）洮熱線，（洮南熱河間，計四百七十哩）則爲日本正金銀行於民國十二年袁世凱當國時代訂結所謂滿蒙五鐵路條約的結果。

至於日本在滿蒙之鐵路借款優先權，也是根據於我國民所不承認的二十一條。在該條約之換文中，中國照會日本云『中國嗣後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需造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如須外資可向日本國資本家商借』這便是日本現在所堅持的條約上的權利！

日本何以要這樣的主張鐵路優先權利呢？便是因爲她的新滿蒙政策中，所最注意的是「鐵路網」政策。她不獨不許他國在滿蒙這塊地方同她競爭，便是中國自行建築鐵路，她也以爲侵犯她的權利。這只要看上述日本領事向奉天省長提出的覺書，不許中國建築與南滿平行的路線，——打通路，便可知其強橫之一斑。其實打通路係由京奉線錦州附近之一站名打虎山者爲起點，至奉屬內蒙之白音太來，今建通遼縣治，並不與南滿鐵路平行。從前英國意圖建築錦愛鐵路，因日俄兩國抗議中止。那是借的外資，故日本得以藉口；今中國自辦，日方何能阻止；且遼河以西不屬於南滿區域，尤無可以反對之道。

退一步說，卽使打通鐵路與南滿鐵路平行，日本也無可以藉口反對的根據。滿鐵副社長松岡氏謂係根據一九〇五年中日密約，該約曾規定中國不築造與滿鐵平行之路線。查此項密約之有無，尙爲外交界聚訟之資料。據神戶英文日本紀事報一九〇六年一月間關於此項密約問題之記載：『近日盛傳中日間新披露之朴資茅斯條約附有一種密約，現悉所謂祕密協定，卽係小村男與中國全權代表在北京談判之紀錄約六頁，包含兩國政府間各種協商。現朝日通信員已將其內容宣佈，計有四項，均不過日本對於滿洲地方權利之希望，可謂並無依準確意義的密約之存在。……』據此可知所謂密約，實際上僅談判之記錄，且並無不許造滿鐵平行路之說；現在日本竟欲藉架空的約章以實現其所希望的權利，其用意究安在呢？聞其內幕原來日本恐怕此路告成，北滿貨物可以直達葫蘆島，南滿鐵路的運輸上不免要減少，這就是她所以要反對的衷心。卽此看來，可見日本這種強橫無理的要求，我們是非極力反對不可了。

以上所述解決懸案問題的新交涉，還是日本偏重於南滿方面的侵掠；實則在她近來的對華新政策中，目光所注，尤注意於東蒙北滿，——尤其吉黑兩省之開發。這不須遠舉例證，只看滿鐵新社長山本氏就職後卽首往北滿一帶考察，同時日本有名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等又乘機

組織滿蒙考查團往北滿東蒙一帶調查，便知所謂「北滿積極政策」中北滿東蒙也當然在其積極侵掠的範圍了。

## 四　日本爲何要積極侵掠滿蒙

日本何以近來侵掠滿蒙這樣的急進？這裏却夾雜有「臨時的動機」和「百年的大計」兩項原因。所謂臨時的動機自然由於中國時局問題的進展，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快要伸張到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山東尤其滿蒙，這當然對於日本爲不利；所以他要趁着中國這時尚還未能統一的時候，乘機解決懸案，以遂其侵掠滿蒙之夙願；至於「百年的大計」這便是日本一向以侵掠滿蒙爲其大陸政策之結核。現在不過因彼國軍閥當權，更銳意進行罷了。

日本的大陸政策，在有一時期，本曾注意於山東福建；但以種種關係，究未若侵略滿蒙之因利乘便。就政治方面言，她有繼承俄國之優越地位，有與朝鮮接界統治便利的關係；就軍事上言，她若得了滿蒙，不啻居高屋建瓴之勢，進可以南下而牧馬，退亦可以閉關而自守；更就經濟方面言，滿蒙若歸日本勢力範圍，則日本所勞心焦慮的人口問題，食糧問題，便可解決大半；這實在是日本所以積極經營滿蒙的唯一大原因，而現時猶有一述的必要。

原來滿蒙這塊地方，面積之大幾倍於本部，物產豐富，富源多未開發。由奉天至哈爾賓，夾松花江流域與遼河流域的一大平原，堪稱爲世界的大農業地，最爲日本人所注意。滿洲主要農產物如大豆高粱等皆具有世界的販路，尤其大豆近年出口輒達二千萬擔，值六七千萬兩，其中半數以上即由東省產出。且大豆外尙有豆油豆餅亦爲出口貨物之大宗，此等貿易現在完全由日本人操縱。此外製砂糖用之甜菜，現時亦只有東省出產，爲日本南滿製糖會社的重要原料；現時中國尙少大規模自行製糖的公司，於是滿洲所產，遂盡歸日人壟斷。

其次就林業以觀，東省主要的林產地爲鴨綠江本支流之地域，產松檜等木甚多；伐木事業亦多由日人主持，如鴨綠江採木公司，東亞木材會社，以及遼東、撫順、日滿、南滿製材，東亞興業諸公司皆日本從事斯業的巨擘。又東省營蓋、復州、錦縣等縣以及旅順、大連附近，尙產食鹽。前者產額約七十萬石（每石六百斤）後者約二十萬石內外，中日兩國人民都有經營，惟日本人所生產的，據西田卯八所稱，要達十分之七，足見日人勢力之大，逈非我國所可比擬了。

更就礦業以觀，日本所最垂涎的便是東省的煤炭與鐵礦。有名的撫順炭和本溪湖煤炭都在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中；其他煤礦產額也漸漸增加，這是日本工業所最慶幸的一點，目下東省煤炭之輸出日本的年有增加，將來吉會鐵路完成，當必更多。至於鐵礦，本溪湖附近之廟兒溝鐵山與南滿鐵路本線之鞍山站鐵山，其埋藏量均極豐富，這都是日本人所視爲禁臠的。玆將現時日本在東三省所經營的重要礦業縷列如下，以見其經濟上優越地位之一斑。

一、撫順煤礦　此礦初爲華人自辦，及一九〇五年歸俄軍佔有，同年卽爲日軍佔領。本煤田沿渾河延長約五哩，炭層之厚平均達百三十呎，炭量約十億噸，目下歸南滿鐵路會社經營，在同社事業中其收入之多，僅次於道路營業，要爲日本在南滿最大事業之一。最近每年產額達五百萬噸，南滿鐵路會社方在計劃增加產額之方法，前途還未可限量哩！

二、本溪湖煤礦　此礦據云於清朝乾隆年間開始採掘，至一九〇五年名義上由中國人與日本大倉共同經營，實則大權全在日人之手。本礦炭層之厚達四十呎，年產三十萬噸，大都供本溪湖製鐵所之用，也有輸出於日本及中國各地的。

三、牛心台煤礦　此礦炭量爲二千五百萬噸，炭質爲無烟炭。現由中日合辦之採合公司及裕信公司經營。

四、廟兒溝鐵礦　此地向爲滿洲製鐵業之中心，在清代由乾隆年間以至咸同年間（一七三六——一八七四）卽以利用本溪湖煤炭製鐵著名。此礦延長達五哩，厚達百呎至二百呎，其埋藏礦量無盡藏，現時最爲日人所注意；日人從前本極注意於漢冶萍，自得此礦，以爲將來日本所消費鐵之全部亦可由此供給矣。

五、鞍山站礦山　南滿鐵路沿線鞍山站附近的鐵礦，現可分爲五大區域，（鞍山站、櫻桃園、關門山、大孤山、鐵石山五區）此五區之礦量達數億噸，大可與廟兒溝鐵山相匹敵，目下滿鐵會社設有製鐵所在這裏，自民十以後每日可出鐵百餘萬噸。

復次東省工業本極幼稚；現在所有新興工業差不多可以說全歸日人把持。例如比較有名之撫順化學工業，鞍山站與本溪湖之製鐵業，奉天鐵嶺之製糖業，都是日本人在那裏經營。以外堪稱爲大工業的，也以日本人勢力最大。例如東省最有利之工業——製油業，爲日人所經營的有日清製油會社、小寺油房、鈴木油坊，南滿製油會社，大連製油會社等，資本動輒有好幾百萬。又新式麵粉工業規模最大的，推日人經營之鐵嶺滿洲製粉會社，資本達五百七十餘萬元。牠一方面驅逐俄國麵粉之侵入北滿，一方又防止上海麵粉之侵入南滿，勢力竟可壟斷全滿。此外若亞細亞製粉會社及中日合辦的日華製粉會社，勢力也很不小。又製紙煙業之日本東亞煙草公司資本一千萬元。製澱粉業之南滿工業會社資本三百萬元，毛織物業之滿蒙毛織會社資本一千萬元，磚瓦陶磁業之奉天滿洲窯業會社資本一百四十萬元，船舶機械等之滿洲船渠會社資本二百萬元，紡織業之滿洲紡織會社資本五百萬元，製紙業之鴨綠江製紙會社資本五百萬元，統觀東省各種重要工業資本上巨萬的通同是日商，也可見他們關係之切了。

除上述農工礦業外，在商業方面，日人勢力尤爲不小。東省經營國際貿易的大商家幾全爲日人，金融界中最佔勢力的也是日本銀行。航業界中操縱一切的也是日本的船公司。僅只經營特產（大豆類）貿易的日商，使已有好些家，如滿洲特產會社、日華特產會社、滿洲產業會社

等資本都在二三百萬元以上。航業中如大連汽船會社資本竟達四千萬元；至於銀行投資，數目尤巨。正隆滿洲二銀行資金達五千萬元，大連遼東二銀行資金達六百萬元；這都是新興的銀行；至於規模闊大勢力雄厚且負有特殊使命之銀行如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其在東省之活動當更不消論了。

我們就上述日本在東省的各種利權看來，可知日本積極侵掠滿蒙並非偶然的事實。她爲擁護她的特殊利權，不惜用種種的手段，來文飾她的侵掠痕跡。最近滿鐵新社長山本氏對人說現內閣的對滿蒙的積極政策，實在就是政友會傳統的對華政策。她所以要取這種政策，一方面固然爲着日本的人口問題和食糧問題未能解決，——因爲日本人口近年每年要增加一百萬人而沒有相當安插地方，而衣食住的三種生活必需品，——糧食、羊毛、木料——每年須由澳洲印度等處輸入達七萬萬元；而他方面也是爲着替中國謀利益。後面這句話在稍有常識的人聽了，都曉得這是文奸飾非的話；可是一般日人，都拚命拿這句話來做宣傳。

現在一般的日人對於滿蒙，差不多還抱這樣的一種謬見：便是錯認滿蒙雖非日本的領土，却也非中國漢民族所可獨佔的地域。他們有名的新聞記者如半澤玉城，有名的學者如矢野仁一等都極力宣傳滿蒙獨立，而非中國領土，以掩飾他們侵掠的痕跡。新近山本滿鐵總社長赴任的時候，半澤玉城更有一篇極荒謬的滿蒙觀登在日本外交時報上頭，特摘譯如下，以見日人對於滿蒙積極侵略見解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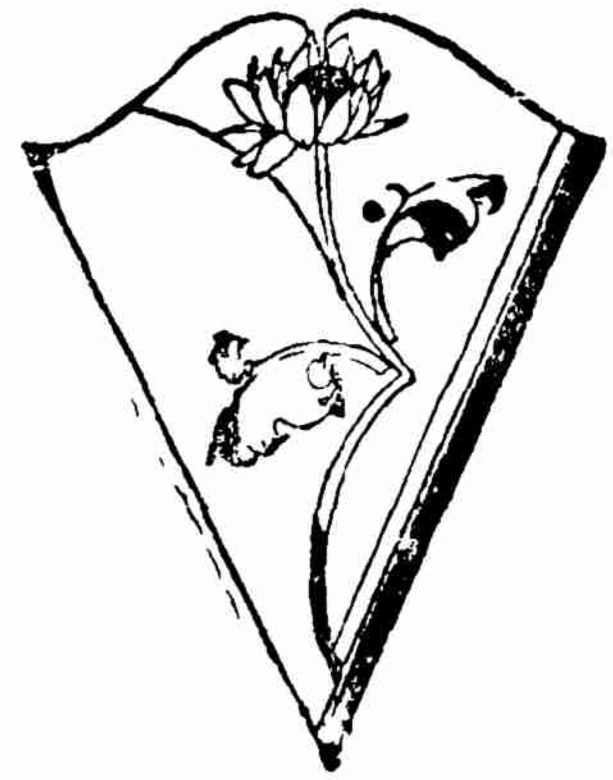
『所謂滿蒙到底是怎樣的地域呀？原來是世界各民族共榮共樂的特別天地。其地主原爲滿洲民族而非漢人。後來滿洲朝廷君臨中國，却把滿洲地權割讓於俄國。日本爲確保東亞民族之生存地域起見，賭國運才能由俄國手中奪回；其目的一方面固爲中國民族而將同地開放同時也是爲世界諸民族提供共榮共樂的理想與機會。所以東三省道德的主權寧可以說在日本。漢民族沐日本寬大開放政策的恩惠，二十餘年來陸續移往東省，享受生存的安全與文化的恩光。种種利益無非日本之力。便是他們能够有移住開拓的機會也是靠日本鐵路；其產業及貿易上之設施也是日本所經營；其他若教化，若治安，若衛生，以及各般主要之文化的經濟的施設，差不多都是依日本人之勞力。日本因此所投下的資本約二十億，致東三省得免於俄國的蹂躪，得確保自由與安全，得造成今日顯著的發展，何莫非日本的力量。這樣看來，日本之對於東三省，雖非「親生的父母」，也應當爲「養育的父母」，中國人縱不感激圖報，也應當依日本之援助來協力合作。日本現在也並不以「養育的父母」的恩惠自恃而獨佔壟斷東三省，却極願將同地開放於漢民族，同時也開放於世界各民族，務使滿蒙這塊地方爲漢滿蒙鮮日俄各民族共存共榮的快樂天地，形成東亞的特殊地域』

就上面的話看來，滿洲竟好像就是她日本的一樣，其心目中之蔑視中國主權，抹殺歷史事實要到甚麼地步呀！無怪乎日本人民一言及殖民地就時常滿鮮並列，朝鮮固已久爲日本吞併，至若滿洲明明白白還是中國的領土，爲何日本便強欲相提並論。其居心之險毒還堪問嗎？

##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八月份收到者爲限

| | |
|---|---|
| 海潮音八年六至七期 | 上海四川路一一二號 |
| 長水創作集一輯 | 嘉興南望雲里春融四壁長水社 |
| 現代評論六卷一三七至一四二期 |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
| 北新四一至四四期 |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
| 青年進步一〇四册 |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
| 新教育評論四卷五至六期 |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
| 青年友七卷七、八、九期合刊 |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
| 醒獅一四〇至一四一期 | 上海郵局一三六〇信箱 |
| 眞理與生命二卷七期 | 北京米市青年會一零四號 |
| 弘毅二卷四號 | 北京清華學校弘毅學會 |
| 良友一七號 |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 |
| 孤軍週報一一三期 | 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 |
| 新女性二卷七號 |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
| 學藝八卷五號 | 上海卡德路八十三號中華學藝社 |
| 農大旬刊三二至三三期 | 北京農業大學 |
| 中法教育界七期 | 北京中法大學 |
| 醫藥學四卷五至六期 |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
| 建設週刊一卷一三至一六期 | 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四四八號轉 |
| 革命一四至一五期 | 上海革命週報社 |
| 新國家一卷八號 | 北京宣內安福胡同七十七號 |
| 文學週報五卷一、二號合刊 |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



# 猶太人與猶太的復興運動

俞頌華

從地理上講來，民族中最苦惱者，恐莫過於自己喪失了土地，不能組成一個國家，而只得到處托庇於別國的民族，再從優生學方面觀察，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恐莫如繩繩繼繼，時常產生能力卓越的子孫，而能够到處發展的民族。這樣說來，猶太民族可算是世界上最可惱的，同時也就是最幸福的民族了。因爲猶太人雖然自己沒有國家，但無論過去或現在，世界上有名的哲學家，科學家，思想家，實行家，經濟家，政治家，建設家，革命家中間，猶太人實在佔了不少的位置。

猶太中傑出的人物，固然有權威而爲人所畏敬。但在歐洲厭惡並排斥猶太人者，卻亦不可勝計。「反塞米脫」(Anti-semète)已成了一個普通的名詞，而且又變爲一種運動。雖塞米脫種族中所包括者很多，不止猶太一族，然而這個「反塞米脫」的名詞與運動好像是專門對反對猶太人施用的。吾人雖未能從優生學方面發見猶太人中何以常常有許多傑出的人才；然觀於各方面描寫猶太人的文字，卻很可知道猶太人特性之一斑，并且也可明瞭一些猶太人被人厭惡排斥的情形。

英國大文學家大編劇家沙士比亞所著的肉劵一劇，描摹猶太人重財輕義，傾向於物質主義的情形，不但風行全歐，即凡讀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吟邊燕語一書中「肉劵」一節者，也都知道那劇的劇情。現在歐洲，凡是爲人吝嗇或銖錙必較，惟利是圖者，人家往往稱之爲「猶太」。「猶太」差不多便是盤剝利息，而又甚刻嗇的別名。用公平的眼光看來，固然是未免過分。惟在反塞米脫一派人看來，猶太這個名詞，如此用法，正是千穩萬當。這也是各人所見不同了。

不但西洋的文學家對於猶太人有這樣的諷刺，即社會哲學家中也未嘗沒有人說，猶太人於商業的競爭上有特別的適性，而非常善於營利。如德人密屹爾斯(R. Michels)於他所著社會哲學問題(Probleme der Sozial-philosophie)一書上討論到猶太人，也說德國的猶太人特別善於經商，并且於該書一百七十四頁到一百七十六頁，舉出幾個親歷的實例，說明他的見解。茲將他所舉的實例與其所見的大要錄在下面。

密屹爾斯說：『我嘗於旅行西班牙時，看見該處店鋪中有個很美麗的筆匣，表面上完全是西班牙的土貨。匣的蓋上畫了一幅西班牙軍人的偶像，匣的本身是硃色的，四圍則有黃色的邊。我買他是爲預備給我的小孩子的。迨到帶回來給小孩的時候，發見匣子裏面刻有德文，方知這匣是德國牛納山廠家的出品。（按該廠是德國猶太人開的。）又有一次我旅行意大利，遇到一位剛從希臘來的朋友，他帶了數匣希臘的煙捲。匣面上有希臘文註明眞正希臘出品，并且還有許多其他的希臘文。但我後來細細地一瞧，卻於匣面上發見印有很小的特萊斯屯字樣。（按特萊斯屯是德國的名城，該處是猶太人開的捲煙廠。）又有一次，正當法國有一個猶太人叫特雷夫(Dreyfus)被法國朝野疑爲將法國軍用地圖賣給德國，情勢洶洶的時候，適我重遊法國，買了一張德國古時的敵人，法將茂西歐(Mercier)的照相；再買了一張畫有茂西歐圖像的明信片。照相與圖像下面均印有法國的得勝歌以及對德復讎歌。但在其背面卻又印有極細的字，用顯微鏡照了，才能看清這極細的字，便是柏林商店幾個字。（按該店也是德國的猶太人開的。）』

密屹爾斯所以列舉以上的幾個實例，其意是在說明德國的猶太人富於經商的才能，善於揣摩顧客的心理，有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者。至於德國的猶太人所以能如此之故，據他的眼光看來，也有特別的原因。他說各國的猶太人所以在多方面自由發展，而德國在帝政時代，則因猶太人不得爲官吏，故不能於多方面發展。像意國則嘗有猶太人奧多崙希(Ottolenghi)做過陸軍總長，像英國則有狄思雷里(Disraeli)以及皮干斯斐爾特（Lord Beaconsfield）等，法國則有克雷繆（Crémieux）與干白泰（Gambetta）等著名的政治家都是猶太人。而在德意志的帝政時代輪不到猶太人來做政界的偉人。德國的猶太人既然不能鑽到政界裏去發展，於是就不得不專在工商業方面做工夫了。這於德國很有好處，因爲德國對外貿易的工商業者，其中健者，很多是猶太人。

以上密屹爾斯氏所說的話，據我看來，大體是很不差的。不過我們要知道他的見解也不是絕對的。因德國在帝政時代，猶太人固然在政治上沒有表見天才的機會，但他們除於工商業方面之外，卻也很能於學術界發揮聰明才智。舉個例來說，著一般勞動者所尊若聖經的資本論者馬克思，以及當代大名鼎鼎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Einstein）不都是德國的猶太人麼？至於德國改建共和以後，不消說，猶太人更可在政界上發展其所長了。

任歐洲各國的猶太人既然能夠到處發展，照理應該很受人歡迎，顧何以又有「反塞米脫」的排猶運動呢？對於這個問題，固然非三言兩語所可解答，因爲其中原因很是複雜的。不過我們要知道學術是天下的公器，在學術上能夠登峯造極或發見宇宙間前人所未明的祕奧者，雖在眞理尚未爲一般明瞭之時，或不免要受委屈，但一旦眞理大明，則

當然受大家的尊崇，那是毫無疑問的。故在學術上發見眞理者，雖受人反對，決無永久性，而且是不很要緊的。惟於經濟與政治方面，則因政見各有不同，利害難免衝突。故在這兩方面非獨排擠容易發生，即惡感亦易引起，而且不大容易解決。

猶太人在經濟方面的發展，依大體而論，往往自有其獨到之處。但他們每有超國家的觀念，在各國能做許多於當地習慣風俗道德不合的營利事業。這卻是歐洲所以有排猶運動的一因。其次於政治方面，也每有一部分猶太人幹國際的革命的，或破壞的運動。姑不遠引例證，即如近時加爾格崙（Karlgren）教授於他所著鮑爾希維克俄羅斯（Bolshevist Russia）一書裏面有二句話說：『蘇俄的大權，並不在無產者之手，卻操於報復夙昔仇怨的猶太人之手。我們卻常常聽到對於俄國的經過情形，有人表示這樣的簡單的民族心理的意見。』這話足徵歐洲各國民族中一部分厭惡破壞的革命的人，關於政治方面的見地，與這一部分的猶太人不同。而這種的不同，其實亦是引起排猶運動的一因。至在歐洲各國其他的種種排猶運動的特別原因，篇幅有限，未遑一一枚舉。

歐洲的排猶運動，決不是很輕描淡寫的。我們東方人若不到西方去走走，往往不容易明白其中的情形。要曉得一部分排猶歐洲的人，對於猶太人深惡痛絕，竟當他們蛇蝎看待。我現在也舉個在德國親自聞見的實例於下，以見德人對於猶太人感情用事之一斑。

德國有一位企業家，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叫賴識諾（Walther Rathenau）。他既很殷實，又是飽學，著作等身，才氣抱負都很偉大。他在大戰時，對於政府施行的糧食政策，很有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和貢獻。後來他爲德意志共和政府的外交總長。在他的任期以內，能將德意志戰後奄奄無生氣的外交，一變而漸呈活氣，而有重新振作的氣象。不過他在職的時候，竟被本國人刺死。賴識諾生平無仇人，被刺的原因，當然大家知道是爲政治關係，不是爲了私仇。到了後來，果然發見刺客是守舊黨裏的人，因爲厭惡當時的內閣，所以出此毒手。其所以不刺別的閣員，而獨刺他的緣故，爲了他的祖先是猶太人。德國守舊黨，爲了排猶，不恤犧牲其國內有作有爲的人物。其感情用事，可見一斑。

從上面的一件事實看來，德國人的排猶，何等激烈？不用理智，但憑感情，其弊害又何可勝言？這是一般從事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者所當引爲炯戒的了。排猶運動，並不限於德國，歐洲其他各國，亦莫不有排猶的舉動，不過程度上各有不同罷了。

猶太人一方面能悉力自張，到處發展，顧盼自豪；一方面又是到處受人排斥，含垢忍辱，欷歔憤慨。難道他們毫無志氣，毫無愛鄉之心，不想爲本族開闢安身立命的新天地嗎？若說他們不想這樣，那就錯了。我記得於六年之前，在柏林看見許多猶太人所映宣傳他們本族的電影。其中有一次看見的，全是宣傳他們開闢故鄉巴力斯坦（Palestine）的

計畫和希望。非常足以使人感動。我向來不大注意猶太問題。自從見過那一次的電影以後，便無意中對於猶太問題發生了一種注意的興趣。這也可見得電影感人之深。德國人常用電影來說明相對論，來形容國恥的可痛，與夫大戰後所負賠款責任的深重。他們傳播科學智識，要利用電影；提起一般的愛國心與國民責任的觀念，也要借重電影。因其效果是很大的。眞可謂善於利用電影了。我國電影界尚無此種影片產生，相形之下，眞是未免有愧咧。且收閒話，言歸本題。我自從看了猶太人宣傳的電影，便頗留意他們的復興運動。現在我想要把這種運動的大概情形，介紹於東方的讀者。

原來猶太人開闢故鄉的一種理想與計畫是叫做輯安主義（Zionism）。輯安原來是他們故鄉耶路撒冷（Jerusalem）古城附近的地名。那地方有砲臺，天然的風景是非常美麗的。西文就借用這個地名，再加上了「主義」（ism）的語尾，使他變成了一個新的名詞，以代表他們這一種的理想和計畫。我現在所要說的猶太復興運動，其實就是他們輯安主義具體的活動和成績之一斑。

概括的說來，所謂猶太復興運動，簡直是猶太人回到故鄉去殖民的運動。這種運動由來頗久，不過當初的殖民運動是沒有組織的。自從一九〇八年巴力斯坦地產開發公司（Paleste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成立之後，有組織的殖民於故鄉的運動，才漸漸發達起來了。現在辦理並組織這種殖民事宜的重要機關，便是輯安會（Zionist Organization）。會裏面設一個總執行部（Zionist General Executive），部中人員是由總行政院（General Council）遴選的。而院中當軸是由輯安會議（Zionist Congress）推定的。輯安會議每隔兩年開一次。上一次的會議是於一九二五年在奧京維也納開的。而現在執行部中的主席便是美國很有名的衛士孟博士（Dr. Weisemann）。執行部中最重要的機關有二個：一個是叫「猶太民族經費經理處」（Keren Kayeneth）；一個是叫「普通經費經理處」（Keren Hayesod）。前者爲猶太殖民購買土地，以及在地產上爲種種改良排水等事宜，均歸前者經理。除了上面所說的事宜以外，所有收集資金，組織殖民事宜，土地之分配，教育之增進事宜，以及爲猶民與英人之交涉，統歸後者辦理。現在普通經費經理處的主席，就是在英國軍隊中服務多年的校官叫屹希（Kisch）。普通經費經理處並在歐洲各大都城設立事務所，以便一面徵收猶民之捐款，一面使願回故鄉之猶民，得就近投報接洽。

凡回故鄉去殖民的猶太人，現在都照以下五條的原則進行：（一）每家所得租借之土地不得過二十五英畝，租期爲四十九年；（二）開發土地之工作，須由本人及其家屬躬自爲之，不得僱傭工人；（三）在當地工作之人，應先求自給自足，收穫有餘，方得出售；（四）所有租借與殖民之土地，先期佈置妥貼，如排除積水，清水之供給，道路之修築等事，均於事前加以佈置；（五）往故鄉者，或采偏於個人的或取偏於集合的社會制度，得聽各人自由選擇。

現在猶太故鄉，已經設立了許多注重農業訓練的學校。猶民浪跡於列國之間，大率經營工商。其回故鄉者大都不習農村生活。故學校中對於來學的青年，不得不於農業的訓練，加以注重。凡回故鄉的猶太人須用希伯來（Hebrew）語言文字，也差不多是一條他們所應遵守的原則。因此，在故鄉的學校中，除了注重農業的訓練之外，還得注重希伯來文。但回到故鄉的猶太人，大半是從俄，奧，德，波，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不遠千里而來的。故大都能夠講外國話。德國話，據說是他們差不多都懂的。我雖然不知道何以他們差不多都懂德語。但猜想起來，德國排猶的風較盛，從德國回到故鄉去者較衆，恐怕是一種原因。此外在大戰之前，德國國勢很盛，中歐北歐德語的勢力也隨國勢而擴張，恐怕也是一種原因。但國際聯盟委託英國在彼設立的政府（Mandatory Government）規定英語，亞剌伯語以及希伯來語為當地的官話，所有一切公布告示，也同時用這三種文字分別發表，俾衆週知。顧何以亞剌伯語亦算爲官話呢？這是因爲猶太的故鄉，差不多都早已變成了亞剌伯人的殖民地。

至今亞剌伯人在巴力斯坦還擁有許多宜於耕種的土地。所有回到故鄉的猶太人租借輯安會的土地，都是輯安會從亞剌伯人手里買回來的。所費的金錢實很浩大。經理收買並改良土地的猶太民族經費經理處，收買土地，再加以改良，平均在每一英畝的土地上，要化到美金一百金洋。所有農田出租於本族的人，五年之內不收租金。五年以後每年照土地的買價只收百分之二的地租。至於城市裏面的土地，每年要照土地的買價收百分之四的租金。并且每隔十年，租金的高低要重新修改一次，以防止租借人多得不勞而獲的非分的利益。依去年的報告，猶太民族經費經理處前後已經購買了四萬七千英畝的土地。

然而回故鄉者，欲在那裏組織新家庭，大約總要化到三千五百美金，而所有川資以及分配的土地地價，都不在內。如將川資地價合計，則每家的新家庭總要比到美金六千二百五十元左右。費用之鉅，可想而知。其所以能進行的緣故，全仗各處的猶太人，非常熱心，踴躍捐助。擴開普通經費經理處每年收到三百五十萬美金的捐款；猶太民族經費經理處每年收到一百五十萬美金的捐款；合計起來，這兩處每年所得到的捐助，總共有五百萬美金。這筆鉅款的大部分是用在購地的。亞剌伯人中願將土地出售者很多，猶太人購地的資金雖厚，但尚不足以盡購一切召買的土地。然各處猶太人肯抱犧牲的精神，捐款源源不絕，亦可想見他們愛鄉心的濃厚了。依大體而論，巨額的捐款之中，約有三分之一是美國的猶僑所捐的；其餘三分之二是僑居於其他各國的猶太人的捐款。就中惟從英國的猶僑所得來的捐款，比較上略少。

猶太人回到故鄉去的運動，在最近十年之間更形發展。究其原因則由貝爾福氏（Ralfour）曾經代表英政府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發表宣言云：『英政府樂視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建設一個「民族的家鄉」（national home）故願以種種助力促其達此目的。』這項

宣言很足鼓勵猶人回故鄉殖民。自從一九一七年到今十年之間，猶民回故鄉者很多，現在統計有十五萬人左右。他們已在耶路撒冷古城建立了一個猶太的大學，其中醫科與理科，日見發達。並在大學中附設一很大的猶太圖書館。目今該城的四鄉，猶民有漸趨增加之勢。

回故鄉的猶太人散處於四方，雖從事農業者居多，然亦有在故鄉新建設的城市裏經營工商業者。在其故鄉比較上發達較速的城市，有海發（Haifa）與德爾亞肥技（Tel-avir）兩處。德爾亞肥技在十六年以前，居民只有六百人，差不多是個荒涼寂寞之區。現在則該處居民已增至四萬三千人左右。銀行旅館工廠電機廠等俱已建立，應有盡有，與近代新式的城市比較起來，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了。

其在各處經營農業者，初到之時，須櫛風沐雨，胼手胝足，悉心經營。更須以汗血與蠻煙瘴霧，蚊蠅毒蟲相拼。此外又須甘於寂寞，與文明社會隔離，而與強悍的亞剌伯人為伍。所以他們如無愛鄉之心與熱忱毅力，必不能像這樣耐受篳路藍縷，含辛茹苦的艱勞。現在他們有二萬四千青年，肯先後到那裏去備嘗艱苦，別闢新紀，而不願散處於文明各國，寄人籬下，以致含垢忍辱，與世浮沉，受人輕視，遭人排斥。於此可見這班青年，意志確很堅強，殊足表現其民族性上之優點。

猶太人到那裏去經營農業還要受兩種不自由的束縛：一種是不得僱傭長工與短工；一種是不得離其所經營的土地。但是他們因前途有光明的希望，故不但願意吃苦，願意受不自由的束縛，而且還能自樂其樂。講到他們農村的組織，則有兩種的不同。一種是採取個人主義的組織（Moshov Ovdim）還有一種是社會主義的組織（Kvutzah）在採取前一種組織的農村中，各人自給自足，如有所餘，可以售與他人，以博微利。在取後一種組織的農村，則凡各人所生產的東西，完全歸諸公庫。凡各人所需的，則再依照所需實行分配。並且設有公共食堂，公共育嬰院，公共娛樂場。村裏沒有賣買，故無須乎金錢。村中如有懶惰而不事事者，村中同人便要加以警告。警告不聽，便要逐出村外。取這種組織的農村雖不甚富，而村民卻很快樂。回故鄉者，願意加入那種組織的農村，完全聽本人自己選擇，毫不勉強。

猶太人的故鄉復興運動，在目前所能做到者，不過如貝爾福氏宣言中所云在巴力斯坦建設一「民族的家鄉」（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s）而已，尚談不到復國的運動。亞剌伯人很怕他們這種運動將來變為復國的運動。這種運動雖有成為復國運動初步的可能，但在目前，在故鄉的猶民僅有十五萬人，而亞剌伯人則有七八十萬人。且凡適於耕種的土地，十九都尚在亞剌伯人手裏。故亞剌伯人現在似乎尚可安心處之泰然。但是如其各方面猶太人的捐款年年不斷，源源而來，則其進步之速，亦不難預想。是以從亞剌伯人方面言之，目前雖無近憂，卻亦不能不有遠慮。

用世界的眼光看來，我們可以說，猶太人有這樣的運動是一件很好的事。何以呢？因為凡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民族，倘使沒有一定的土地，可

以安身立命，力圖發展，而總是飄泊無地，寄人籬下，不能自強獨立，實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無論從文化方面看來，或從民族主義看來，都可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猶太人既然有了這樣的運動，便可以彌補他們一向沒有家鄉可歸的一種很大的缺陷了。話雖如此說，但他們這種運動，前途亦很有些障礙，幷且還有以下三種人反對這一種運動：

（一）亞剌伯人　亞剌伯人所以反對他們的復興運動，有二個比較上重要的原因：（1）怕他們的運動將來變爲復國運動，進而要來支配亞剌伯人。但依目前而論，尙不致便有此種危險發生，上面已經說過了。（2）自從猶太人在故鄉起了復興運動，那裏的生活程度逐漸改變，而且提高，未免使亞剌伯人恐慌。這種影響足使亞剌伯人直接感受。所以恐慌的程度不能說低。但猶太人在那裏開墾故鄉，當地的亞剌伯人亦未嘗不直接得到些惠澤，如講究衞生，增加生產，提高文化，促進物質之進步與發達，都是與一般有利益的。故依大體而論，亞剌伯人雖反對猶太人的復興運動，而於實際上則與猶太人的利害關係，尙不致勢不兩立，而於根本上發生不可排解的衝突。

（二）一部分的英國人　一部分反對猶太復興運動之英人，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政界上的人；一種是英國教會裏的教士。教士的反對猶太復興運動，大抵是感情用事，因其精神上與猶太人不合，可以無庸深論。至在政界方面，固然有一部分人，依照了貝爾福氏代表政府的宣言，誠心誠意的幫助猶民遂其建設「民族的家鄉」之目的。但亦尙有一部分人覺得管理無智無識而又無組織之民衆較爲容易，而欲管理智識豐富，意志堅強，而又有組織的民族，其勢較難。今猶民的復興運動，是本乎理智，抱有決心的一種有組織的運動。故對於猶民，慮到他們一旦羽毛豐盛，力能翺翔，則不免有來日大難，無從治理之一天。因此就對於猶民的這種運動，抱持反對的態度。

（三）一部分的猶太人　猶太人有一種宗教團體叫「伊塞里亞古達」（Agudath Isreal）。這個團體裏面的人，以爲惟在故鄉建設新農村與都市，實在太偏於物質主義了。况且步追歐化，未免放棄國粹，忽於精神主義，簡直是舍己耘人。所以也反對這種運動。這個團體裏的人自有他們宗教上特別的紀律與見地。總部現在設於德國的名城叫弗蘭克福爾脫（Frankfort）.

猶太復興運動的大概情形略如上述。我們中國雖然不必與亡國的猶太相提並論；然而我們看了猶太的情形，似乎覺得也有可以促我們反省之處。現在姑爲我個人的所見列舉於後。

我想第一點我們所應反省者便是人才問題。猶太自古到今，人才輩出，舉世同欽。而我們中國則僅有歷史上的大人物可以引起世界的景慕與嚮往。至在近代，無論在學術上，政治上，實業上足與並世第一流人物爭雄頡抗者，眞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對於猶太人似乎不能無愧色。卽對於本國的先民也是不免汗顏！

第二點我們所應反省者，我以爲便是在海外被人排斥的問題。大凡

一個民族所以被人排斥的普通主因不外四種：(一)種族的偏見(二)國勢的衰弱；(三)利害關係的衝突(四)民族性上有缺點或不易與他民族相融洽。猶太人差不多到處被人排斥，就因以上四種原因，差不多無一不備。同樣我們中國人所以在北美，在南洋，每遭排斥的緣故，論其主要原因也不外上述四種。日本人雖同爲黃人，亦不免爲白人所排斥，然而白人之排斥吾華同胞，較諸排斥日人爲甚。究其原因，良由中國國勢，不如日本之故。此亦國人之所應反省者。

第三點我們所應反省者乃是自強不息的問題。彼猶太人雖是亡國之民，到處受人輕視與排斥，尙且能依舊奮鬬，不畏艱難辛苦從事於故鄉的復興運動。本族人中之有力者，尙且樂於輸將，熱誠期望共同目的之早達。以彼例此，可見有國有家之民族，尤當努力奮鬬，發揚蹈厲，以圖自強不息之進步。蓋亡國亡家者之努力奮鬬，往往事倍功半，而有國有家者之努力奮鬬則其爲效事半而功倍。我敢信我們中國的同胞對於開發本國的寶藏，促進本國的文化，如果能够具有猶太人對於他們復興運動那樣的熱心與毅力，則收效之宏，遠在猶民復興故鄉之上。這是毫無疑義，而我們中國的同胞所宜着實反省的。

十六，十一，脫稿。

## 禁止婦女入境的共和國

徵知

從前希臘與波斯交戰，波斯王的艦隊，遭遇暴風，在亞沙斯山半島覆沒。此後一千餘年，這半島僅有希臘僧侶居住，視爲聖地。至一九二〇年該地居民與希臘訂結條約，在希臘主權之下，被認爲共和國，近來希臘已頒布新憲法了。

該國在今日依然禁止婦女入境，不特婦女，凡屬雌性之動物，如牝牛，母雞等，也一步不許踏進國內。這要算現代唯一的排斥女性國了。



# 參觀第八屆遠東運動會記

謝似顏

## 一　遠東運動會之目的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以來，人類精神均注意古典之探求，忽卻身體之鍛鍊，至十九世紀始有身體復興之潮流。吾人生於斯世，不知究潮流之由來，與其所至，不惟可恥，且將為社會所淘汰以至不能生存，甚可提也。是以法人 Perre de Conlbertin 發起國際競技會，歐美無不贊同，至第五屆時，遠東方面之民族，亦受其刺激，於是美人 Elwood S. Brown 有遠東運動會之發起。慘淡經營，以有今日，其最大目的，不外下列三種：(1)希望遠東各民族體育之向上，(2)為國際競技會上佔相當位置之準備，(3)促進遠東國際間之友誼。故遠東運動會係有人類歷史上之背景，我民族宜注意及之也。

## 二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成績記錄

遠東運動會之目的，既如上述，然歷屆組織及勝負計算法，屢有更變。至本屆地點輪到上海，依前屆議決案，共分為八種錦標，以得錦標之多寡定國家之次第。所謂八種錦標即

(a)田徑賽　共有十五項運動，列舉如下：(1)百米，(2)二百米，(3)四百米，(4)八百米，(5)一千五百米，(6)一萬米，(7)一百十米高欄，(8)二百米低欄，(以上徑賽)(9)跳高，(10)跳遠，(11)三級跳遠，(12)撐竿跳高，(13)推十二磅鐵球，(14)投標鎗，(1)擲鐵餅，(以上田賽)不論田賽和徑賽，每項錄取四名，第一名得五分，第二名得三分，第三名得二分，第四名得一分。以十五項運動中得總數最多之國家得着錦標。

(b)全能運動　全能運動包括五項和十項運動。八百米和一千六百米替換跑，(每國以四人出席)各取優勝者四組。但現在加入者祇有中日菲三國，故僅取三名。其計分法與五項十項同：第一組得十分，第二組得六分，第三組得四分，第四組得二分，以得分最多之國家得錦標。(至五項與十項運動勝負計分法請看拙著田徑賽之理論

與實際，上海開明書局出版。)

(c)游泳　分五十米自由式，百米自由式，四百米自由式，一千五百米自由式，百米仰泳，二百米蛙式。此六項均取四名，計分與田徑賽同。惟二百米替換游泳一項之分數倍於前六項。

(d)足球　採用單數循環比賽制　(Single Round-Robbin System。)每國與他國各賽一次，例如中與日比，菲與日比，中又與菲比，相互共有三次比賽。每國有二次比賽，勝一次得二分，負爲零分，如二隊比賽爲和局，延長三十分鐘。十分鐘換場一次以決勝負。萬一三國各勝一次，成三角式之局面，須重行比賽以奪錦標。

(e)藍球　採用雙數循環比賽制　(Double Round-Robbin System。)每國與別國各賽二次，相互共有六次比賽。(採用百分法。)

(f)排球　每國有四次比賽，與籃球同。

(g)棒球　規定上屆之奪標錦者爲排下，(Bye)即先輪空。本屆須先由中菲兩國預賽，優勝一隊，再與日本決賽。比賽方法，採用台維司杯制度。分單打四組，雙打一組，以勝五組中之三組者爲優勝。但單打選手，祇准二人代表。其四組之分配法如下:(1)第一單打對他國之第二單打，(2)第二單打對他國之第一單打，(3)第一單打對他國之第一單打，(4)第二單打對他國之第二單打，如是交換行之。至於雙打選手，或由單打二人代表，或另有二人出席均可。

茲將本屆運動會各項運動三國比賽之結果及其紀錄列舉如下:

(新)表示新紀錄。

## 田徑賽

百米　第一尼坡摩西諾(菲)決賽時間十一秒，預賽十秒七(新)，第二高木征(日)第三吉岡隆德(日)第四雙石格(菲。)

二百米　第一雙石格(菲)時間二十二秒三，尼坡摩西諾預賽二十秒(新，)第二吉岡隆德(日)第三尼坡摩西諾(菲)第四深津健一(日)

四百米　第一愛司尼雷遼(菲)時間五十秒六(新)第二岡本喜作(日，)第三羅雄(菲，)第四柏荻拉(菲。)

八百米　第一桑田行芳(日)時間二分一秒三(新，)第二矢柴秦雄(日，)第三喬木信義(日，)第四岸原左衞(日。)

一千五百米　第一津天晴一郎(日，)時間四分十四秒十分之一，第二七尾甲子雄(日，)第三北角昌利(日，)第四葛雷(菲。)

一萬米　第一道川茂作(日，)時間三四秒五六秒五(新，)第二竹本千代治(日，)第三七尾甲子雄(日，)第四永田安之助(日。)

百十米高欄　第一拉佩拉(菲)時間十六秒，第二三木義雄(日，)第三福井行雄(日)第四阿皮拉(菲。)

二百米低欄　第一福井行雄(日，)時間二五秒一，第二法南地士(菲，)第三三木義雄(日，)第四大澤雲雲(日。)

跳遠　第一織田幹雄（日），遠度七米零七（新），第二卡立諾，第三村上國平（日），第四南部忠平（日）。

跳高　第一託力別亞高度一米零九三（六尺四寸）（新），第二木壽一夫（日），第三永田安之助（日），第四平岡進（日）。

三級跳遠　第一織田幹雄，遠度一五米三五五（新），第二大島鎌吉（日），第三南部忠平（日），第四乇勒司（非）。

撐竿跳高　第一中澤米太郎，高度三米六七五（新）第二蘇傑谷（非），笠原寬（日），第三草場幸雄（日）。

推十二磅鐵球　第一羅亞遠一四米二二五，第二有馬辰男（日），第三叏司桑托司（非），第四拉佩亞（非）。

投標鎗　第一住吉耕作（日），遠度五六米九，第二阿爾米洛（非），第三羅亞（非），第四潘納（非）。

投鐵餅　第一沖田芳夫（日），遠三八米七。第二藤田備行（日），第三拉佩亞（非），第四原田光之進（日）。

總括以上成績日本得百零六分半，非得五十八分半，我國則爲零分。

**全能運動**

五項運動　第一星名泰（日），得二五四二分（新），第二藤口實一（日）二四八九（新），第三羅亞（非），二三九三，第四幅立士（非），二三七一。

十項運動　第一織田幹雄（日），得八五五〇分，第二小山豪一，七九四二，第三卜塔與（非），七六八八，第四中澤米太郎（日），七四五八（新）。

八百米替換賽跑　菲第一，日第二，中第三，時間一分三十一秒二。優勝者爲尼坡摩西諾，阿拉勃拉，叏司屈雷達，鶴石格。

千六百米替換跑　菲第一，日第二，中第三，時間三分二十八秒九，優勝者爲羅雄，帕荻拉卡司的，萊加司，叏司屈雷達。

**游泳**

五十米自由式　第一歐卡（非），時間二七秒三（新），第二歐司門（非），第三村松正一（日），第四杉野常雄（日）。

百米自由式　第一傑卡利亞（非），時間一分五秒十分之二，第二歐卡（非），第三野田一雄（日），第四歐司門（非）。

四百米自由式　第一村上弘（日），時間五分三十三秒十分之八，第二栗田良作（日），第三兒玉博（日），第四桑台康（非）。

千五百米自由式　第一米山弘（日），時間二十分十七秒九（新），第二竹林逢二（日），第三安田末吉(日)第四寺田亨太郎（日）。

百米仰泳　第一上田治（日），時間一分十八秒九，第二阿本（非），第三猿橋清（日），第四賴幸當（非）。

二百米蛙式　第一伊爾台方沙時間二分五十二秒十分之九，破世界記錄，第二阿拉薩特（非），第三門度柴（非），第四吧德萊沙(非)。

二百米替換游泳　第一菲，第二日本，第三中國，時間一分五三秒十分

之一（新。）

以上分數，計菲四三分，日三九分，中零分。

| 球類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
| 足球 | 中 | 日 | 菲 |
| 籃球 | 菲 | 中 | 日 |
| 排球 | 中 | 菲 | 日 |
| 棒球 | 日 | 中 | 菲 |
| 網球 | 中 | 日 | 菲 |

總觀以上八種錦標，中國得足球網球排球三種，日本得田徑賽，全能運動，棒球三種，菲律賓則僅得游泳和籃球二種而已。我與日本同得三種錦標，則總錦標應歸誰似成問題，惟第六次在大坂開會時，曾通過一議案，如平衡時以田徑賽優勝者為得總錦標。故此次總錦標，依據前次議案，遂歸日本。（按前次議案，係日本所提出，本無充分理由，當時菲律賓曾竭力反對此說，而我國則向以大國風度自居，不屑為斷斷之爭執，此案遂得通過。蓋遠東運動會之最大目的，一方係在聯絡邦交，不僅競技問題已也。）

## 三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概評

本屆成績，頗多打破歷屆之紀錄，足令人驚嘆不置者，茲就愚見所及，略作批評如次：



百米保持遠東紀錄者，原為菲人尼坡摩西諾，本屆決賽成績為十一秒。因出發時未能得法，是以略遲，其在預賽時竟以十秒又十分之七，打破其自己十秒又十分之八之紀錄，號稱日本萬年選手之谷三三五，竟至不能入選。又除高欄，推鐵球，千五百米三者外，餘均打破遠東紀錄。全能運動，除八百米與千六百米替換賽跑未得良好成績外，五項運動之第二名十項運動之四名，均超過第七屆之紀錄。進步之速，非意想之所能及，宜乎國際競技會遂因此而電邀入會也。游泳錦標，日人自以為操必勝之券，孰知結果反為菲人所得。總觀以上成績，則菲人似長於短距離，日本則專於長距離，二國各露頭角以相競爭，而我國則僅能坐視其競勝，全體賽跑中，我國僅於二次替換賽跑得有分數八分，殊可恥也。所望中華健兒急起直追，日後努力與日菲一決雌雄而已。

足球之評判　凡屬競技，須有二種特點，方有獲勝之希望：（1）機敏性，（2）耐久性。機敏則神妙活潑，使人不測；耐久則不致與人以可乘之際，我國足球之所以百戰百勝者，賴有此二特性耳。菲人活潑有餘而實力不足，日人實力有餘而行動遲鈍。然日人近來對於機敏性已知逐漸注意，是以此次菲人反為所敗。凡事均可瞞人耳目，惟萬目睽睽之競技場，方顯出眞本領也。

籃球之評判　籃球錦標，惟我國與菲律賓爭勝，似乎與日本無關，然以一分（二十七與二十八）之差，錦標屬於菲人，甚為可惜。蓋我國球員對於籃球少練習工夫，致臨時着忙也。

排球之評判　排球球員，我國亦具機敏耐久兩性，與足球相同，余於排球，亦無間然。

棒球之評判　國人對此項運動，不及足球之熱誠，且多因未諳規則，視爲毫無趣味者。與菲日二國之民衆相比較，不啻有天淵之別。即得勝利，亦屬偶然之事。本屆竟列在第二。望我國人對於此項運動，注意及之。

網球之評判　此項運動，我國歷屆終遭失敗，菲日二國，亦不以我國爲意。此次澳洲華僑林寶華與新加坡華僑邱飛海二君異軍突起，使菲日選手，驟遇勁敵，爲之失驚。結果錦標卒爲我國所得。但此項運動，現雖獲勝於一時，若不引起多數民衆之嗜好，爲之後盾，恐終不能持久於將來也。

## 四　第八屆國際競技會成績與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比較

| 競技項目 | 國際競技會紀錄 | | 遠東運動會紀錄 | |
|---|---|---|---|---|
| 百米 | Abrahams H. M. | （英）一〇秒六 | D. Nepumoceno | （菲）一〇秒七 |
| 二百米 | Scholy J. V. | （美）二一秒六 | A. Gonzaga | （菲）二二秒三 |
| 四百米 | Liddell E. H. | （英）四七秒六 | Sestrada | （菲）五〇秒六 |
| 八百米 | Low P. G. A. | （英）一分五二秒四 | 桑田行芳 | （日）二分一秒三 |
| 千五百米 | Nurumi P. | （芬蘭）三分五三秒六 | 津田晴一郎 | （日）四分一四秒一 |
| 一萬米 | Ritola V. | （芬蘭）三〇分二三秒 | 茂川道作 | （日）三四分五六秒五 |
| 百十米高欄 | Kinseg P. C. | （美）一五秒 | G. Rabaga | （菲）十六秒 |
| 二百米低欄 | | | 福井行雄 | （日）二十五秒一 |
| 千六百米替換跑 | | （美）三分一六秒 | | （菲）三分二八秒九 |
| 跳高 | Osborn H. M. | （美）一米九八 | S. Traibio | （菲）一米九三（可得第三） |
| 跳遠 | Habbard P. H. | （美）七米四四五 | 織田幹雄 | （日）七米〇七（第四） |

| | | | | |
|---|---|---|---|---|
| 三級跳遠 | Winter A. W. | （澳洲）一五米五二五 | 織田幹雄 | （日）一五米三五五（第四） |
| 撐竿跳遠 | Barnes B. S. | （美）三．米九五 | 中津米太郎 | （日）三米六七五（第五） |
| 投鐵餅 | Hauser | （美）四六米一五 | 冲田芳夫 | （日）三八米七 |
| 投標鎗 | Myyra N. A. | （芬蘭）六二米九六 | 住吉耕作 | （日）五六米九（第六） |
| 投鐵球 | Houser C. | （美）一四米（十六磅）九九五 | （十二磅）A. Roa | （菲）一四米三二五 |
| 五項運動 | Leltonen E. R. | 第一名 | 星名泰 | （日）二四四二 |
| 十項運動 | Osborn H. M. | （美）七七一〇・七五 | 織田幹雄 | （日）八五五〇 |
| 百米自由式 | | （美）五九秒 | 百米歐卡 | （菲）一分五秒十分之二 |
| 四百米自由式 | | （美）五分四秒二 | 村上弘 | （日）五分三十三秒十分之八 |
| 千五百米自由式 | | （澳洲）二〇分六秒五 | 米山弘 | （日）二〇分一七秒九 |
| 百米仰泳 | | （美）一分一三秒二 | 上田治 | （日）一分一八秒九 |
| 二百米蛙式 | | （美）二分五六秒 | 伊爾台方沙 | （菲）二分五二秒十分之九 |

以上成績之比較，因國際競技會項目不及細述，各種球類又不能作為標準比較，略焉不詳。但遠東十四年之成績竟與國際三十四年之成績，相差甚微。則我東方民族之不落人後，亦足自豪矣。據比較所得，本屆遠東運動會之跳高第一名，可得世界第三，跳遠可得第四，撐竿跳高可得第五，投標鎗可得第六，游泳千五百之自由式和百米仰泳則相差甚微，二百米蛙式之伊爾台方沙，竟打破國際競技會紀錄四秒焉。

## 五　第九屆遠東運動會及我國今後之準備

本屆大會議決第九屆遠東運動會於一九三三年在日本東京舉行。此後每四年各國輪值一次，與國際競技會之年數相同。名譽會長則推我國王正廷，會長則推定日本岸清一，副會長推定菲律賓奧西。並正式函請印度暹邏加入下屆大會。至於明年為第九屆國際競技會，開會於

荷蘭，我國也議決加入。想菲日二國技術遠過我國，出席國際決然無疑矣。觀本屆大會結果，球類運動，我國尚可自慰，至田徑賽和游泳竟爲零分，我國民之不注意此項運動，積極上爲能率之向下，消極上卽爲生活之墮落。實爲我民族名譽之莫大之損失，不特本屆錦標被人奪去可恥已也。夫我民族善用足部，爲世界所公認，然何以一到競技場上，竟有望塵莫及之概？約舉其原因有四：

（1）尚武精神無歷史之背景，故一切著作對於體育，無系統之研究。

（2）家族觀念太深。我國家族觀念，多希望其子弟，文理淸順，字跡娟秀，若有雄糾糾之身體，則反以爲粗俗，且虞其易闖禍也。

（3）從前之軍閥官僚，既不提倡於上，農工各界復無力援助於下，加以國內戰事經年，無暇顧及運動。

（4）政府用人，常擯棄體育智識的人材，視國民身體之強弱，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



有此四因，宜人之日進而我之日退也。此後遠東運動會，尚有四年預備，以我國幅員之大，人民之衆，若努力追求，當能決勝負於來日，否則彼勤我怠，將來田徑賽和游泳二項運動，我國恐將被擯斥競爭圈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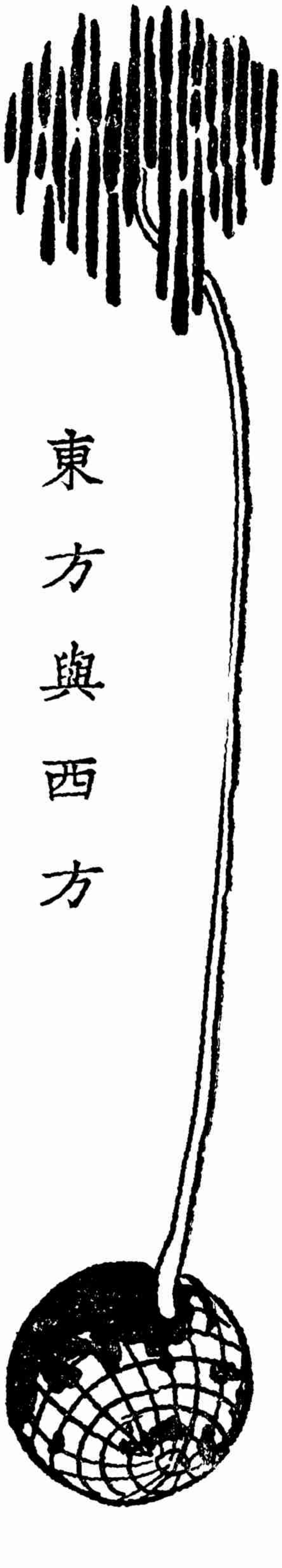
然則我國將如何預備乎？鄙見以爲凡各縣各省行政人員，至少須用有體育智識者一人，每縣應設立公衆運動場及游泳池一所，縣每年開運動會一次，省每隔一年開運動會一次，全國亦每隔一年開運動會一次，使國民知國內之最高紀錄究爲若干。新聞應多徵求體育文字，儘量鼓吹，並同時抬高運動員之身分，加以褒獎，以引起一般民衆之羨仰。至運動員之態度，以本屆與往年相較，似已高出萬萬，殊爲可敬。此後新聞記載對於未有 Sportsmanship 的運動員，雖其技術甚爲精進，亦須批評得不留餘地。蓋競技場不惟我國民鍛鍊身體之所，實亦爲國民道德訓練之處，影響人生，至爲重要。願我政府暨一般民衆共圖勉之。

密斯脫黃害了一身的病身子瘦弱到十分他後來用散拿吐瑾延年益壽粉當早餐吃慢慢地回復原狀了自己把臂膀伸出被窩來瞧瞧肌肉也漲滿了皮膚也滋潤了何等高興何等快樂他得着這補粉的好處巴不得告訴同病相憐的說散拿吐瑾延年益壽粉是病後獨一無二的滋養補品

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上海美最時洋行經理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東方與西方

## 衛中博士對於中國文化的觀感

衛中

衛中博士(即衛西琴英文原名Alfred Westharp)來中國已很久，自民國二年到現在差不多有十五年了。他的學問見地稍稍爲中國人所知，怕以嚴又陵先生所譯氏所著之中國教育議爲始。(民國三年庸言報印行)嗣後南北講學，發表關於中國教育及哲學心理的言論著作很多，不過他的議論奇突，一般人難以窺察究竟，因之不甚爲人所留意。民國八年他在山西辦試驗學校——大通學校(外國文言學校)——以實驗其教育理想，一切舉措，均大異於流俗；後來因故離去，於十四年年底往北京。近兩年來就在北京過他的講學生活。最近又來到上海在各大學專門學校講演。許多人士都想清楚認識他，並知道他試驗教育的成績，苦於不得相當材料。近讀新教育評論的四卷二期，記載有教育試驗與文化試驗一文，即係衛中博士自述他的辦學經過和對於中國文化的觀感，因特將該文轉錄於此，以供參攷。衛氏對於東方學術的見解獨闢蹊徑，幾句話很難盡其綱領。大抵他的學問萃於心理，嘗應用心理學來解釋一切。他著有男女新分析心理學和人心所力學自謂爲其經意之作。本誌後幅登有衛氏所講的人及其工作，又大通學院出版有衛中先生的自述，亦可供讀者的參攷。

又本文係衛中博士以華語口授，其學生楊維漢，杜太爲兩君筆記的，原爲博士寄給去年暑期畢業的他的學生的一封長信；其間按語，亦係筆記者所加。

記者

### 一 由希望到失望

吾研究中國，原因全在吾自己。吾來中國的唯一目的，只是要尋覓一種讓身體內向精神的活動機會；也許有一個盼望讓精神外通身體的意思，但總是較前者爲小的。

當吾尋求讓身體內向精神的活動機會時，爲什麼特別來中國呢？因爲吾曾讀過中國的古書，書裏面意思，全不反背自然。比如中國古書中，常有「內譬如外，」「精神譬如自然現象」的話很多；因之吾想要從反面去存，必然也是「外譬如內，」「自然現象譬如精神。」

外嘗如內，則外有通內的可能，所以吾一鼓氣就來到中國吾的希冀無量無量！

吾來到中國，常在盼望吾的進步。並且對於中國原來的思想，有一種極大極深的敬畏。吾敬畏中國，原因很簡單，即由於盼望牠有一種「與內相合的身體。」按吾當時的看法，能有「與外相合的精神，」自有「與內相合的身體。」中國的精神既屬與外相合，牠的身體必然也與內相合；吾的身體，可以藉着牠的身體活動法，以通達吾的精神；所以當時吾對於中國的敬畏，特別深切！

吾那敬畏中國的程度，簡直難以言語形容；恐怕中國人敬畏中國，亦未必及吾。吾的敬畏，使吾看不見中國街中的汚穢，使吾覺不得中國房舍的寒冷潮濕，使吾察不出中國人民的虛僞習慣；好比爲母親的，對牠新生的子女一樣：拉屎撒尿，也覺得含有無限趣味。

當吾初到你們那邊（案民國八年博士初遊山西）吾的老希望，仍然存在；仍然盼望：中國既有「與外相合的精神，」必然也有「與內相合的身體。」

這種深而且摯的盼望，是吾在你們那邊，試驗教育的根本阻礙。如有人問；「衛中所辦的新教育如何，或者什麼辦法？」你們若能把這個根本阻礙，揭露出來，就能答對；否則必致錯誤。

那麼吾的辦法，究竟按什麼定的？約有三層，最關緊要。今天特別給大家說一說：

（甲）吾既認內與外合，不啻外與內合，所以吾覺着吾的新教育，在中國極易實現。吾只推想：中國既有合於外界的「內，」當能直接明瞭吾那使「外」求合於內的新教育法；凡屬多少忖對於內的辦法，中國人一定會用，外面的設置，縱然有點不完全，不詳細，不純粹，也是不大要緊的。以此之故，雖然缺少三項辦新教育必須有的基本條件——（A）合宜的鄉村地址及房舍，（B）培養教員人材的時間，（C）充足的關於新學問的書籍，及農工商業的器具。——吾也遷就對付了！

（乙）因爲吾敬畏中國，過於深切；並且以爲，凡是與吾們的教育試驗有關係的人，必能隨吾合作；所以吾就用完全的力量，向前進行，一切成敗利純，均不計較。吾那種不計成敗的膽量，乃從吾敬畏中國和盼望中國而來。按吾推想，中國人既有與外相合的「內，」定能吸收任何求合於內的「外，」能吸收求合於內的「外，」必能覺得吾的活動而隨吾進行。因此，雖無一人幫助，吾也毅然獨自擔承！

（丙）按吾當時的眼光：讓人用身體，等於讓他用精神；且以爲中國的精神，既與身體相合，則使牠的身體愈活動，愈有熱度，必然愈求合於精神。誰知實際行去，竟乃大謬不然！愈讓他的身體有活動，他愈不用精神！甚且最違反吾的預料的人，即爲身體本來好活動的人！這類的人，吾曾特別注意過：吾以爲本來好活動的身體，必然容易表示精神；且覺着這類中國人，與身體本較活動之西洋人的吾，性質有點相似；性質相似，需要容易相同，也應當尋求「向往精神的身體活動。」所以吾對這類人們所預備的身體活動之機會，特別加多。孰知

吾預備愈多，彼用錯愈甚；眞是意料所不到，夢想所未及的！

上述三層，乃一切辦法的基本說明。因爲有第一層——遷就對付，所以設備不能完善！因爲有第二層——專靠吾一個人，所以吾費力氣過了度，弄到常常生病！因爲有第三層——過於注重身體，所以明白吾的學生極少，甚且吾格外留意過的學生，特別不行！

要之，這全是因爲吾對於中國的敬畏和盼望，過於深切，未能把中國文化看透的原故。所謂未能把中國文化看透，就是把中國「與內不相合的外，」疑成「與內相合的外」了！

因爲吾把中國與內不相合的外，當成與內相合的，所以吾的新教育法，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所得結果，常與原始的計畫大相逕庭！吾似一個懷有目的之旅客，奔波！奔波！奔走了極長的時間，經過無數崎嶇難行的路途，並未走到目的之所在！最後走到無可走的時候，吾才反回頭來問自己：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停足回望，回想歷程，始乃大大覺悟。（案：時在民國十五年前季）覺悟了！覺悟了！吾眞是上當了！一得到這個覺悟，吾曾趕快！趕快！趕快作過兩篇長文，直接間接宣佈了吾對于中國文化的覺悟。（案：這兩篇長文，一係法文撰著，名叫 "La France et La Chine" Esquisse d'une Psychologie de Collaboration entre L'Extrême-occident et L'Extrême-orixnt" 已在北京政聞報出版。一係英文撰著，名叫 "The Function of American in the Regeneration of China" 現在美國印刷中。）

那麼，吾對于中國文化的覺悟，究竟是什麼？用一句話，簡捷了當說，就是：中國雖有「與外相合」的內部，並無「與內相合」的外部！

## 二 由失望到瞭解

今日中國的教育與政治，和吾一樣，都正在努力提倡外面活動；倘是能自然向往內心的，則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可是吾看，不但是不容易向往內的，反是滋生大亂的！且這種大亂，較之吾在學校培養外面活動時，所生的大亂，猶大若千千萬倍！吾在教育試驗裏面，所預備的外面活動，都是多少往內部忖對方向的，都是以遙達中國的內心爲目的的，還未產生了自然向往內心的外面活動；況且今日中國的教育與政治之提倡外面活動，毫不往內部忖對方向呢！不但不忖對方向，且不想忖對方向，所以今日的外面活動，如蟻赴羶，如蠅逐臭，是置趨於「外」的！

總觀，這兩種經驗，就足夠證明中國的外部，原來不是與內心相合的！

爲什麼中國的外部，不是與內心相合的呢？那是因爲中國的內部，與外界相合的程度原來不完全，不能產生外面活動的原故！今日中國的趨勢，漫然如狂的做效西洋，以鼓吹外面活動，毫不想往內心忖對方向，是十分自然的。因爲中國那種永久不生「外」的內心，早已被人厭惡了！拒絕擯棄他猶苦不暇，何論往他忖對方向呢！

依吾現在的眼光，中國可厭的內心，與西洋

可厭的外表，同樣的站在極端。西洋之「外」單只一外，完全不想內通精神；（因此類似於吾的西洋人，均與他極不相合！）中國之「內」單只一內，完全不會外通身體。（因此，要謀進步的中國人，都與牠極不相能！）為什麼中國的「內」不會外通身體呢？因為牠缺乏通外的動力。為什麼牠缺乏通外的動力呢？因為牠的力量，非從自由的自然的身體力量而來，實在是來自外方文化——印度文化。（案：博士所謂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係指中國遠古時代，並不涉及後入中國的佛教。佛教之東來，為中國借用印度精神之第二次，種因乃在第一次。蓋從外方文化借用精神，則自己不由身體以產生精神，自己不由身體以產生精神，則非常由外方文化借用精神，必感精神的缺乏。佛教所以能在中國發展，或者就是這個原故。）何以知道中國可厭的內心活動，是來自印度文化呢？那是個文化歷史的問題。今日之考古學，雖尚不能證明；（案：關于古蹟的證明，博士正擬向世界考古學家徵詢）但在心理學上的根據，固甚顯明！吾除在上述的兩種西文書內，業經詳論外，又草就中文撰著一種，不久即可發佈，故不在此處多敍。

在此處應當給大家說的，是：因為中國可厭的內部力量，來自外方文化，所以中國遂不明白內部力量的來源，係在自由的自然的身體力量。因為不明白身體力量為內部力量的來源，所以對於身體之自由的自然的動力，始終沒有練習運用，一直埋沒至今，應當使用身體的時候，茫然無所為！不過吾所謂不會使用身體，並非說他不會打網球，擲籃球；乃是說他不會有內通精神的身體活動耳。打網球，擲籃球，乃撞擊物體的肉活動，絕非吸引，同化物質印象的感官活動。這兩種身體活動，其程度之高下，難以計算；恐怕隔有若干萬年的人類進化，故不可相提並論！

吾們所謂內通精神的身體活動，直接關係中國文化之生死存亡。有牠，則中國文化可以翻新；無牠，恐怕難以存在。因為唯有這種完全自由的自然的，向往精神的身體活動（前邊所謂與內相合的外部，即指此）能給中國可厭的內部，增加通外的動力，發生從來未有的新穎作用。中國因為缺少這種自由的自然的身體力量，不會給精神開闢新大的運動場，所以中國的精神，從古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廣闊的作用。未能流傳電力於外，現而為自己的新電燈新電話新電車等等實用物品，只生過些極高美極精細的文學繪畫及手工之技巧。這種種文藝雖也是精神的表現，但是偏於纖細一方面的；論其外表的勢能，遠遜於西洋的實用文化！

那麼，非讓中國倣效西洋，中國不可以存在嗎？不！不！何時倣效西洋，何時趕不上西洋。依吾說，中國文化要想與西洋文化並存於今日固然非要物質文明不可，但是不可要與西洋相等的物質文明？這個意思，可以作為兩條定律，如左：

第一須要真正的物質文明！

第二須要高於西洋的物質文明！

一言以蔽之：須要一種高等的物質文明。這

種高等的物質文明，就是中國今日在世界文化內欲取得相當地位，應具有的新程度。如使中國能具有這個應有的新程度，何患不能與西洋並存？但始終須記得要想具有這種高等的物質文明，須先培養以上所述完全自由的能通內心的那種身體自然力量。因爲高等的物質文明，是自由的身體自然能力通達精神以後始能發現的。

這種自由的能通精神的身體自然力量，既非中國從前所有，亦非西洋今日所長。從前的中國，單用精神活動，缺少外來的物質印象，是因爲沒有牠！今日的西洋，單有身體活動，不能完全同化物質印象，也是因爲沒有牠。吾所主張的中國新文化，是完全以牠爲基礎的；所以吾常告人說：「吾所主張的中國新文化，固與中國的陳舊文化不同，亦與西洋普通文化大異，與今日漫然以倣效爲改造中國之方法者的見解，更迥乎有別。」

茲爲明瞭起見，再把上述的意思，總爲下列的三條：

（甲）老舊中國不通外界的那種精神，卽今日要謀改造的中國人所一致反對的內心活動，吾們不要牠，（案：博士所謂不要，並非抹殺之意，參看下文當可明瞭。）因爲牠不能產生新中國的物質科學和發明。

（乙）今日西洋因爲科學程度過於幼稚的那種單靠物質的外面活動，卽中國人所取爲倣效之標本的外面活動，吾們也不取法牠；因爲牠不能與中國本來的內部活動發生關係。

（丙）吾們所要的，獨是起於最下而往最高進化的那種完全自由的身體力量，卽吾們所特別培養的與內部相合的外面活動；因爲牠能牖啓中國的精神，爲之增加往外表現的動力。這種外面活動的重要程度，不僅在牠能給內部活動開闢出路；尤眞在牠能給內部攝送新的多量的物質印象。按科學說，給內部攝送新的多量的物質印象，就是重生精神。所以吾曾說：唯有這種外面活動，能讓中國擺脫印度而自立精神的新源泉！

這三項條目，是吾瞭解中國文化以後對于新中國的供獻！裏面含有吾六七年試驗教育的經驗，所以有一種科學的程度。吾這六七年的教育試驗，雖未能造成中國的新人才（案：教育試驗未成功。）但能查得中國舊文化的病源，與建設中國新文化的途徑（案文化試驗的成功。）也不算完全空費了時間。今且鄭重告訴大家：上述三條的末一項，是吾今日的新觀念，吾將振刷精力，依之以進行第二期的工作（案：第一期目的在試驗教育，而結果得到文化試驗，故博士所謂第二的工作，仍係指教育試驗。）所以今日的衛中，已異於曩日文化試驗時期的衛中了，大家其知之！

## 三　今日之態度

吾的經驗到底切實與否？吾的推論，究竟正確與否？很願意每個有學問的人——不論東方人與西洋人，都考察考察，審量審量！如果切實且正確，則不妨略分其力，同吾任此艱鉅。因爲給中國培養「自由的自然的能通內心的身體力量」需用一種最新的運用身體的教

育。運用身體，是接近物質的問題，所以完全憑借外面的設備：「土地」「物質材料」和會用土地與物質材料以發達身體力量的「教員人材」。這「土地」「物質材料」與「教員人材」是吾一個人不能預備和培養的！況且培養會用土地與物質材料以發達身體力量的教員人材，是最難不過的；因爲這種教員人材必需的基本工具，是吾人所謂之「大通」學問——「起於西洋最近物質科學解釋物體至於物體之力量的新說，進而解釋物體之力量至於人心之力量的新心理科學。」非給他養成這種新「心理科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 他必不會用土地與物質材料以爲發達身體力量。

讀過科學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凡是單講物體，或解說物體而還未瞭解物體之力量的科學，都是舊科學。採取西洋科學中瞭解物體之力量的最高部分，更由之而解釋物體之力量至於人心之力量，以溝通東方古心理學中最純正的部分，始能養成吾人所謂之「新心理科學。」其難可知，其複雜可知。吾乃一人，既無百手千眼，焉能具有如此繁富之才力與工夫？所以這件偉大的教育事業，究竟能否實現，全靠現在人類本身試用物質科學的同志們有多少。假使沒有，祇好嘆口氣說：人類不幸！人類不幸！

文化試驗已告終結，教育試驗應即開始；可是今日以後，要無多少同志，吾一定不再單獨出馬了！因爲只靠吾一個人，不但這件偉大的事業，難以全體實現，就是重要的部分，怕也不容易成功。吾現在已無往日的希求，何必急急，招越俎代庖之嫌！

吾對于你們大家夥，也毫無嫌怨，因爲世上事全有原因，吾在你們那邊試驗教育不能成功，錯不在你們。你們不是獨立的，你們背後有一個使你們被動的大原動力——你們的文化；所以你們不能副吾的盼望，不是你們願意，乃是你們沒有法子。吾今天寫信沒有別的用意，特欲使你們大家夥曉得：吾們在一塊兒活動過六年有餘，歸納起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丁卯元旦 A. Westharp 寄自北京。

# 美國人歷年來對於華人的屠殺

色里

近年來外國新聞記者每遇到中國有什麼事變發生，祇要稍爲礙到外國人一點時，他們便會捏造事實，把事情擴大到萬分重大！其實一個國家在發生革命內亂事，偶而對於僑居在那裏的外人，有些得罪的地方，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怎樣特別宣傳的。即使他們宣傳得很巧妙，也不過能稍惑觀聽於一時；一得到事實的證明，他們的伎倆便可不攻自破了。在最近的幾個月中，世界各國都傳遍了中國人的蠻橫——中國人對於在華的美國人生命財產的侵害。這大概也是他們的成績罷。他們把這種罪名加之於中國，實在有些不敢承受，中國近幾年來雖沒有一天不在炮火下面過日子，中國人死傷了許多，但對於美國人係

**禍之不暇，那裏還敢侵犯美國的生命財產呢？反過來說美國人倒的確無理的屠殺過許多居留在美國的中國人。本文所舉的證據，都是從美國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份的國民雜誌譯出。這種話由他們自國人色里(J. G. Sayre)先生說出來，大概是比較可以使人相信的。　譯者識**

從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的薩斯泰（加利福尼亞州）共和報裏，我們可以找到一段關於美人屠殺華僑的記事。牠說：『在過去的五年中，中國人陸續被那些殘忍的暴徒殺死的，共有數百人之多，這種行爲實在是擾亂加省的安寧。暗殺華人的案子，在加省差不多每天都有發生。然而在這些時期中，真能依法處理的統共亦不過二三件案子。有許多人竟公然倡言反對因謀害華人而處罰白人。』

加利福尼亞州在一八七一年爲處理中國人問題，在加省歷史上建立了一個空前的記錄：在那年十月二十四日，勞斯安格爾 (Los Angeles) 地方有一個警官因干涉兩個華人間的爭鬬而被槍殺。這件事情發生後不多時就有幾百個武裝白人趕到，把「唐人街」圍得水洩不通，隨後他們就任意開槍殺死了十五個華人；還有兩個華人因出來求情，也被無情的槍彈送了性命。事情鬧得這樣大了，那地的郡長和其他官長竟熟視無睹，不出來制止暴徒的騷擾。翌年二月六日，有三十二個白人因這事被控，但兩天後除掉一個說是有殺人罪外，其餘的都就無罪釋放了。距十月二十四暴動的發生才不過四天，又有一羣暴徒打破中國貨棧的鐵柵，闖進去把堆存在棧裏的一包包的貨物統統打散；這樣，他們還不滿意，還要尋住在近處的中國人毆打。美國有一家報紙這樣的記着：『地板上滿撒着糖米和一些殘物，遍灑着凝結的血跡。』此次的損失總在一萬至一萬二千元美金之間。關於這次的暴動，也沒有一個人被捕。

在以後三年中，勞斯安格爾又陸續的發生幾件反對華人的暴動。有一次是在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有兩個游手好閒的美國人——白蘭寧和孟尼——刺死了一個叫做阿大的中國人。許多報紙替他們辯護，說他們的行爲並不是出於有意的。後來白蘭寧終究拿患神經病做藉口而得釋放。同年七月九日，勞斯安格爾的一個畜牧場主人，失去四百塊錢，他疑心是他的華僕偷的，因要逼他招認，把他吊在樹上，用皮鞭子抽打，直打到他將要斷氣時才放下來。私刑敲打了不算數，還把他送到警察局裏，要想將他治罪。後來總算法官還明白，不但沒有把華僕治罪，反因那場主濫用私刑的緣故，把他罰了二十塊錢。在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有一羣頑皮的小孩子，把石子向那正在花園中做工的華人擲去。這個似乎太和平了些罷，所以其中就有一個孩子，就拔出手槍把他打死。這個孩子獲得羈留監獄兩年的酬報。翌年十二月十三日，有一個意大利人因暗殺了一個華人，處徒刑七年。

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舊金山日報說：『我們倒要問問爲什麼這些人（指華人）白天也會在我們的街道上被人家毆打和虐待，而從未聽到暴徒有因此被捕的。』

從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這四年中間一共發生過十一件侵害中國人的事件，但法庭絕未向他們提出公訴。從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這個時期中，舊金山的一個演說家——克耐——在演說台上常咆哮地喊「一定要驅逐中國人」的口號，並還鼓動一般暴徒去實行侵害中國人。

一八八五年九月二號發生的慘殺，在我們對付東方人的可恥的歷史上，實在要算是一件頂可怕的，流血頂多的暴動了。在淮渥明（Wyoming）州的洛克司匹靈（Rock Springs）城，中國人死的一共是二十八個，傷的也有十五個。還有幾百個華人是被他們放逐的。財產的損失自然是很大，大概要值到十五萬美金的數目。我們現在且看那時淮渥明州州長華倫關於此事的報告：「從灰燼裏和瓦礫裏檢出來的，或從各處收集攏來的中國屍首，差不多有二十具。（或者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由殘缺的肢體湊合攏來的。）這些屍體中一部分是被槍殺的，一部分卻是放火燒死的。在從前住過華人七百至九百的鎮裏，現在連一個活的華人，男的，女的或小的都不看見。從前鎮裏有許多華人的住屋，茅舍或建築物，現在完整的沒被縱火燒燬的連一家也沒有。這種被火燒死的屍體上發出一種極難聞的氣味，嗅着了簡直要教人打惡心，這股氣味在一里多的遠處就可以感覺到的。在暴動未開始前，有一小部分的華僑曾接到他們的哀的美敦書，限定他們須於最短期間內離開洛克司匹靈城；但大部分的中國人在事前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等到曉得了，要想理理東西預備逃難時，時間已不容許他們了。還有許多做礦工的中國人，他們穿着單薄的衣裳，正在從礦裏走出時，就被許多候在外面的暴徒上前狙擊。迫得他們逃到繞城的沙山上面，有幾個跑得稍為慢一點的，就被暴徒槍殺了。他們一方面屠殺中國人，一方面就把「唐人街」洗刧一個乾淨。

在慘案發生的當晚，郡長就趕到肇事地點，但那時他也無從行使他的權力，去維持法律和秩序。這件慘案為什麼會發生呢？說起來原因也很簡單，只不過是因華人礦工拒絕白人礦工一致罷工的要求罷了。

洛克斯匹靈暴動的開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驗屍官在幾天後向陪審員報告他驗屍的經過，說：『罹難的一共是十六個人，其中有十一個不知姓名的人是被火燒死；還有五個不知姓名的人是被幾個不知姓名的人所槍殺。』因這件案子而被捕的也有幾個，但法官僅教他們交五百元的保就算了事。口供也沒有。審判官和驗屍官乃是一個人。

一直到了九月五日的早晨，大批軍隊開到，在淮渥明州的意凡斯敦（Evanston）的同樣的屠殺方才停止。但在九月二十六號，一般暴徒還暗地裏向留在坎尼（Cheyenne）地方的中國人恐嚇說：『如果到十月一號你們還不離開坎尼，那時莫要怪我們無情。』這時淮渥明各城差不多到處都充滿着排斥華人的空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華盛頓州司奎谷地方，

在同年九月七日又發生一件屠殺華人的慘案。一隊以採集花草爲業的華人約三十七人，正在街道中躑躅，忽被五個白人和三個印第安人上前襲擊，結果華人死三個，傷三個，其餘的都如鳥獸散了。這次擾事的人法庭總算還能依法治罪。四天後，在距克利克（Creek）煤礦不遠處有一個華人被人窒死，暴徒臨走時把其他四十九個華人的衣服，統付之一炬。九月九號「黑金剛鑽煤礦」的白人礦工將華人礦工自煤礦內層逐出，結果華人受傷的又有九個。排華運動一天一天地擴大，政府爲防止再有同樣的暴動發生起見，於十一月四日派聯軍到西雅圖。

那時的排華運動要算塔可瑪（Tacma）地方的最激烈，也比較算最有組織。各家報紙都刊着熱烈的文章，激勵人民排華。到處都可以聽到激昂的演說，鼓動人民起來暴動。那裏還不時開市民大會，通過嚴厲對待華人的議案。這時華僑如同在四面楚歌之中，已成了驚弓之鳥，一天到晚的提心吊膽。自然，不消幾天在那地的華僑，便頓從七百人減到二百五十人了。在十一月三號那天，更有許多華僑強被白人驅逐出境。他們把什物丟在運貨的大車裏，狼狽的逃到萊克浮的大草原。老天也幫他們虐待中國人，這天恰恰是冷而且雨，幾個不耐跋涉的便生起病來，其中兩個就不幸去世。第二天他們就搬到鮑脫萊特。到十一月六號塔可瑪的「唐人街」被白人放火燒燬。美國的法官看不過了，就以擾亂治安和剝奪中國人的權利二罪，把塔可瑪的市長和二十六個暴徒提去，但結果這些人還是沒有定罪。

伊達哈(Idaho)省的奧羅菲奴城（Orofino）於一八八五年九月發生了一件離奇的暗殺案，死的是庇亞斯城的一個商人。因爲要得到口供，就把一個中國人吊起來，直等到他招認一切事情。這些事情另外還牽連到五個人。他們正被解到法庭走到半路時，忽被一個假扮 Nez Perces 印第安人的暴徒狙擊。審訊的結果，幾個中國人都被處罪。其中有一個中國人願意拿出五千塊錢給死者的女兒，一萬塊錢給那暴徒贖罪。但一切都是嚴刑敲打的結果。

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六日，住在道格勒斯島（Douglas）（與阿拉斯加接壤）的中國人又遭着白人的蹂躪。差不多有一百個中國人被一隊武裝暴徒壓迫，教他們馬上離開道格勒斯。當中國人拒絕時，暴徒們就用武力強把他們驅逐到海灘上，押着他們走上一只小梳船鼓棹前行。他們起初找到一個僻島暫棲，後來因爲得到援助，總算能重返故鄉。但他們的生命還是不能安定，因爲白人仍不斷的加以恐嚇。美國的政府和他們的僱主沒有能力保護他們，他們迫不得已，祗能二次出亡了。因兩次的逃亡，金錢上的損失約達一萬三四千元美金。

在鄂利果省（Oregon）之洛克開平地方，於一八八七年五月有一羣白人向住在司萊克河邊的中國礦工攻擊。這次死的也有好幾個人，但能證明是確被暴徒毆死的祇有兩人，他們的寓所也連帶被刧，搶去的東西約值五

千元至一萬元，事後暴徒中雖有六人被法庭提出公訴，但結果他們並沒有治罪。

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排華運動以後，美國在一八八七年才付給中國政府二七六六一九‧七五元的賠款。前面說的不過是舉其犖犖大者，至於虐待或侮辱中國人的事件，不知道還有多少！但因這種事在一般人已司空見慣，所以也從來沒有人把牠寫出來。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八六年這十五年中間，一共發生過九次排華的暴動。在這九次暴動中中國人死亡的共有六十二人；白人暴徒被認爲有殺人罪的三人；一個人被宣判爲有神經病；其中有五次的暴動且沒有一個暴徒受過法律的審判。僅僅因這幾次的暴動，中國人所受的損失已有二〇〇，〇〇〇元。中國政府，在這些時期中，雖常向美國政府要求賠償留美華僑的損失；可是牠的忍耐功夫眞好，國民這樣的受人家摧殘，還能忍受到這麽久；最後接受僅僅二七六六一九‧七五元的賠款，已經很心滿意足了。可是我們（美國人）不要儘管等到他們內戰停息後再來向我們算細帳，這就全要看我們不要遇事尋釁吧。

# 佛教流行西方之推測

克爾貝

佛教近來頗呈西漸之勢，於英德二國尤爲顯著。此文爲英人克爾貝（Kerby）大僧正所述，原登上海大陸報（China Press）由東方通信社譯爲華文，特轉錄於此，以見東西宗教交流之趨勢。　記者

白種人在日本佛教徒中得「大僧正」（Archbishop）之銜者厥惟和歌山克爾貝氏一人而已。氏日來方游歷東京，昨日英文日本告知報記者訪之於帝國旅館，一望而知氏之心地純粹樂觀。氏於今年正月方由美國等處遊歷歸來，其對於美國佛教發達之前途尤爲樂觀。氏謂佛學現已引起一般美國人之興趣，皈依佛教者驟見增多；據氏計算，美國佛教徒已達五千。而在美國西岸（自勞斯安格爾迄滋哥華更東至狄特羅意）諸城中且多已建有佛寺。紐約不久必成爲「東洋的信仰」之區。

紐約佛教徒曾一度醵資數千金，擬在紐約馬遜遜區，彫一佛像，不圖爲當道所禁。至其所以禁止宗教的彫像之故，則克氏所不能詳，而紐約各報紙亦所不敢佈也。

克爾貝氏在帝國旅館旅客名册上，自註爲英國籍，其名刺上則書「大僧正克爾貝」Archbishop Mr. T. Kerby 氏爲中年之人。軀幹頗肥滿，而以如是之體格在此寒暑表達九十六度之炎暑中仍活動不息，熱心辦事。方氏高談美國佛教之發達之際，雖闊邊之眼鏡亦不能稍掩其藍睛之光芒。

氏嘗自稱爲佛門中之自由武士，（按西洋中世紀有 Free-lanee 者爲一種僱傭之武士，卽無所屬之武士）蓋氏絲毫不帶任何宗派的色彩也。氏於過去七年間偏歷美國西部，以及坎拿大，夏威夷等處，敷陳佛教。今年始由海外歸來當昨日與「告知報」記者會談於帝國旅館時，對於以上各地之佛教前途，極抱

熱烈之希望。

氏謂現有許多美國青年行將渡日入各大學研究佛學。彼輩目的在冀望將來返國時，指導美國佛教之發展。且有數人即於今秋來日，入京都大谷學院，（西本願寺所設）或西部佛教協會此等美國青年多半爲美國各大學之畢業生。

氏謂佛學之所以能浸入美國人生活中者，以其爲科學的宗教也。蓋當此科學昌明時代，人類咸欲以科學試驗眞理。於是他種宗教咸遇難關，而惟佛學爲人所認爲其具有科學的根據也。質言之佛教者，乃心理學的哲學之宗教也。其與化學物理以及天文諸科罔不相關。

最近德國人之皈依佛教者達數千人，此亦自然之勢，何則，德國人對於萬有事物，本富有科學的思考之精神也。吾徒中最良學者，當推德國人。倫敦現亦建有兩大佛寺。

克爾貝大僧正爲英國人，一九一三年來日，曾在東京執教鞭，後與鎌倉「正宗」佛教徒結合。即由彼等尊之以「大僧正」之銜。白種人得有此銜者，氏一人而已，顧氏之能昇進此銜者，則由其在夏威夷長時間傳教之功也。氏又曾經西本願寺大谷伯爵奏准，賞賜日本二等紫綬菊花勳章，在過去數月間，氏在和歌山高等學校授課，惟氏頗擬於最近之將來，專心致力於日本佛學之發展。

# 上海工部局之浪費

本篇爲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某記者所作，由振鏞君譯爲華文，刊登本年八月十七日上海民國日報。文中拿事實與公允的態度，向友邦宣傳理論，以冀喚起外人的覺悟及同情。本文目的，原爲針對上次工部局增加巡捕而發現在雖已事過境遷，但文中敘述中外不平等的待遇，每個中國人都覺有記憶的必要，因特轉錄於此。

記者

凡建立一個機關，收入比支出是常常不敷的，要補救這個弊病，祇有兩個法子：一個是減輕支出。一個是增加收入。但是要叫人民去增多負擔，是一件很難的事：所以善於理財的，一定要用第一個法子，除非是萬不得已纔用到第二個。如果光喊着經費不足，要加賦稅，而不去根本的減輕用度，那便是很愚笨的經濟學了！

在最近三十年內，上海的當局，多是採用第二法。因爲中國人對於自身的權利，常常拋棄了。所以賦稅儘管年年的增加，卻沒聽見一句反抗的話。現在咧，卻不大然了！大多數都能覺悟，如果再有非法的徵稅，其結果必至釀成兩國人民之仇視。尤其是這個時期，人人都喊着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增加華董，民情激奮之時，忽然鬧起加稅問題，當然益發的觸犯衆怒！這實在是愚蠢政策。我的意思，如果工部局有誠意想和華人合作，來增進租界的治安，那麼第一還是收回這個成命的好。雖然是丟臉的事，然而還不至於使時局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們現在再仔細的陳述所以工部局應該採取減費而不應加稅：

巡捕房之浪費。從一九二六年的工部局年

報中，我們曉得去年全部的收入是一千零二十三萬二千三百多兩，這裏面有五分之一，是花費在巡捕房方面的。這五分之一中，一半是用在外國巡捕身上，三分之一是日本巡捕，五分之一是中國人，其餘是用在印捕。巡捕房的總巡，每年的薪金是二萬銀子，副總巡是一萬五千銀子；光是巡捕房職員的薪俸，已經二十三萬八千銀子了！一個外國巡官，每月就有一百六十五兩，中國的巡捕呢，祇有十七塊錢一個月。就是美國一邦中的省長，瞧着上海巡捕官總巡的薪水，實在也有些歎羨而自愧不及咧！

現在我們先問這些錢，是不是必要的？有無減少之可能？他們要用外國巡捕，理由是外國人比中國人能幹，我們就先看看他們是否能幹？

這已是常見的事了：——一個黃包車夫，滿頭的汗，停在一間店門口，同時來了一個惡狠狠的西捕，不問皂白就是打，或是把他的執照搶了去，無論車夫是如何懇求，再也不想得還執照的了。這種事是司空見慣的，但根究起來，千篇一律是這麼一回事：一個英水兵，或是什麼基督教徒，坐着車子，叫拉至一個地方，一個錢沒給，便昂然的走進去。卻叫車夫等上一會，這可憐的苦力有什麼法？便也只好在門口等着，誰知又會觸怒了西捕咧，動輒被趕逐受打罵呢！在水兵方面，他們常常的酒興一發，便叫停車到酒店裏面去喝酒，而車夫卻沒來由的被西捕抓到捕房裏去，定的罪不是阻礙交通，違犯警律，這種事我也曾加以勸告，但總沒效。

（密勒報記者自稱）

有一次在北京路和四川路之中，我親眼看見有上列事情的發生，同時來了一個外國人，（我想是俄國人）在一旁看了，很抱不平，便跑去干涉，卻被那印度鬼罵了一頓。我便勸那俄國人，把那印度巡捕的號碼抄下來，報告到巡捕房去，治他個濫用職權，侮辱良民之罪，那俄國人說；沒用的，他們都是一邱之貉，誰來管你閒事；果然，號碼還沒抄下，這俄人已被那印捕帶至捕房去了。諸君！這就是月領極豐厚的薪俸的外捕給我們辦的好差事！

還有一層，凡是一個負有維持治安之責的警士，第一條件，是要完全了解本地的語言及風俗，那麼遇有爭執，便可以很容易的判決。但我們知道這些西捕，那裏會懂說中國話，就以極小的事而論，譬如車夫和乘客爭論車貲，一到這位西捕出馬交涉，車夫便沒有不敗訴的。爲什麼呢！他們一點也不懂中國話，而且看中國的苦力，和猪狗一樣的賤，便不問理由，把車夫趕跑就算了。

所以我們知道工部局僱用西捕，並不是因他們能幹事，而因爲不願給中國人優薪，他們的國際觀念，是分得很清楚，在上海的八千個英國人，足有四分之一是在巡捕房服務，你想這項薪金的支出，和中國人受他們的橫徵暴斂，不是很可驚愕的嗎！

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這許多西捕不能減少？爲什麼不能增加華捕？我們估計起來已知一個西捕的供給，足可贍養十個華捕了。不是很可以節省一筆經費了麼？

其次；我們再看那年報上載的音樂費一項，一年共用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多兩。華人教育費用去十六萬八千七百十幾兩，兩項相差都不多，但我們曉得教育費全部是五十萬兩。這裏面祇有三分之一是用在華人身上，三分之二都花在幾千個外國小孩子方面了。公共圖書館的經費，祇有五千九百九十兩，比音樂費祇及二十分之一。這不是工部局浪費的鐵證麼？我們要問工部局，還是華人的教育問題要緊咧，還是外國人的無聊娛樂來得急需。我們現在請這個所謂工部局者，把這項什麼音樂費，縱不完全取消，也至少要去十分之七八，尤其是在這財政困難的時期，這種不急之務，更要根本的剗除！

以上所說祇是極微小的兩部份，但已足證明英工部局的無謂糜費與其改革之必要了。

## 文明與死亡率

微知

美國某醫學雜誌最近載有美國死亡調查統計，說美國一九二四年的死亡率，比前數年已經減少；但死亡者中暴死的不少。以爲這是人類生活狀態改善的結果，如一九二四年統計中，除中毒燒斃者外，計因煤氣窒死者二萬四千人，因火器破裂死者二千人，在鐵路上死者五千九百人，因市街電車而死者，一千五百八人，因汽車致死者一萬四千人，以飛行機飛行船而死者一百三十二人，遭雷殛者一百七十五人，觸電而死者九百人。

總計此種暴死之數，實比病死者爲多。如爲汽車撞死者，比傷寒，猩紅熱，痲疹死者爲多，因飛行致死者與耳下腺炎死者約略相等，而爲黑死病的四倍，狂犬病死者的二倍餘。然則人類因科學的進步，機械的增加，生活狀態固然改良了，可是究竟也有不少人枉自喪失性命呢。

# 司各脫

## 乳白鰵魚肝油

療肺聖藥

補身要品

# SCOTT'S Emulsion

The Lung Hea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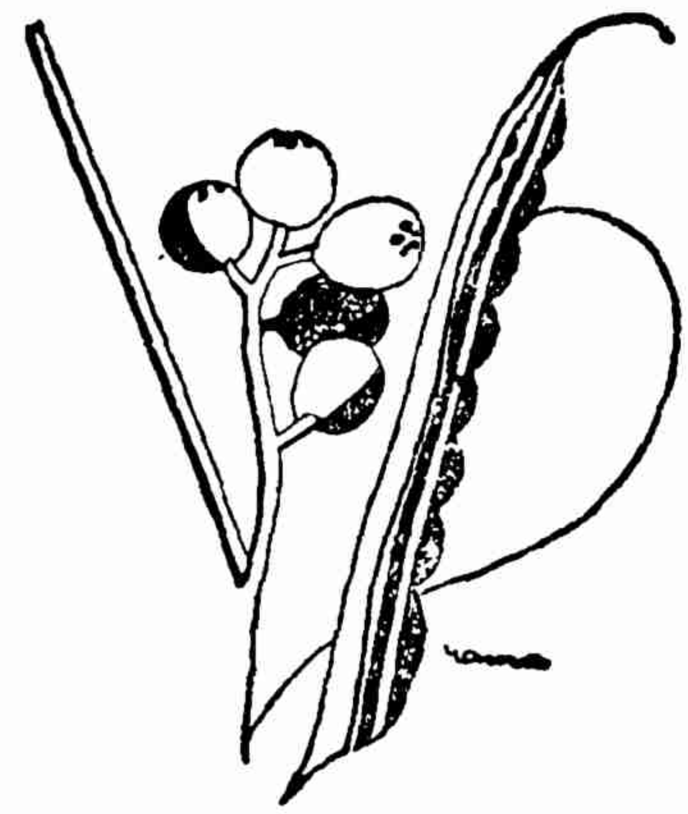
The Health Giver

專治咳嗽
傷風喉痛
肺癆以及
各種弱症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人及其工作

## ——合工作學問道德於一系——

衞中講演
杜太爲筆記

### 第一講　人及其工作之乖離

十餘年前，余曾數游西山，且嘗久住兩次；以余甚喜此地之景物也。貴院開辦之後，亦曾參觀一次；今日之來，即屬舊地重遊，觸境生情，心意油然欣感！貴院地址，極稱適宜，全北京殆無第二相似之處所。不但此也，設備亦極完全。論地方：有山，有水，有草木鳥獸。論設備：有農場，有工廠，有商場飯店，更加中國建造之美觀，及外國房舍之衞生。諸君居此樂園，自應感受無限之樂趣。惟自另一方面着想，其事業之複雜，責任之重大，困難當亦不少。蓋有農業，須有農業教育；有工業，須有工業教育；有商業，須有商業教育；有科學，須有科學教育；有圖書館，須有圖書館教育。推而至於男校，女校，以及幼稚園，亦須有男子教育，女子教育，以及兒童心理之研究或準備。事業如是其難，責任如是其重，難題之待解決者，必到處皆是。故余深望貴院同仁，在環境方面得幾分助益，即在教育方面增幾分努力；然後此種極複雜極重要之事件，方可冀求成功。

普通學校，性質單純：農校，只務農而不及工；工校，只究工而不及農；商校，只謀商而不及農或工等……，「難以悉數。」貴院則不然；舉凡農工商業之經驗之學問，無不包羅一切，應有盡有；在同一之時間以內，須於各種不同之層級，并施各種不同之教育；故覺貴院之責任，殊非普通學校所可比擬者也。

且也，外乎此者，猶有貴院應負之重責，則在增進人與人之互相關係。此第二責任之重大，並不在第一責任之下！蓋緣貴院之學童，多係無父母，無家庭，無人教養者；或有父母，有家庭，亦係因故不能自爲團聚者；故彼等之撫育教養，惟學校是賴；彼等視學校如家庭，視師長如父母，視同學如兄弟姊妹，則設法引導此數十百千之男女學童，忘其無家庭，無父母兄弟姊妹之苦，自爲頃刻不容捨置之問題！非職教各員能使學校如其家庭，己身即其父母，同學互相之間，不啻兄弟姊妹，則地方無論如何

舒適，設備無論如何完全，亦不能去其喪家失親最動心情之傷感！

由斯以談，貴院責職，於設備介 教育之外，特須着於撫愛。凡屬貴院同仁，均須以熱誠懇摯之態度，男教員使學生視己如父，女教員使學生視己如母，始能造成一種具有情感之和樂氣象。或者非先造成此種和樂氣象，使學生忘其喪家失親之苦況，各種教育，均難切實施行。故以貴院事業之繁複與進行之吃力而論地方舒適，設備完好，實有相當之必要。或者非有如此舒適之地址完好之設備，以培補大家之力量，大家將難以勝此重任，亦未可知也。

貴院規模，既如此宏大；院中事業復含多種教育，故余頗與大家研究之題目，亦頗複雜，亦含多種教育。題目爲何？「人及其工作」("Man and His Work") 是也。就字面而論，雖未將農，工，商，科學，文學，藝術等事業，分別列舉，實則皆含於「工作」二字之內。所以希望此一題目，能使在座大家，人人受些好處。在此兩天短時以內，縱不能詳細剖釋，尚望藉此短說，引起大家繼續研討之與趣；庶不負此兩日之寶貴時光也。

今天先講本題之第一部，卽人及其工作之乖離。

「人及其工作」此一題目，自信極其重大！不僅就貴院之教育事業而論之，覺其重大；卽推廣言之，以全人類之生活着眼，亦有相當之價值。蓋「人及其工作」之意義，在使人與工作切生關係；在使世間最高等之力量——精神力量，卽吾人之根本力量，現之於工作；在設盡方法，使人之根本力量，於其工作內充分顯其作用。世間萬事，寧復更要於此！作事之法，豈有更緊於此！

今日人類，處於科學世紀，各種學問樹幟成科者雖云不鮮，而「人學」之爲何？卻無人認識！「自己」之爲何？尚未能了解！總其對於「人學」「己學」之程度，較之他種學問，低淺殊甚；以其內心與外表產生關聯之力能過於短少也。且此「心」「表」關聯力過於短小之弱點，直使世間之人，顯然劃分兩派：一則矜矜自得高論其靈於萬物之「人」，一則營營自保懼失其生命所託之「工」。此兩派者，雖同處地球之上，竟其態度，儼然兩種世界之隔。觀夫東方人之注重道德，西洋人之注重學問；歐美之傾於工作，東方之偏於思想；寧非顯明之例證？

今之東方人士，頗有改變昔日之態度而從事工作之傾向，爲吾人不勝同情與渴望者。惜其工作之法，處處摹擬西洋；彼西洋之工作，乃作工時不用思想之工作也，故仿效之者，工作之時亦不用其心思。轉視西洋，改變夙昔之眼光而研究東方思想者，亦頗有人。惜其研究之術，着着步趨東亞；彼東方之思想，則思想時撇棄事物之空想也，故步趨之者，思想之時亦不顧夫實際。究其既也，西洋人之研究東方學問，僅得一種無關自己工作之思想；東方人之研究西方學問，僅得一種不洽個人內心之工作。取譬言之，東方之工作，恰如拐腿；西洋之思想，儼若跛足；非循牆持杖，均難獨立而行！談之固覺可笑，思之亦屬堪憐！百年之後，追述現代文化之蹤，必有笑吾儕今日爲「工作與思想之黑暗時代」者。學問進步之車輪，轉動極速；此種譏評，竊恐難以倖免！

然則人類文化演進至於今日，人與工作之關係，何以仍不明瞭？何以復呈此有操作卽無思想，一思想又遠操作之乖謬現象？此種奇怪問題，必已湧現大家腦海之中！在座諸君，非職教員卽屬學生。為學生者，對其功課什九不願聽受；為教員者，對其功課多數不樂研究；縱或加以勉強，亦均難感其中之興趣。豈非今日之普通情況？卽如敝校，操作之課業，雖云不少，而人與工作之關係何在？學生教員均尚探尋不得！此等現象，究屬何種原故？如就吾人之自然形體觀察，是否結合「人」「工」關係之部分，用之不當，卽其關聯乖離之障蔽？如其是也，左右「人」「工」之關聯乖離者何在？依余所見，卽為吾人之「身體。」

身體者，介於「心」「物」之間，恰似高厚城垣，用之不善，實足以間阻內外之交通者也。此語突然，抑又何解？按「物質」或「物質印象」之進心言之，其活動之外內精粗，段落井然；身體卽此階段中之一層也。如「人」「物」接觸之時，身體只受物質之刺激牽引，而為之低昂進退；則其活動之程度，必然降低。低降之極，至於失其活動，而完全聽命於外物；則其活動程度，且位於物質程度之下。（不能役使物質，而反隨之活動，故謂之下。卽就力能而論，身體既受物質之驅使，隨物質為進退，則其力量不若物質印象之強大也，亦屬顯然。）

果眞若此，是身體與內部之距離，無形加大；而人心與物質之關係，亦因之而愈遠。且身體役於物質之度，加甚一層，則其活動之程度愈低一層，而與物質之程度亦愈接近一層。距物質愈近，勢必距內部愈遠；久而久之，身體遂不屬於內而附於外，不屬於心而着於物矣。斯時也，身體之任何活動，均與內部無涉；「人」與「物質」復何關係之可言？若爾人者，就西方論，以物質文明極形發達，刺激身體外馳之印象特別繁劇，奮覺為數極多。就東方論，文化年老，遺傳之習慣多且深，其強迫身體服從於外之勢力自強而大，絕不亞於物質文明之牽引；故若斯之輩，亦殊不少。由是言之，西洋之文明愈益發達，愈足刺激身體馳騖於「物」！東方之習慣浸漬愈深，愈能強迫身體屈從於「外」！統合並計，全球人類之行為，遂與其內部之心力絕緣矣！

進一步言，身體既為物質或物質印象進心活動中之一層，且其程度本在物質層級之上，何故轉於物質程度之下低落？舊教育中「用物質時不用精神，對外之際隨之上下」之態度，實不能不尸其咎。試觀一般小學生之習字，初時對於紙墨筆手之印象，覺識極為明晰；及其臨摹熟習之後，則此諸事者，在其感覺之中直似若有若無！以此而論，舊教育實為妨止學生覺識物質印象之教育；而物質印象之不覺，卽吾人身體活動趨附物質之根本原因也。蓋既無覺識物象之心，自無收受物象之念；心無收受物象之念，身體更無輸化物象於心之必要。身體活動，既不輸化物象於心，自易降其程度轉而趨附於物；既失內部深強之攝引，更炫外而劇烈之激刺，理固宜然也。

所可惜者，今日身體活動趨附於物之人，其子女他日之身體活動，趨附於物之度必愈加甚。矧觀今日，為學生者，上課為求分數，稍分為得文

憑，領憑爲謀位置，謀事爲掙金錢。爲官吏者，後時執公，先時而退；每日照例畫到者已屬難能作事之如何？不必多問！其謀官之目的，非爲作事，亦爲金錢也。似此情形當事者固不能諉爲無與，而前世之遺澤，環境之影響，實應主尸其咎。以如此之人而欲其了解人與工作之關係，其可得乎⁉其可得乎⁉

雖然，大家須知，中國與西洋殊不同也。西洋文化爲科學文化。科學本爲研究物質之工具，故西人多具「他人不作我當爲」之勇氣；其尋求物質之熱情，非常強大！人與工作之關係，縱云稍忽，對外之困難尚淺。若在東方則大異乎是；如不深曉人與工作之關係，殊覺勢不可了！蓋東方文化爲自己的——人的，並非科學的——物的。試觀古代之東方學問，均爲心理學；若將東方之學問綜觀合覽，冠以總名，殊難離心理二字。推求其故，一由文化年曆久長，得研究自己之時間；二由異族壓迫鮮少，有體驗自己之餘裕。獨惜悠悠歲月，萬年良機，未曾注意自己與物質之關係，致有今日不明物性，不辨物情之現象，殊爲遺憾！

此種說法，並非無稽；證之東方對於西洋物質文明之糊塗態度，即可了然。東方人對於西洋之物質文明，不爲驚懼，即屬盲求。曩昔視西人爲蠻鬼，待之以辱罵殺傷，鄙洋物爲粗怪而堅絕排斥。今則認西人若天神，摹擬其服食言動，覺西品皆精良而竭力購置。此種前後相反之矛盾態度，豈非東方對於西洋物質，性質不明，品格不辨之明證？物品不辨物性不明，焉有創造新物之理。退一步言，縱使東方之人能辨識西洋之物質，倘無自己之發明與創造，亦不可久。蓋民族存立，須有自己創生之物質；否則金錢必至外溢而喪其獨自樹立之根據。彼西洋者文化之程度雖低，而具有獨自創造之物質，尚可支撐一時。若論東方物質方面，毫無獨具之創造，縱有「自己」之學，隱而不現，實不知其何以競存於萬國並爭之世也⁉

然則東方文化宜如何而創生自己之物質？曰，實用其數千年來研究有得之「自己」。東方文化，雖曾注意夫「人」，體驗乎「己」；但人與物質之關係，未或措意；「自己」之如何表顯，更屬茫然；又當如何從事？以余觀之，首應探究工作之何以表現「自己」或何以創生「表現自己之工作？」現在之東方，實呈露一種只有「自己」而無工作之現象。由古代傳來之工作，久已衰敗至於不堪收拾；由西洋借來之工作，又非己之所有；僅此單單之「人」，渺渺之「己」，豈能抗彼物質文明！須知精神不易售賣，非將精神現之工作，表諸物質，不能圖文化之存在，更難謀新文化之建設。彼由外國運來之新文化，在彼且非其新，焉能爲中國之新？焉能助中國之新？故曰「精神與工作關係」之問題，實東方文化生死之問題也！

總而言之，今日東方當務之急，爲何以運用外國之新物質，與中國之舊物質。得此方法，始能產生獨立之中國新文化。所謂運用中外兩方之舊新物質者，即藉中外舊新物質以表現今日中國人之精神之謂。而欲探求如何能使中外之舊新物質可以表現今日中國人之精神？又須先

明「精神與工作之關係」至精神與工作之關係，究何以生？則俟第二講內，再爲申述。

## 第二講 人及其工作之關係

工作與精神之關係，究竟如何產生？今天願設法探討，一言以蔽之：工作與精神之關係之能否產生，全視吾人使用身體之方法以爲斷。（此所云之用身體法，含義極廣：飲食衣服住睡沐浴起居動作等，凡屬身體接觸物質之活動，均在其內；非僅指事物之操作而言也。）能使精神與工作或工作與精神產生關係之用身體法，與平常一般之用身體法，截然不同。一般人之用其身體，概使身體趨騖物質，概使身體之活動程度，侈然下降，前已言之。今所欲言，能使「精神」「工作」產生關係之用身體法，則大異乎是；乃使物質活動，騰然躍然升入人體。質言之，此種使用身體之法，能使身體充當「物」「心」關係之媒介或橋梁，能使身體爲攝引礦植動等物質活動於精神之同化力量。

所謂身體爲同化礦植動等物質之力量者，若就物質方面言之，則爲礦植動等物質對於吾人在人體內所生極易覺察之作用。具體言之，飲食之重大責任，即在增補身體同化礦植動等物質之力量；獨惜一般之人，昧不知此，只視其爲不能避免之本能作用也。如以使用身體之眼光立論，則一般人受役於物而不能役物之共通病象，在此日常飲食之間，基礎的人物接觸之際，已屬顯然暴露；不必取證於他種人物接觸之活動也。竊嘗推臆：飲食事件之改良，實屬用身體法之根本改良。以飲食內之礦植動等物質，可以增補人體之同化力量，而人體之同化力，即其在工作中，礦植動等物象內經身體而進達於精神，或精神活動外過覺官而遠施於礦植動等物質之根本動力也。

飲食之關係，既如是重大，故平民之生活問題，新政府應特別注意及之。人之身體，若無礦植動等物質，縱一分一秒之暫，亦難存活。不惟身體之下等活動如此，即其高等之腦質活動，對於礦植動等物質，亦同樣之不可斯須或離。蓋礦植動物等質，在人身體之內，產生多種變化之後，且生腦質之特別變化。腦質之特別變化，即所謂產生精神之活動。故精神活動者，乃礦植動等物質在人體內幾經變化之後，終由腦質變化而生之結果也。

就科學之眼光而論，精神爲生於腦質，且資賴礦植動物等質之最高力量。如將生此力量之特別身體活動，取例明之：礦植動物等質，譬則「煤」也，精神如「光」「火」或「熱力」而身體則「爐灶」也。爐灶熔化煤質之後產生光火或熱力，一如身體同化礦植動物等質之後而生精神也。最可惜者，世人一般之態度，只知着眼於粗大之物質與纖細之精神，而忽視介於「物」「心」之間，使物質活動化生精神活動之身體；其輕重之倒置，直與重視煤炭光火熱力而忽視連結煤熱且使煤炭化生熱力之爐灶，無以異也！

身體之此種變化能力，乃其同化口胃而外他種覺官所得物象之根

本動力。斯力也，何等奇特！何等高妙！直不易以言語形容！只可名爲同化礦植動等物質而爲精神之根本能力，只可稱爲同化粗下外面物象於精爲內部力能之根本動力。取譬言之，來自口胃而外他種覺官之物象，資用生於飲食之身體的變化能力，而通過八體，而進達人心；與火車之資於鐵軌，電報之賴於電線無以異也。至口胃而外攝送物象之覺官，其最要者有二：曰手，曰眼；直謂手眼攝送之物象，即人心創生物質文明之外面原動力可也。

然則身體云者，寧非人人所應崇拜？所應培養？所應善爲使用？乃舉世茫茫，不惟用非其道，且視無關輕重，隸屬於「外」之一種物質；或以醫學之眼光來剖解，或以生理之論調來講述；而其最關重要之程度，即其變物質活動爲精神活動或現精神於物質之程度，反習而不察，熟視而無覩。宜乎余所主張「崇拜身體」之論，逆於一般人之耳鼓！宜乎一般人視身體爲耳目鼻口血肉筋骨之組合體，無可重視之價值！宜乎一般人視身體能變物質活動而生精神活動之說，爲癡語瘋話也！

雖然，進而揣想，彼一般之人，何以視「崇拜身體」之論，竟如是其詫異？如是其妄謬？乃以彼輩之身體，未能完成其作用，未曾得其應有之活動，即未曾得其變物質活動爲精神之深長活動耳。

此種深長活動之歷程，極爲複雜；初由口胃腸臟同化礦植動物等質，而生覺官活動；（攝送物象之緊要覺官爲手及眼，前已言之。）再由覺官活動而生腦質活動，始能得此結果。一般之人未能得此深長繁複之經驗；其口胃腸臟與他種攝送物象之覺官，亦未能達於變生精神之地步；少見多怪，宜其詫異莫明斥爲謬妄也



一般人之用其身體，顚倒謬妄，致使不能顯其變物質活動爲精神活動之作用，不能充分備具同化物象於內心之根本動力，夫既言之矣。再觀其對於物質印象之關係，其全體覺官不能攝送物象於精神，更不足以激發精神活動之情況，亦極顯然。竊嘗私心窺測，妨阻常人全體覺官攝送物象於精神者，有一種深錮普遍之習慣。習慣維何？未及身體攝引或同化物質之印象，即欲其發生思想；未及腦質獲得由身體同化物象而來之經驗，即向之索要精神；簡言之：即不思自己之創生精神活動，而急於襲取他人之精神活動是也。

在東方有所謂書香門第者，彼輩以祖孫父子累世讀書之故，每覺一己之思想，不亞老，孔，陸，朱，自矜高古；吾則甚惜其思想之不由自然而生，不由身體之完全活動而得也！（據前所述，身體攝取物質及物質印象而生覺官活動，再由覺官活動而生腦質活動，而達於腦質活動以上而生思想，方爲由身體完全活動而生之思想。）在彼曰，積經驗何用？同化外面之印象何爲？初用礦植動物等質之變化，使覺官發生活動；次使覺官活動生腦質之變化，再由腦質之變化而生精神活動；何等煩瑣！何等討厭！何如直由思想藉取思想，用力少，成功速，而獲最又多乎！必由外面內變化物象以產生思想，豈非徒費工夫？以金錢直買思想，何等方便！謬種流傳，習非成是，遂致受舊教育者，以「線釘書」爲精神之來源，受新

教育者，以「洋裝書」爲思想之產地。泱泱大國，誰爲書本而外創生思想之人？言之可惜！思之心痛！

設有人曰，口呑，齒嚼，舌嘗，喉咽，胃腸儲存消化之後，身體始能獲其養料，未免太費工夫！何如直接攝取呑嚼消化之結果，手續簡，收效速，得量又易繁富！因而靜候他人之呑嚼嘗咽消化而仰襲其結果；大家試想，可乎不可？吾知其身體活動必至於遲緩停頓而困餓以死也！身體如是，精神亦何獨不然。「工作」譬則口齒之呑嚼，「明悉物質」如胃囊之收納與分解，而胃腸之化生養料，則「思想」也。如有人焉，爲貪襲他人思想之容易，迅速，且繁富也，而靜候他人之「工作，」「明悉物質」及「產生思想，」而仰襲其結果；吾知其身體內之特別活動——精神活動，亦必至於遲緩停頓而枯萎以死也！

不寗惟是，頃間淺譬所觸，又生例證，敢爲言之；當余言靜候他人之呑嚼咽化也，大家無不微哂噱笑；及云靜候他人之「工作，」「明悉物質，」「產生思想」也，則均覺驚奇，翻然嘆異！此則由於不因工作而生思想之人太多，習非成是，故轉覺余言之爲可異也。

至彼不由工作而生思想之人，何以尚不覺其精神之停止？則亦有故。蓋身體之活動停止，即屬死亡，任人易於覺察；而精神之活動，縱云停止，身體尚仍存活，尚可設法欺騙精神，聊以自慰自掩。所謂欺騙精神之方法，即竊取他人思想之方法也。購買書籍，襲其思想，己雖空空，毫不自覺。迨至積習既久，且認他人之思想爲自己之思想。既無缺乏思想之感，遂始終無「產生思想須備外面活動」之覺悟之機會矣！

當此認假思想爲眞思想之時，不惟較低於精神之腦質活動，悶閉不靈；即彼聯貫「物」「心」之橋梁——身體，亦必以久經停置頹廢之故，而板硬朽腐，而減損喪失其明悉物質，操作事物之程度矣。最可惜者，彼輩自幼至長，未經獲得精神活動之經驗，未能覺識精神停止之情實；當其未能產生思想之時，彼之教育，即與以書籍，授以他人之思想；所以彼之「明悉物質」與「操作事物」之程度，雖極低淺衰劣，而仍不知其原因之究於何作也！

此種明悉物質與操作事物之程度之衰退，放眼曠觀，隨處皆是。請問何處農校之學生，欲業其農？何處工校之學生，願操其工？猶憶十餘年前，住於上海之江蘇省教育會中，某夜因來某省農校學生二十餘名，宿於樓上，余室適位其下；人多聲雜，終宵未得成寢，翌晨詢之他人，彼輩來上海何爲，業農乎？此君曰：「否，均已謀得差使，入政界矣！」當時聆聞之下，深覺驚異！今試思之，此種病象，遍於中國；論其毒害，較之水旱兵災，尤爲危險；獨惜無人了解其中之原因耳！今之辦教育者，輒曰：「學生懶於操作，」而不知其所以致懶之由，即其教育授學生以虛假思想厲之階也。

就教育原理論之，功課中之學問，均應由學生所作之農工或他項事物化生而來。惜當學生尚未實際操作之前，教育之人，即與以多量之思想；爲學生者，既已不勞而得他人之結果，誰復肯操作粗下之農工或他種事物乎？本爲農工之學校，乃以曾令學生於講室中偸竊他人生於農

工之思想之故，致其厭農工而不為，豈非本末倒置！譬之嬰孩學步，雖屢遭顛仆，而興味方濃，繼習不已；忽於此時，乳媼婢女憐其顛仆之苦，而提攜以行，揹負而去；彼孩提者焉有不因而懶惰之理？常學生欣然於農工操作之際，辦教育者不思與以充分操作之機會，反授以虛假之思想；及其懶惰成習之後，抑又怪之；豈非奇聞！豈非矛盾！余恆云：使人盜竊思想，無異使其退卻外面之活動；西洋如此，中國尤甚。及今思之，更覺此言之不謬也。

外面活動進達精神之情況如何？茲再以通海之河流，譬而明之。河流自發源以至入海，續而不斷者也；為便於說明，分為河源，河腹，入海河口之三段落。外面印象進達於精神之活動，亦連而無間者也；取便譬解，亦分為外面活動，（事物之接觸與使用）腦質活動，（明悉接受之事物）精神活動，（由同化事物印象而生之新思想）之三級。假使海口淤塞，則河腹與河源之水，必至不能入海；不過河源之水，僅能流入河腹而已。且河腹之水，愈不能入海；河源之水，亦必愈不能流入河腹也。吾人之接受外面印象，亦同此理；腦質活動進達精神之路，如被阻窒，則口胃手眼及腦質之活動，與夫各種之外面印象，必不能深入精神；不過外面印象，僅能輸入腦質而已。且口胃手眼及腦質之活動，愈不能深入精神；外面印象輸入腦質之機會，亦必愈見淺小也。明乎此義，則前之所謂「常人之身體活動未能完成其作用」之言，當更可藉以了然矣。

稽之實際，中國之舊教育，用道德哲學心理等古書，與人以虛假之精神程度，（不由自己同化事物印象而來之他人思想）固屬錮閉學者腦質活動（明悉物質的力量）深入精神活動之門。其仿自外國之新教育，用物理化學博物等課本與人以似真非真之腦質活動（空有經驗事物之結果，而無事物之實際經驗）亦為梗阻青年外面印象輸入腦質活動（明悉事物的活動）之路。蓋舊教育者，徒斤斤於抄襲經史之言辭，而不求其言辭中之實際經驗；新教育者，只汲汲於剽竊科學之理律，而不事其理律前之物性探求；故守舊之人，無真正之道德程度；驚新之士，缺明悉物性之腦質力能。降至今日，一般學子之外面活動，不惟無深入腦海轉生精神活動之機會；即淺達腦質，真能明悉物性之程度，亦幾難於獲得。此實中國今日教育進步之大觀也。嗚呼噫嘻！

由是以觀，中國人之精神活動，既有古書而閉其咽喉於前，復妄越課本而梗其通路（腦質活動）於後；今其外面活動，幾無攝引同化輸送於內之情，轉有失引墜落更趨於外之勢。及今不圖，任其低降，則既無深入精神之望，復無淺進腦質之期；不惟難達精神學問之境，亦且難躋物質學問之域。龐然大腹，上無精神之統攝，下無肢體之臂助，吾恐其距名存實亡之地也不遠矣！

不但此也，常人既無「生自外面活動之物質學問」之時，更無「通過腦質生於外面活動之精神學問」之日。欲提撕警覺而喚醒之，亦殊戛戛其難。余前所謂「工作應與精神切生關係」之語，在彼輩聞之，不以為瘋言，且以為傻語。至於「能發為工作之變化物質的精神」之培

養，彼或視爲在此地球之上，絕無實現之可能性者也。

若就淺見總括言之，工作之不能達入精神，由於身體變化物質之程度太低；身體變化物質程度之低淺，又由於培養學問（物質的與精神的）方法之誤謬。欲謀工作與精神切生關係，非完全改造今日培養學問之方法，不能成功；此吾之所敢斷言者也。培養學問之方法，如何改造？竊有三條意見，應視如科學上之定律者，願略言之：

（一）無經驗之思想，不得謂之思想。

（二）非由實際操作而生之明悉物質，不得謂之明悉物質。

（三）實際操作矣，若不能由之而發生物質之了解（含蓋一切物質學問）而創生自己之思想（含蓋一切精神學問），仍不得謂之工作。

就此三條而論，則「工作」「物質了解」與「思想創生」之關係，可以得之：無外面活動之思想，非思想也；無外面活動之物質學問，非物質學問也；不能產生物質了解及精神活動之工作，非工作也。

欲謀（一）（二）兩項之成功，首須取消無關自己經驗之書籍——打破讀書主義。蓋既不能隨便讀書，自不能抄襲他人之思想，而易知自己思想之有無？自不易剽竊他人之物質學問，而易覺自己物質學問之程度也。

至第三條，乃爲澈底推翻一般人對於工作之腐舊眼光。蓋凡屬不能發生物質了解及精神創造之工作，必致吾人力能於衰敗。社會以此工作責其人民，則爲有負於人民；學校以此工作課其學生，亦爲有虧於青年。然則如何工作，始能產生物質之了解及精神之創造乎？撮要言之，亦有方法五項：

（甲）工作之事，應起於身體而不起於精神，由此而論，學生體力之培養，最爲重要。務使爲學生者，當工作之時，自覺身體之有力，自喜工作之稱情，欣然鼓舞，竭力從事，方爲合格。倘彼以工作之事，出於校規課程之所迫，不得不爲；直是使學生受苦，不得謂之工作。爲教師者，當學生工作之時，且應特別注意於學生體力活動範圍之擴充與活動程度之增進。此種工作愈多，則工作之效能愈大，而學生亦必愈能覺得強大之內部活氣——精神。按諸吾人「心理科學」(Evolutionary Psycholcgy)之理，身體愈向精神活動，則身體必愈活動；故工作之事，應以教師之精神，輔助誘導學生之體力。學生之體力爲主，教員之精神爲副，自屬當然；而兩種力能均非空言，而能令人覺識於外，亦屬必要。以如此之工作，行之於教育，而學生猶有不願承受者，吾不信也。

（乙）培養學生之體力，培養體力，最應注意於飲食，衣服，睡眠，沐浴，住所，起居等方法；凡屬此等營養衞生之事，務使合於身體同化物象之程度。且以生殖力量爲體力中之強且大者，當培養體力之時，亦應注意及之。蓋生殖力量內含潛伏之整體，勢強力大位於各種覺官之最；如能止其虛耗，實可潛助一切覺官及其互相之關係。而遏止虛耗之法，則在使其最高之部分——即其與精神最有關係之部分，常常存在，常常活

動。果能若此，則生殖力量之活動程度可以增長生殖力之活動程度增長，又能輔助一切體育增加力量。余在師範大學所講生殖與教育之講稿內，此意言之極詳，大家幸參看之。

（丙）物質學問之培養。培養關於物質之學問，宜以學生所作之農工商等事件，爲其學問之發源地，宜以學生所發之問題爲其學問產生之初步。凡非由學生工作而來之物質學問的研究，均不應有與學生工作無關之物質學問的研究，更不可有！

（丁）矯正科目分離之見解。現代教育制度，外有農工商醫法等學校專門之分，內有史地博物理化文哲心算等科目分授之別；狹隘割裂，致使爲學生者，不能充分展其力能，因而學生之工作，不能產生物質學問；其物質學問，更不能進至精神活動之程度，殊可惜也。蓋科目分離，僅能研究學問之一部，不能盡窺其全體，更不能覺識各種學問之關係，實足以暴露其科學程度之低淺而已。科學之程度愈低，其研究學問也愈重單體，而不能覺識各物體間之關係。若夫發達之物質學問，乃生於貫通各物關係之後；其探究一物也，不忘各物之關係；且各物之關係，即其同化各物之力量之運動場所。故曰，有用之專門學問，從貫通各種物質學問而生之專門學問也。由是言之，貫通之學問，一方足以供力量活動之機會與其馳騁之場所，一方足以助專門學問之成功；且任何程度深高之學問，皆非單獨分立之專門學問也。嚴格論之，今之分門別類，務分捨合，乃資賴低淺物質學問之結果，乃妨害「人」「工」聯貫之方法，其識見極屬淺狹，其方法可謂妄謬。自今以往，非以程度深高之物質學問（即能與人力以活動機會之物質學問）爲之基，則專門的物質學問之對於吾人，實有害而無益者也。

（戊）各種學問宜同等重視。農務，工業，商業，科學，文學，藝術，心理等等項目，宜同等重視。蓋人之生也，頭腦雖極重要，如取其手足，則頭腦亦不能成其爲頭腦。精神方面，亦同此理：只重文藝道德，捨棄農工商業與科學，則文藝道德，亦必變更其價值。今後倘能諸項並重，則教育中之「事物操作，」「物質學問，」「精神學問」三方面，必能大改舊觀，而獲切實進步焉。茲分述之：

就「操作」言之，如能依照新理，下以收受各層物體，上以通達各級學問；則操作之眼光既變，操作之新法斯生。且此種新法之於作者，亦必能下而助其操作之能力，上而增其精神之趣味，俾獲極大之發明。況操作之人，農工兩項，實居人類之極大部分；眼光一變，即能使此多數之人大受其益，豈非甚善！欲謀人類幸福之政府，能不注意及之！

若夫物質學問，以新眼光論之，範圍又加擴大，凡與物質有關之學問，均應列爲物質學問，文學中含有文字，故亦屬之，不獨農工商學爲然也。介於物質學問與精神學問之間，最關緊要而最易妨害「物」「心」之貫通者爲科學。科學之易生妨害，由於儀器之繁多。科學研究之中，如祇用儀器，而忘其僅爲證明自然現象一部之方法，必至儀器愈多，愈不能明瞭物質之現象。不能使人明瞭物質現象之科學，爲完全無用之科

學無用之科學下而忘卻低於儀器之經驗上而不能化生高於儀器之思想，對於「心」「物」兩方均可謂不生關係者也。

至於精神方面，心理學問亦應發生新穎之變異。蓋以新眼光論之，天下一切活動之目的，皆在人心；且一切活動對於吾人方面之成功，又在人心活動之成功；故人於操作合法從而了解物質之後，必然更生新穎之精神程度。直謂人心活動之是否成功（有無發明與創造）即爲人心而外一切活動是否成功之證明，亦無不可。試觀兒童接受物質之精神情況，則外面活動之變生物質了解，物質了解之變生精神活動，不言可知。獨惜今之教育均由宗教之迷信輾轉蛻化而生，尙未了解夫「人」；對於科學儀器以下之外物，不惟不敢使用，反而畏之懼之。此種教育不能使人覺識物質活動之用處，徒使教者學者發生厭外之情，煩物之感而已。不但此也，人愈厭煩外物，則外物愈易凌人，而人愈不能制之。凌人之外，力大於人。外力如大於人，必生大亂；製造大亂之教育，害及國家；此種教育之學校，多立幾所，不過多害幾百靑年而已！然則人爲何物？豈非辦學之先決問題？欲興教育，豈可不先明乎人而環顧世界明之者竟如是其寥寥，究之者竟如是其寂寂，教育云乎哉⁉工作云乎哉⁉

在北京爲香山慈幼院講

## 俄國之高級學生數

微知

據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的調査，俄國（非全聯邦）之高等學校學生，於本年五月一日，爲數計有一〇一，六五八人。其中分別學科如下：——

| | |
|---|---|
| 工科 | 三六，九一一人 |
| 農科 | 一七，六三一 |
| 醫科 | 一七，九七三 |
| 教育科 | 一五，八八五 |
| 社會經濟科 | 九，二五四 |
| 藝術科 | 四，〇〇四 |

點老美孚牌蠟燭

老美孚牌蠟燭質料堅淨白潤冬夏不變燃之經久光明與衆不同



每包六支分九兩十二兩二種

SOCONY
TRADE MARK
美孚行
STANDARD OIL CO. OF NEW YORK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紀巴黎之中國玉器展覽會

巴黎城之東北隅，有孟沙公園（Parc Monceau）焉，擅池沼花木之勝，風日晴和，遊人如蟻。園之西偏，越鐵欄，有廣厦巍然，內藏中國古物，如周鼎商彝，秦磚漢瓦，六朝造像之類，不一而足，則所謂盛流西博物院（Musée Cernuschi）是也。

院中復藏有中國玉器不少，今夏，因徵集私人所有，舉行中國玉器展覽會。但出品不純爲玉器，珊瑚瑪瑙水晶陶磁刻骨亦羼雜其間。統計大小凡一千八百餘件，據法報估值，至少在二千萬法郎以上。各國人士，聯袂往觀，罔不歎爲絕藝。羅馬尼亞皇太后聞之，亦遠道迻來所藏玉器精品十件。其中有一青玉碗，薄如蟬翼，號稱難得，展覽會得此，誠可謂錦上添花，一時稱盛。

玉器分陳四巨室中，各籠以玻璃橱，大小凡八十餘架。橱之製絕精，邊範以銅，內裝電炬，四面通明，毫無障翳。其尤華美者，則三面有鏡，一面有門，可啓可闔，上下蒙以乳色玻璃，電光自內射出，和緩悅目，引人入勝。又有漢玉若干，承以木盒，以燈映其下，因之膚理顏色，清朗可見。此種方法，乃巴黎古玩商人所發明，而用以眩人者，雖凡庸之品，經此烘托，亦覺聲價十倍。陳列固亦多術也。

出品之數量最多者，當推鮑夫人（Madame Jacques Poberejsky）。時代最遠者爲奚叟博士（Dr. Giesler）。我國盧芹齋氏之出品，大小凡一百八十餘件，太半係殉葬之物，據盧氏語予，係豫省新出土，饒有歷史上之價值。

鮑夫人之出品中，有乾隆十八年御書綠玉册頁一套，但惜排列錯亂，且有文字倒置者，不可卒讀。韋克多氏（M. Victor）之出品中，有乾隆御繪梅花青玉插屛，上題撫楊補之法，蓋「萬有同春」印。此均昔日大內物。君如氏（M. F. F. Moreau），樊恩博士（Dr. Vian）與萬物氏（M. Henri Vever）之出品中，有鼻烟壺一百五十餘枚，三氏於此，似有特嗜。

出品有以料勝者，有以工勝者，有以時代勝者，吾不遑一一舉，要之遠者乃在秦漢以上，近者亦在康熙乾隆之間。

實觀巴黎魯佛（Louvre）吉邁（Guimet）二博物院所藏中國玉器磁器極彩考法人之愛用中國器物，路易十四實開其端，迨路易十五即位，其外寵彭芭都夫人（Madame Ponpodour）尤深嗜之，遠道購求，不遺餘力。上有所好，下必有甚，遂於法國美術上發生極大之影響。

巴黎之業中國古玩者，不下數十家，其中以 Waumich, Héliot, 與 Larcade 三家為巨擘。華商之最著者，為通運公司，張靜江氏之所創也。盧氏公司雖後起，而營業發達則過之。聞此次展覽會之發生，即業中國古玩者所主動。蓋春夏之交，英美遊人麕集巴黎，商人藉提倡美術之名，以銷售其貨物，其亦牟利而兼風雅者歟？

邇來內亂頻仍，生計日蹙，舊家所藏古物，紛紛流入外人之手。從美術方面言，我國此時既少博物院之設備，為免散失及毀損計，則保存於國外，以供舉世人之欣賞，應廓然毋存國界之見。但從我國自身觀之，倘以此項美術品，易得科學上或工藝上之利器以歸，則吾人當可自解；而今之源源輸入中國者，鴉片與毒藥而已。嗚呼！此誠有心人所太息不置者也！

展覽會期中，法報評之者綦衆。予覽萬象報及新歐報之所言，為較有意義，因節要迻譯如左，以見歐人對於玉器之見解，並補吾文之不足。

## 萬象報（Journal Universal）

盛流西展覽會，頗受世人歡迎，為其有古玉及今玉也。今者在五百年以內，形式及彩色尤美。古者在耶穌降生二千年以前及第二三世紀，於研究上極有價值。

吾研究中國玉器，乃近十五年間事，由 Berthold Laufer 根據中國考古家吳大澂之說，介紹來法。芝加哥博物院藏有中國玉器甚富，即係 Laufer 所搜集。但斯地去歐甚遠，倫敦柏林又無同類博物院足資考證，不免仍屬理論耳。今幸缺憾已能彌補。法人 Giesler 潛心考古，聚集歐人所不注意之中國玉器，並發表其研究之結果於考古雜誌。不過得觀其家中所藏者，僅限於少數之人，渠以為此種莊嚴的美術品，絕難使普通人發生興味。今盛流西陳列 Giesler 所藏，凡一百五十件之多，彼覩觀者之衆，當已知初料之出於錯誤也。

盧芹齋所藏，加入此展覽會，益覺生色不少。盧氏所藏之大部份，係喪事所用玉器，形色多類動物，在耶穌降生以前之古塚中掘出，曾經 Paul Pelliot 鑒定。

英人 Eumorfopoulos，為有名之中國玉器收藏家，其目錄正在印刷。Eumorfopoulos 所藏，有玉有石，今得最佳之一部份迻來陳列。德國遠東博物院，亦迻來一櫥。巴黎有名收藏家，如 David Weill, Culty, Larcade, Michon, Jeau Sauphar 等，亦迻來不少。

關於喪事所用之玉器，有二種價值：一可見製作之精巧，一可見中國人最初之信仰。無一地方，無一時代，美術與精神之相聚合有如此者。吾儕西方人，在美術品上，只見嗜好的發達；而中國人最初絕對無之，當時

僅表現一種印象而已。此種禮節上的玉，又可見中國古人之宇宙觀。如璧代表天，琮代表地，及四方高者爲天，低者爲地，中爲空間，地載空間之一部份，再加以相稱之禮飾，而宇宙之和洽卽發生。

代表抽象的原理最高貴而最純粹者爲玉。如璧之天，琮之地，其初皆樸而不華。久之乃漸加修飾，如天漸有雲彩，旋又有眞實動物狀之龍。其後龍且成爲主要物，竟有一玉而僅雕一龍形者。在此時期，玉雖形圓而中有孔，但已失古代精神。玉工不知其代表天，故只刻一龍形而已。

此單簡之譬喩，可知中國美術變遷之大概。而重自玉器上言之，由純粹理想的修飾，變爲實物的修飾。故玉工開始刻動物形式以後，已失去禮節上之精神，由教化的地方，走入美術的範圍。如表示秋天與西方之白虎，表示春天與東方之靑龍。於是陵寢上逐有玉石動物，如鹿魚鳥以及龜兎之類。但此類仍極莊嚴。不久又有改變，蓋美術家好用其個人發明及渠之興味，惟新奇是務，而社會亦實有此同一趨向也。

此展覽會之所以受人歡迎，爲形式及彩色之盡量發揮。如若干不可思議之動物及夢想之花卉，覩之若入仙境。其距璧天琮地之時過遠，今以飛鳥代天，以生物代地。又以前彩色，限於禮節以內，今則可以隨意，從溫和的乳白色至熱烈的火紅色皆有之。而紫晶如入夢，紅瑪瑙如發怒，水晶如吐焰，及半透明瑪瑙之矜驕，白玉之溫柔，碧玉之閒適，美術家欲從發光及顯色上發揮其天才，其機會無有佳於此者。凡觀此種出品者，卽油然而想及東方故事。不過 Aladin 之燈，尙不及此等玉器之明耳。

## 新歐報（L'Europe Nouvelle）

曩者歐人僅知中國玉器有收藏之價值而已。今觀盛流西之展覽，卽可明玉有古今之分。蓋此二種美術品，其形式作用精神與興味皆逈異，其所用之原料則一也。

大概幾何形式之古玉，在充分表示最高尙最純粹之理想，而不措意於無關重要之繁文縟節。如璧形圓，琮形方，一代表天，一代表地，其形式上並無寫實現象。又如虎鶴魚鳥之類，此皆古代生物，亦僅表示抽象的方向，並不以酷肖實物爲能事。

去古愈遠，則宗教意味愈少。漢以後，漸重裝飾美術，寫實過於想像，遂至以方法爲目的。由斯美術家益無神祕之見解，惟模擬可以消滅之形式，而忘卻超然之性質，於是美術遂日趨退化。

夫古玉最可奇特之一端，爲禮節上之重要。祭祀朝覲婚嫁喪葬，幾無不用之。其原料形式顏色裝飾，在本身上均非目的，另有一種假定的需要。有時且代表某一品級，某一方向，某一時節。而最宜注意者，爲以玉喩人之德性。

此種用品之起原，與埃及寓意字形，同爲象徵的。或者中國美術之產生，以及所有美術之產生，乃從肉體之細微觀察，而成立理想的方式。可知美術與文字二者皆始於模擬。

今玉重在裝飾，無待細論。其最顯明者，惟在引人注目於瓶上加刻之

花卉與人物，而瓶反藉此以增多其價值。此於歐洲十八世紀之裝飾品，藝有影響，但不似古玉樸而無文，有本身上之價值也。

吾願盛流西之展覽，能使人知分別自然形式及表現一種精神之高尙美術，與令人愛而不令人感動之裝飾美術。中國人有此分別，故崇拜高尙之人格，過於美術之繪畫。

## 英語綴字法改良運動

徵知

世界人類之交涉愈繁，公用的世界語亦愈感必要。英國人及美國人自以爲英語的語法簡單，堪用作世界語；其實英語用作談話，雖還簡易，可是牠的綴字法，十分麻煩，究竟沒有作世界語的希望。所以近來英美人頗多主張，改良英語的綴字法。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尤爲致力，雖未成功，而繼起謀改良者頗多。據最近紐約時報所載，某教育家發表他調查英語的代表語十萬句的結果，說照現在綴字法，由六個文字所成的語句，必有一字不發音而成爲無用之文字。平均百語只有三百六十五音，而用文字寫出來，卻須四百三十六字。今日美國新聞雜誌書籍等的印刷費總計約爲二十萬萬元，謄寫費也不比印刷爲少。若能把此等無用的文字廢去，則印刷費可省去六萬萬元。美國人只占世界英語國民的十分之七，所以全體統計，印刷費可省八萬五千萬元。

照現在綴字法，小學教育非常困難，如加改良，則小學校初期四年的學期，可以減縮一年半。而現在美國的小學教育費總計爲十二萬五千萬元，若學期短縮一年半，則經費亦可節省二萬二千萬元。設令兒童利用此短縮時間於他種事業，至少可有十萬萬元的價值。照此說來，英語能否爲世界語，且置不論，由經濟上說，也非改良不可了。



# 美國電視試驗之成功

沈嘉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下午，美國霍佛氏（Herbert Hoover）在華盛頓演說，而聽衆却是在紐約，他們非但可以聽見他的高明演說，同時還可以看見他活動的面貌。這豈不是創造了「順風耳」又有「千里眼」的成功麼？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裏的貝爾（Bell）實驗室，發明這種電視的儀器，今年四月七日第一次公開試驗，竟然成功，將華盛頓與紐約間二百多哩的距離，完全打破，使人類逐漸接近，減少許多因距離而發生的隔膜，這是科學研究的供獻，征服自然的成績，在人類文化史中，誠有莫大的光榮！

這副電視儀器，把霍佛氏的面相，從華盛頓傳到紐約，所需的時間，祇有一秒鐘的十八分之一。當他說話的時候，他面上的神氣，完全映在紐約方面的幕上，如同活動的電影一樣。

他的面相映在小的幕上很清楚，要是把幕放大了，就糊塗，不過還是容易認識他。要是把他放大到如同普通電影片子那樣大，面上各小部分就完全不能辨，所以要電視同電影那樣可供娛樂，在目前還是談不到。

有時候霍佛氏的面貌，模糊不清。當他俯首讀他的論文，將電話接收器舉起來的時候，他面孔的下半部，因此就遮住了。等到他面部移動一下子，他的面狀，又顯得很清楚。當他演說將完的時候，他面孔側在一面，於是各部分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霍佛演說之後，副主任卡笛氏（Carty）以及其他實驗室中的人，在華盛頓繼續對紐約的聽衆談話。在紐約方面說話的人，可以看到華盛頓方面的人，近在他們面前的幕上，他們如同面談一樣的。

這次華盛頓與紐約間所做的試驗，是用電線傳達的，但是用無線電來作試驗，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納爾遜氏（E. L. Nelson）在輝柏內（Whippany）與紐約間

用無線電話來做電視的試驗，他的面貌也顯得很清楚的。當時有班演劇的人，也來做個試驗，他們的清歌妙舞，都能傳到紐約的觀衆面前去，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戲劇能夠從空中傳達給遠方的人觀賞。豈不是比平常的啞子電影更為可觀了麼？將來的電視發展起來，在商業上或者也可利用他做一種公共的娛樂品了。

當卡笛氏實驗電視的時候，他舉起了傳電機，弧光燈就照着他的面孔，所有的光圈，都對着他的臉上運轉，因為運轉得非常快，他的臉就好像在藍色的光線中冲洗。經過了一種複雜的手續，這種光線就將他的面部，刻成極細的方格。每方格的形狀，就從華盛頓傳到紐約，如同電報的記號一樣。因為傳達的速度極快，各方格就在紐約的幕上集合起來，好像一種剪嵌的細工。每方格明暗的程度是不同的。因為明暗程度不同，就可以顯出面部上的明暗部分以及各種的動作。這種小方格，從華盛頓傳出去的速度，每秒鐘可有四萬五千方格，所以等到面部上全數的方格傳了，祇需一秒鐘的十八分之一，大約二千五百方格（或稱單位，）就可以集成一個面相了。

貝爾公司裏的主任席福特氏（Walter S. Gifford）在紐約和華盛頓方面的卡笛氏談話略述如下：

席福特說：『您好呀！您的神色很好！當他們正在預備的時候，這裏的電力發生了小小阻礙，此刻他們請我來和您談話了。』

卡笛回答說：『我們早已統統預備好了，在這裏等候您們。霍佛先生也在這裏！』

席福特說：『您的面貌照得很好！您能夠從電線上飛來，我看您格外的漂亮了！』

卡笛答道：『這是過譽了。』

席福特說：『我想實在是一種進步！』

霍佛氏然後接上去談話。在紐約方面的人，一見他的面貌，就聽見他談話的聲音。他的演說詞，可略述如下：

『我們對於電氣傳聲早已熟悉。今天我們能夠傳達視覺，使我們得有「千里眼」的魔術，眞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了。

『人類的智慧，能把距離的阻礙，為素來不知道的一種新關係所打破了！至於將來他的用途，誰也不能預料，猶如前人的不能預料當時電報電話有現代這樣的發達。今天我們所能說的，就是創造了一種可以引人注意的能力，供給將來各種事業的應用。凡是從前各種偉大的基本的發見，到了後來，都可以應用的。

『個個學生，都已知道電報電話無線電，在戲劇方面已經開始活動，至於電視的發明，將來在電氣交通之中，一定是很重要的。

『這次電視試驗的成功，在重要科學發達之中，開一新紀元。最近重要科學的發見，在前兩月之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偉大的表演了，就是大西洋無線電話的成功。

『這種結果，不是偶然的，是由於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聯合有經

驗的，專門的科學家在一起研究；有官廳的贊助，互相合作，於是乎有進步。如同此番電視的發明，經過很多複雜的手續，要是專靠孤獨一個人的能力，恐怕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人類，對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非常的感佩，且有莫大的期望，因爲這個公司，具有遠大的眼光，願去建設，願去資助這種實驗室，而且還願供養這般用功於發明電視的人才。

「這種實驗室，曾經產生許多關於電話方面的新物件，以及其他關於學術方面的種種供獻。但是總沒有一件比這個電視的發明，更加來得感動，而且含有戲劇的意味。

「我對於未來的信仰，常常發生極大的感想。假使我們可以保證永遠的繼續，有革命的，新創的發明，去維持思想，奮興精神，供獻許多機會去努力，去應用，那末我們才可以保存一個有生命的活動的社會。」

霍佛夫人在華盛頓也試驗一下。還有六位新聞記者，在紐約作輪流試驗，與華盛頓實驗室中的人談話。紐約時報記者，與華盛頓方面的路萊恩施氏談話。路君的面相，照得很完善，就是他綣捲的黃髮，也顯得很清楚。看他好像是一位銀幕上的主角，到紐約這邊來活動談話。

從電視機器放射來的活動照相，面部上的各器官，周圍有黑線爲界，與金黃色的幕相映，格外顯得清楚了。幕上的金黃色是從 Neon 的橘色光線而來，用作顯影是很好的。

今年四月十日的電視試驗，祇有紐約方面的人，可以看見華盛頓方面的人，將來雙方可以同時說話，同時見面，想來不久就要試行的。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現在不問將來電視對於商業上有何價值，他們貝爾實驗室裏的人物，還是集中精神，要想法把電視的事業，在可能之中，快快的使他發展起來。他們的意思，是要明白這回事，不管將來有沒有把握。他們曾經討論將來電視到底有何用途，席福特主任說道，「這是我要讓您們去意想罷。」那天他們的副主任卡笛也說，目前的電視，比之於一九一五年第一次試驗無線電話，從華盛頓一方面到巴黎一方面到檀香山，進步得多了。從一九一五年之後，經過十一年的發展，現在無線電可以說已列入世界商業的基礎了。由此可想，電視在將來的地位，一定是很重要的。

那天試驗成功的手續，最初看來，是非常的複雜和困難，但是一步一步的進去觀察，也是極簡單的。其中最足以使我們躊躇迷惑的，就是從輝柏內到紐約空間的以太，從華盛頓到紐約中間的電線上有連續的電氣激動，是最不可思議的現象。

傳達說話，及照相，快而正確，在此次實驗中是件極大的成功。一點點的光集合起來，每秒鐘有四萬五千的速率，去造成這種能說話的影片。每點的光，都有他確當的地位，假使華盛頓方面的發電器，與紐約方面的接收器，同時起相差一秒鐘的千分之九十，就可以使各方格重叠影像也就此不清楚了。

將要開始實驗的時候，人先坐在電視儀器之前，再開弧光燈，照在試

驗者身上的光，被一凹形圓片所遮住。在圓片之中，有許多小孔，當他旋轉的時候，光線就穿過圓片邊緣上的小孔，然後照到試驗人的面上。這些光線都經過他的頭頂。第二圈的小孔，在第一圈之內，所以第二點的光線，就經過試驗人的面部。第三圈在第二圈之內，餘可類推。共有五十小孔，就有五十點的光，可以照到試者的面上。要是這個圓片的轉動慢慢的停下來，那末一點點的光，也可以看得出。在試驗的時候，光點的運轉，非常迅速。我們的目的物，好像被固定的光線所沖洗一樣。在同一時間中，決不有二點光線照在他面上的，但是這五十點的光，經過所要照的人物，每秒鐘共有十八次。

面的形狀與氣色，都能使面上所有的反射光線明暗不同，因爲反射光點明暗的不同，連電流也變成不同。對着實驗人的面部，還有三個大的光電池（photo-electric cells）從面上反射出去的光點，就照到這三個電池上。電池因感光而放射電子。放射的強弱，須視反光的強弱而定。電子的放射，不外乎就成爲電流，所以這三個電池，是用來發生電流的，常常隨着所照的人物性質而變化的。

這個電流在工作之前，除了應有的強度，還要增加 5,000,000,000,000,000 倍，然後發信到別處去。

這個電流飛遞照相，偶有小小的變更，就顯出面上的特別部分。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在於面上的各部分，都要送到適當的地位。所以調整電流，也是要緊的。

電流傳到收電器上的接觸器，內爲接觸器裝在一個小輪上，輪旋轉動的時候，接觸器也隨着轉，所以電流也忽斷忽續，共有二千五百次，每次電流接續的時候，是由於二千五百根線中之一線與電流相接之故。總共有二千五百根線，都盤繞於一圈上，那個小輪，就在此圈中旋轉的。每根電線，攝取一部分的電流，但是每秒中電流要經過十八次，所以得失相較，所差無幾，電傳的活動照相，仍舊是完全的。

每根電線帶了一些電流，傳到一小片的錫箔上，錫箔在電視幕的後面。這種錫箔，每行排列五十小片，一起有五十行，當一部分的電流——或說一部分的照相——達到了一片錫箔上，他就從錫片上跳到電線上，他跳的時候，必須經過 Neon 氣體。這種氣體，因爲有電流的經過，同時就放光，在二千五百片錫箔之前，Neon 氣體每秒鐘可有十八次的閃光，閃光的強弱，也要依照面部上特別亮或特別暗的部分而定的。這種微細的閃光，——每秒鐘有四萬五千次——就造成幕上的照相。

這次把電話與電視聯合起來所做的實驗，最初是出於預言家的幻想。這次試驗的成功，爲 Leonardo da Vinci, Roger Bacon, Jules Verne 以及其他人物所意想不到的。就是這位有大功於發明電視機器的人，在四年前也以爲這種的研究，是沒有希望的。不過一般預言家，對於電視的輿論，鼓吹得很高，在二十年前，發明電話的人貝爾博士曾經預說將來必有一天，當吾們打電話的時候，還可以同時看見對方與我們談話的人，所以有科學家繼續不斷的努力研求，才得到今日的效

果。

我人要眞眞理會最近數年來無線電界上各項重要的發明，必須考查已往的事實與經驗作爲鏡鑑。無線電話的發明，最初不過起於科學家研究光的數學問題能了。五十年前物理學家麥克司威爾氏（Maxwell）在理論上已經可以證明光是電磁在以太中游動的一種現象，他并且相信在以太中，確有此種電磁波動的，不過爲吾人肉眼所不能察見能了。因爲當時麥氏所負時望的重，所以此種理論，卽爲一般科學家所承認的。

自麥氏發表他的理論之後，雖經大衆所承認，但當時沒有人能够用事實去證明他。後數年德國赫爾玆氏（Hertz）將麥氏的理論用實驗證明了。他利用電火花的爆裂，使以太也發生波動作用。他在實驗室的一隅，架一個應和器（resonator）——接收的電道——是用金屬做的一個單線圈，兩端有球，相距很近。赫氏發見若使應和器與發動機——發信之電道——的距離相去不遠，那末發動機內的火花爆裂時，此應和器也有小火星跳過於二球的中間。由上項試驗的結果，赫氏以爲此項電氣發動機，必有動力發出，而且可以證明單線圈能感應而生電流。

僅僅這個實驗，還不能證明應和器中的電流，是由於以太的波動而產生的。因赫氏的繼續研究，遂證明凡平常波動的性質，如回向（reflection），折向（refraction），散向（diffraction）與偏向（polarization），都可用適當的方法，使他發現於放電時所生的波浪中。赫氏實驗的結果與麥氏的波動說相似，赫氏並且以爲此種電波，卽麥氏所謂的光波。赫氏試驗電磁浪結果的確證明光與電的傳布速率是相等的，所以他堅決的相信光是一種電磁現象。光與電二者，既可相證，更足以使吾們相信他們的傳導物（以太）的存在。

光浪，熱浪與電磁浪，是同一的現象。吾們感官的所以覺得不同，那是因爲他們三者的浪長各各不同的原故。光浪最小，大約自 0.000009 至 0.000081 厘米。熱浪自 0.000081 至 0.0313 厘米。電磁浪之長，則自 0.2 厘米至數哩不等。

赫爾玆氏試驗的結果，於物理學上開一新紀元；然當時物理學家對於此項實驗的發明，都不知道去利用，祇有馬可尼氏，對於此項研究，奮發進取，不遺餘力。到一八九七年他將赫氏的試驗，更加擴大，就把發信機與受信機的距離伸長到九哩半。換言之，就是發動機上火花的爆裂，能使九哩半外的受信機受到感應。然當時英國電氣工程家 Preece 氏，最初以爲半哩已是最大的距離了，而馬氏經過此項試驗之後，以爲其距離可以擴長到二十哩。無線電的進步，有如是之快，就是發明家也料不到的。馬氏經過種種的困難，於一九〇一年時從英國的 Poldhu 發出S字母的記號，傳遞到北美洲的紐芳蘭，馬氏的成功，實爲人類征服以太的開始。

馬氏在最初試驗的時候，他所用的傳送波動的方法，與赫氏相同，利

用空中的以太由電火花而激成波動。但是他的缺點，在於此種波動，很容易消滅，而且他各個波浪的長度，又不相同，所以不能利用他作為傳話之用。這種現象，可用彈琴作譬喻，假使吾人激動凡啞林上的弦線，即發出一短而尖銳的音調，此種音調，瞬息間即行消滅。假使吾們用銅絲張成一弓，則銅絲所發出的音調，即不易消滅，直到震動完了之後。上述凡啞林上所發出之音調，與馬氏早初試驗時所發出的波動，是同一情形。

發明家皆承認欲得良果，非先發生一種穩固的，均一的而又連續不斷的波浪不可。Fessender 氏，首創能够發生穩定波浪的發電機，此種發電機較之尋常所用的為複雜。Fessender 氏之功，尚不在此，因為他首先在以太中談話，在一九〇三年時，其距離祇有一哩。到一九〇六年時，兩方談話的距離可以伸長到十哩。要造一發電機，他所發的電波，既快又穩，誠非易事。普通發生交流電的發動機，不能應用於無線電話上，因為他每秒鐘所發生的電波，不過在六十至二百五十次之間。Fessender 氏所發明的發電機，雖經過多人的改良，然在現今的無線電話上，已成為廢物了，因為又有眞空管的發明，可以代替他了。

自 De Forest 氏發明眞空管之後，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始有一日千里之勢。眞空管能發出及收入連續不斷的波浪，而且能够放大無線電話的電波到數萬萬倍，眞空管的發現，實為現代電界中最大的發現。到一九一四年時，眞空管的信用很大，他又是極易管理的，所以無線電話的進步，愈加迅速了。到一九一五年時，能由華盛頓附近的Alington通話到檀香山，一方面由華盛頓到巴黎。

一九二四年無線電照相成功，當時測想電視（television）也是可能之事。因為電視與無線電傳照相，同一原理，與光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要電視的成功，非得一感光極靈敏的 Light converter 不可。Selunium（灰色粒狀的六角形結晶體比重四・八）的傳電，雖因光之強弱而更變，然經許多大發明家試驗以後，都以為 Se 的感光性太慢。

歐戰前數年，德國物理學家 Elster 及 Geitel 兩氏，用玻璃管（如普通無線電話所用者）鍍以一層極薄之鉀，則此項玻管的感光，極靈敏了。自二氏發現此項感光玻管之後，於是乎到電視的路，也打通了。經過許多改良，到一九二〇年時，Photo-electric cells 變為科學家所創造的最靈敏，最精巧的感光器了。自此發明家，對於電視的試驗，更加熱心。

光電池因感光而發出的電量甚微，貝爾公司裏的 Ives 博士，以為如其將此種電池放大，那末他的電流也當增強，所以他就造了三個極大的電池，再用電線連接起來，方能得到空前所未有的效果。

光電池雖能放大，但是也有他的限度，因為此種電池，雖能感光，但是不能如照相機那樣同時可以攝取一物的全影，他祇能光感到某物的一部分，然後更及其他一部分。猶如吾們看物的距離太近，也會有同樣

的結果，電傳照相的原理，也是起於這一點。

電照假使沒有強光照在人面上，照其他物件上，就不能放映在大的幕上。按現在試驗電視所用的光線，已經很強，覺得不很舒服。這個難點，此刻還不能解決。如故將來更精密的光電池能夠發展起來，使電照事業能夠推廣，就無須用到強光了。

Ives博士說，人類的眼與電視的組織相同，眼中有百萬多的神經纖維，能將光線的刺激，傳達到神經的中樞，很可以代替電視儀器的僅僅二千五百根的電線。

電影的好看是吾們視覺的留跡（persistence of vision）所感到的。電影使閃耀的光線連結起來，所以我們看電影中的人物，好像是活動的。電影片子實在也是靜的。電影放映的速率，每秒鐘是十八，眼中第一張的影像，沒有消滅，第二張又來，所以靜的片子，也看做是動的了。在電照中，眼睛更是受愚了。這裏不過是由於接連不斷的光點，閃來閃去罷了。每點的光，能維持他的效力在眼中，直到腦中能夠了解他們已造成的活動影像為止。

譯自美國紐約時報。

# 樹木的伸縮

幼雄

考內奇研究所的麥克杜格爾發明了一種樹木計，用以測定樹木的生長及其特質。照他從一九一八年以來測驗松樹的結果，知道樹木有下列的一種伸縮。

大凡各種樹木，在初期數年，牠的直徑與周圍擴張甚速；但年齡漸多，伸張漸慢，大約每年不過一吋的十分之一。若二三百年的老樹，則一年更伸不到一吋的二十五分之一了。

此外，一切樹木的直徑，又每日有伸縮。大概由朝至暮，樹榦縮小，由暮至晨，復伸而回復常態。這個伸縮之差，以樹而異，小樹約為直徑的一千二百五十分之一，大樹約及二百分之一。而他的伸縮原因，由於葉之發散作用。水液經由樹木的導管而上昇，上昇力強時，樹榦收縮，反之樹幹膨脹。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新語林


△阿那斯加漁工記……溫崇信

△羅馬尼亞皇太子之戀……幼雄

△就美國人研究所得的所謂平均數人……愛農

△馬達加斯加人的諺語……文宙

△意大利文壇近狀……遂初

△「哭」之研究……遂初

# 阿那斯加漁工記

溫崇信

前年五月，我不告父母私自脫逃來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求學。美國生活程度很高，不到兩個月，我帶來的美金六十元，就完全告罄。旣要讀書又要吃飯，不得已到飯館洗碗。半年後，經朋友介紹到女學生寄宿舍當聽差，每日工作七小時，除房飯外，每月得工資美金二十元。去年春季，同幾個朋友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中國飯館。經理，廚房，堂倌，皆由我們自己負責。每天除學校功課外，平均做工十一小時。因爲要預備功課，所以每夜直至三點鐘纔睡。滿以爲這個飯館生涯，可以幫助我們賺幾個錢讀書。那知道我們這幾位阿木林，不懂做生意的方法，不到兩個月，就把本錢虧了十之六七。一年來辛苦拿血汗換來的工錢，皆被我送掉，經濟立形奇窘。書仍舊是要讀的，飯仍舊是要吃的，失敗是過去的事情，不須懊惱，且懊惱無益。處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要着，就是應付環境，想出方法來吃飯讀書。

西雅圖中國領事阮君，於辦公之暇，替美國商人包辦阿那斯加漁廠多處，每年暑假，需華工約數百人。我和我們飯店裏幾個失敗的朋友，遂到阮君處投效。阮君慨然應允，言明做工兩個半月，每月工錢八十元。於是我們的窮途末路，頓現一線生機，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阿那斯加爲美國最大之屬地，面積五十九萬方哩，一八六七年，俄羅斯以七百二十萬元美金之代價，賣給美國。該處小島頗多，以漁業，野獸，森林，金，煤，鉛礦著名。截至一九一六年止，漁業出產，共計美金二萬萬六千萬元；金礦出產，共計美金二萬萬六千八十五萬八千九百四十三元；其他如森林，煤，銅礦等出產，尚不在內。該地之重要，於此可見。

六月二十二日，我們乘阿那斯加輪船出發。三等艙中人數很多，皆是到各荒島做漁工的，其中以菲人佔大多數，其次則爲華人日人。白人坐三等艙的頗少，他們在漁廠位置較高的，皆在頭等艙享福。我們不知道船上的規矩，就在白人旁邊，找了幾個舖位坐下。正在要打開行李休息，一個雄糾糾虎抖抖的美國茶房，怒不可遏的跑來問我們道，"Are you Chinamen? Why you stay here without my permission? Here is for white men, not for you. You should move to that corner." 我們聽了這番教訓，以後纔知道船上也要分種族異別的唉。！這個地方，不是和他爭辯的地方；這個時候，更不是和他爭辯的時候。我們只好把行李搬到那裏面一只角上，和我們那些老同胞同住。床寬不滿兩尺，是用布做的。上下共分四層，睡在頭一層的人的屁股差不多就要壓在睡在第二層的人的身上。牀旁邊的甬道，只彀一個人行走。如果你經過甬道時，走的稍爲慢些，那茶房大人，就要破口大罵。

我們的飯廳，就在貨艙底下。因爲我們三等艙的乘客，有二百人之多，所以吃飯要分好幾次。菲律賓的朋友爭先恐後，脚步最快。第一次，

第二次，差不多我們以謙讓爲懷的華人就沒有份兒。美國素以衞生著名，但是三等艙的飯廳，大概沒有講衞生的必要。本來衞生兩字，是爲富人貴人的，窮人不過是一隻狗，給你飯吃，已經是大慈大悲，還講什麽衞生？等到我們第三次第四次去吃的時候，菜和咖啡全是冷的；豬肉全是紅而帶血的；咖啡的杯子，從未洗過；別人吃剩的糖渣，還在杯裏。我還記得有一位朋友做了幾句歪詩，寫此情景，說道：

『牀寬尺半何嫌窄？胸闊無垠與自長！豬肉鮮紅權果腹，咖啡冰冷不須糖。』

我們吃飯的時候，必定要吃得很快，否則，那位茶房大人又要來駡："You Chinamen! Great eaters! Make it suppy! You want me to wait all the time!" 唉！吃飯也要受人干涉！一個茶房，尚且凶狠如此！回想我們華人待外僑之禮貌，和那一般外國資本家，在上海欺負工人的情形，不覺愴然而淚下！

沿途天氣奇冷，風景絕佳，有顯明如鏡的冰山，有潔白如銀的雪嶺，有碩大無朋的鯨魚，有千奇百怪的海鳥。船開了十二天，纔開到我們的工廠 Sawmill Bay。上岸的時候，正值急風暴雨，衣服盡濕。船上照例早晨六點鐘早餐，這一天因爲船七點鐘到岸，於是取消我們早餐的權利。到了工廠，早餐業已開過。廚夫老同胞，聲色俱厲的說我們到得太遲，罪由自取。我們也只好忍氣吞聲，大家把褲帶緊了一緊。



美國的貓把薩苛范士庭兩個老鼠抓住，假慈悲的說：「你看中國人眞野蠻，殺人是不眨眼的。我殺人，至少要捉弄牠幾年才殺。」

古人說：「畫餅可以充飢，」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連畫餅的力氣也沒有了！

爲使讀者明瞭起見，我願將這個工廠的內容，約略分類的說一說：

（一）工廠位置　阿那斯加漁廠，大多數設於荒島之上，既無店鋪，更無住家。除工廠外，只有高山流水，海鳥野獸，及各種漁類，蛤蚌螃蟹。除一百多名工人外，絕無人煙。

（二）工作分類　該工廠共分捉魚部，洗魚部，切魚部，製罐部，蒸魚部，裝箱部，釘箱部，運輸部，機器部等。捉魚部多係挪威瑞典男工，身材高大，體格堅強。魚多的時候，每夜皆要做夜工。他們拿捉魚的多少，定工資的高下。身體稍爲輭弱的，決不能做。其他各部，除洗魚最苦外，皆差不多。

（三）工作手續　先由捉魚部出外捉魚，用魚船裝回，用機器運到廠內。第二天用機器將魚斬頭去尾，剖肚挖腸，然後用機器送到洗魚部。洗魚部用冷水洗淨，再由切魚部將魚切成小塊，由製罐部加鹽，將魚塊放入罐內，送至

蒸魚部，用開水蒸熟。由運輸部送至裝箱部。裝箱部再用機器將罐黏上花紙，裝進木箱。由釘箱部釘上釘子。然後再由運輸部運至貨房。至於機械部，則完全管理電燈，自來水，及修理機器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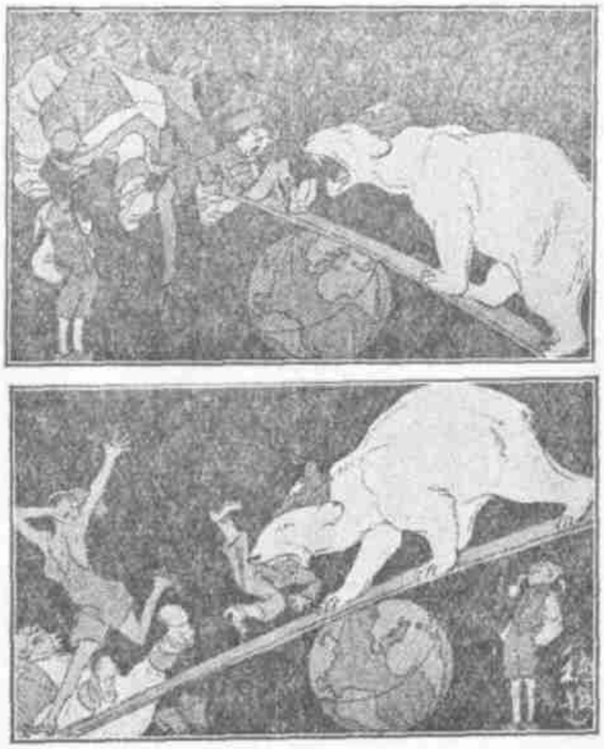
（四）工作時間　照例每星期工作六日。每日上午六時起，十二時止；下午一時起，六時止。但阿那斯加魚頭多，斷非這規定時間，所可做完。所以禮拜日固須做工；每天工作時間，也改為上午五時半起，十二時止，下午十二時半起，六時止，晚間六時半起，十一時止。凡在規定時間之外的工作，每小時得工資二角。

（五）寢室　華人，菲人，將近百名，只有一間和馬房一樣的大寢室。窗戶固少，抽煙吐痰的又多，所以空氣惡劣，令人作嘔，牀皆板製，上下兩層。

（六）吃飯　每天吃三餐飯：早五時或五時半，午間十二時，晚間六時。禮拜日如不開工，則僅吃兩餐。餐時，每桌八人。菜僅兩樣：一樣是細粉燒肉，一樣是鹹魚或豆腐乳。豬大概七八天殺一次，殺了之後，就擱在工頭牀底下，要吃的時候，拖出來割一塊。所以吃到四五天之後，就覺得臭的不能入口。

（七）職員　工廠內，共設中美菲工頭各一人，中美菲書記各一人，中美廚夫各一人。黃白種人分食。菲工頭在華工頭統制之下，華工頭又轉仰美國工頭的鼻息。

俄國熊之軒輊戲



（八）浴室廁所　廁所在飯廳旁邊，完全中國鄉村式，蛆爬滿地，臭味難聞。浴室則木棚一間，內設圓桶一個，沐浴的人跳進圓桶。可是這太不方便，所以工人多半不用圓桶，大家脫了掛褲，面對面的痛洗。

我敍述的太嚕囌了，姑且言歸正傳。我們這一天飽餐了午飯以後，工頭張某分派我們到各部做工。我因為身體矮小，蒙工頭皇恩浩蕩，派我到裝箱部做工。同事的皆是白人菲人。他們欺負我矮小，預料我無能，叫我站在機器底下頭一個位置。這個位置，在裝箱部比較算最忙，稍一不慎，就要出醜。機器來得快，罐頭來得多，每次拿四罐，每箱裝四十八罐，裝好以後，又要把這五十磅重的箱子，搬到釘箱部。我頭兩天，忙得個手舞足蹈，不是機器壓了手，就是罐子打了腳。那些白人菲人，皆笑我無能，工頭也罵我飯桶，氣得我渾身發抖，羞得我滿臉通紅。但過了幾天，漸漸的進步了。兩分鐘可以裝三箱，每天可以裝到一千箱以上，白人菲人，皆趕我不及，工頭大加誇獎。這個時候，我如同得了什麼大綬寶光嘉禾章一樣，覺得十分得意，十分榮幸。其實我仍舊是窮人，仍舊是一隻狗，不過主人看我守夜勤謹，

說一聲"You are wonderful! My doggie!"罷了！

　過了一個月的光景，老板洋大人到了，華其服，高其鼻，鑠亮其鞋，雪茄其煙，夾鼻其眼鏡，鑽石其戒指，挺胸凸肚，皺着眉頭，到我們這兒來調查。我們因為老板來了，心驚肉跳，於是工做得更快，兩小時的工一小時已經做完。我們以為他老人家至少要誇讚我們幾句。那知道一不留心機器裏的罐子，把我手指壓了一下；我又氣又痛，把這個可惡的罐子，摔到一個空箱裏面。老板張大了眼睛，用他的手指着我說："Say! You shouldn't do that! You dare to spoil my can!" 我說："Beg your pordon, Sir! But you know, it hurt my finger." 他於是大發雷霆的罵我道："You small Chinaman! Hurt your finger! I don't Care. You musmusn't spoil my can anyway." 唉！一小時苦工，討資本家歡心的結果！

德國的再興



光明方面與黑暗方面

　過了幾天，張工頭說我的工作太苦，調我到運輸部去做工。我的工作，是在二層樓上堆箱子。樓底下就是蒸魚的氣鍋，樓上煙霧迷離，對面看不見人，熱度總在百度左右，襯衫脫光了，還是汗流如注，氣都喘不過來。做了五天，我對工頭，請求辭去新差，調回本職。

　按照漁廠的規矩，例外工作是強迫性質，無論何人，必須做的。午飯晚飯後，工頭拿竹鞭子到寢室來趕，我們也就像豬狗一樣，迫於鞭威而去。聽說現在已經改良得多了。十年前，做夜工的時候，工頭常用冷水灌進工人的被窩，叫你做到天亮也得做。現在我們做到天亮，偶然也是有的，但是冷水被窩的刑罰，已經蒙皇恩赦免。

　工作重，肚子餓，非三四碗不飽，這是當然的結果。可是菲人肚子又大，吃得又快，用筷子還嫌太慢，很多菲人愛用手抓，吃飽了不算，還要偷些帶到房間裏去。我們如果吃得太慢，飯老早就沒有了。所幸吃飯時間太短，雖說是十二點放工，十二點半上工，但是工頭常常十二點十分纔放號筒，讓我們吃飯十二點二十五分，就拿神鞭來趕我們了。晚飯也是這樣。就是不怕菲人嘴快手快，看工頭那副嘴臉，那根神鞭，也只好用百碼衝鋒的精神，將白飯，臭肉，鹹魚，豆腐乳，吞下去了！

　房間裏人數既多，牀鋪又壞，十幾個鐘頭的苦工以後，腰酸背痛，也應該安安穩穩地睡覺了。但是菲島的英雄，還要叮叮噹噹的大奏其音樂，直着嗓子，大唱其洋歌。我們貴國的老同胞，還要邀同菲人，秉燭夜遊，賭什麼紙牌，撲克。

於是我們臥榻之旁，整夜的暗聲笑聲吐痰聲，相罵聲，繼續不斷。至於那水煙，旱煙，紙煙，鴉片煙的害霧全變成養氣，送到我們的肺管裏。

處這種情形之下，照理應當提出抗議了，但是事實上絕對的不可能。我們如果稍有表示不滿意，那麼老同胞，就要罵我們『吊那媽』菲島英雄，就要用拳頭手鎗，和我們週旋。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同伴某君，因為同菲島英雄搶菜，幾乎打得一個落花流水。靠我們附近的一個荒島上的漁廠裏，一個華人因為很小的原故，竟由菲島英雄，明正刑典，執行鎗斃。

禮拜日不開工的時候，我們唯一的消遣，就是遊船，但是機會也不多，因為菲人要搶。有一次我們已經坐上了船，竟被菲人搶去。唉！他們人多，我們人少；他們有手鎗，我們是徒手。我們非好為甘地，但是處這種情形之下，除採用無抵抗主義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漁廠裏最不公平的就是黃人和白人的待遇。我們的吃住，和豬狗一樣，他們住的是小房間，吃的是新鮮牛肉，牛油，菜蔬，水菓。他們每人每天餐費一元，我們每人每天僅二角五分。他們的廁所，乾淨得很，可是不許我們進去。

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兩個月。張工頭因為本廠的魚已不多，阮領事又寫信來說另外一個漁廠叫 Ugauie Bay 的找人幫忙，他特地做了一個很大的人情，給我們六個學生兩個半月的工錢，並且介紹我們到 Ugauie Bay 去。我們於是接受了張工頭的諭旨，拜謝了他老人家的高恩，坐於小輪船，走了三天，到那新工廠。到的時候正在深夜，天氣奇冷，電燈全熄，所幸月光還亮，我們好容易摸到工頭的辦公室，驚醒他的好夢，聲明來意。他說：『夜深了，此地沒有牀睡，你們到船上去睡，明天早上來上工。』我們於是又回到船上。船上的洋大人，又攆我們下去，理由是船已到岸，船上不許再睡。我們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六個人不覺面對面的，抽了一口冷氣！只好各人找了一塊大石頭躺下，以青松為枕，以明月為燈，正在含淚睡着的時候，忽然聽見一聲狂叫："Say! Boys! get up and go to work!" 我們嚇了一跳。原來是工廠裏的洋書記，因為廠裏的工人全睡覺了，特地來叫我們去推魚箱上船的。我們因為五角錢一點鐘的代價，立時興高采烈的答應他，拿起車子就推。每箱五十磅，每車五箱，共總就是二百五十磅。我的同伴，身材高大，會用巧力。我矮小了一點，也不能討巧。頭兩個鐘頭，還可以勉力支持，到了第三個鐘頭，實在不行了，臉色蒼白，目眩頭昏，我於是向洋書記求饒。洋書記大怒，並且責備我既答應於先，就不應翻悔於後，如此懶惰，工廠的紀律何存？我受了一頓臭罵，只好垂頭喪氣，再去推車，一直推到天亮，纔算完事。進款雖有三元六角，但是人已經不像個人了。中國工頭特別開恩，允許我們睡覺半天，下午派我們做洗魚工作。我們早知道洗魚是很苦的，但是漁廠的工頭，向來令出必從，他說的話，就是法律，也只好去做。每天下工的時候，渾身冰冷，四肢麻木。所幸不到半月，工廠停工，我們也就大唱其凱旋歌，帶了我們的戰勝品美金二百七十四元回西雅圖。

回埠後，擔任兩家中國報館編輯事務，進款

增加，讀書安心了許多。可是現在黨務糾紛，寄身海外，眞相不明，實不敢以糊塗的眼光，做糊塗的文章，以自昧良心，只好退讓賢路，恢復我窮光蛋的生涯。明年暑假，或再去阿那斯加一次。

我做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誇耀我自己能殼吃苦。不能吃苦的，不是青年，尤其不配做今日中國的青年。美國固然不是留學最適宜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凡是願意來美國的青年，決心想吃苦的，儘不妨來嘗試一下。但是來了以後，務須用澈底的功夫，研究學識，和調查美國各機關的組織，千萬不要同現在一部份的留美學生同化。我對於現在一部份留美學生，尤其是官費的，實在抱無限的悲觀。他們專學美國的皮毛，以會跳舞為榮，以不會開汽車，不會吊膀子為恥。我們中國人處處受人壓迫，處處受人欺侮，如果再不發憤圖強，難道是眞的想做奴隸嗎？

唉！環顧國內外之現狀，令我欲哭無淚！

# 羅馬尼亞皇太子之戀

幼雄

正在歐洲大戰十分酣熱的時候，羅馬尼亞全國被麥根勤軍隊所蹂躪。皇室，政府避難北遷，往南俄的阿台薩市。皇太子嘉洛爾一倂同行。在那裏卻遇有一個似花如玉的少女名叫蘭普麗娜的，竟成為皇太子戀愛之所鍾。

戰事終了，太子亦返國都布加萊斯德，但是不能忘情於蘭普麗娜。蘭普麗娜既沒地位，又無財產，完全是一個平民之女，太子竟不顧一切，召之入宮，無晝無夜，共渡他們甜蜜的生活。

這件事情為父王與母后得悉，當然是不願意的，皇后瑪利亞日夜憂慮，思欲分離兩人，幷對太子諄諄勸戒。可是太子戀愛正濃，怎忍離別，所以對於皇后的勸告，竟若馬耳東風，一概置之不理。皇后無奈，只得另易他法，乃召蘭普麗娜，懇切訓諭，叫她不要再戀太子。那知少女只有一句答詞說：『此生此世，要我忘情殿下，是不能的了。』

皇太子嘉洛爾與蘭普麗娜是由戀愛而結成戀愛之果了。羅王斐狄南更為焦灼，乃降大命，以皇太子為使臣，出使日本，奉贈羅國最高勳章於日本天皇。羅皇的意思，一來以此聯絡兩國的感情，二來使嘉洛爾漫遊異國，或者可使其對於蘭普麗娜的愛情漸次淡忘。太子受命以後，暗自悲傷，以為若果奉命而行，則與蘭普麗娜或者竟成永別，亦未可知；欲待不行，卻又父命難違，左思右想，無法擺脫，繼又私自忖度：『與其生離，不如死別。』遂決計以手鎗自殺。準對頭腦，正在扳機，突為侍者發見，急忙上前，抑下其手，只聞砰然一聲，彈已發出，幸鎗口已被抑下，彈止射傷脚部，但亦險矣。

嘉洛爾太子富有詩人情緒，平民色彩，又充滿武士的氣概，在大戰中轉戰各地，頗著勇名。但他性質又甚執拗，無論何事，不許他人制肘，這實是他一往情深，戀念蘭普麗娜的原因。後來太子終於不得已於大正九年六月東游日本，直至七月十五日始行返國。在太子自以為

已與蘭普覺娜結婚了，那知朝廷方面卻始終認定兩人的結婚爲違法，趁着太子出遊的當兒，迫着蘭普麗娜帶領兒子出走巴黎。一面又替太子聘定希臘廢王康士坦丁的女兒海倫爲妃，待太子歸朝，卽舉行婚禮，生有一子，那就是現在羅皇駕崩後卽位的六齡幼主米恰爾了。

可是事情雖這般做作，太子卻終與海倫說合不來。這大概是性情趣味不相融洽之故。所以不久，太子又愛上了一個女子，名叫魯倍斯克的。關於這女子的身分，除她自己以外，沒有人知道。據說是羅馬尼亞士官的妻子，已與前夫離婚了的。他倆發生了戀愛關係以後，卽至意大利威尼斯住了一回，才又轉到巴黎。魯倍斯克自己著有告白錄，記他們出走的經過很詳。說他們最初寓居巴黎的時候，生活極苦，一個使女也用不起，凡洒掃庭戶，洗滌器具的瑣事，都是二人親自幹的。羅皇斐狄南以太子墮落至此，無可挽回，乃於前一年年底宣言廢嘉洛爾太子，同時剝奪其皇族的一切待遇。並決定以皇孫米恰爾爲皇儲。（據羅國政府說，嘉洛爾太子自己也宣稱願意放棄皇位；可是照魯倍斯克的告白錄，則說太子是被迫宣言放棄的。）

大戰結果，羅馬尼亞得由奧匈及俄國併吞很大的領土，一躍而爲大帝國，今國國土之大，竟凌駕意大利之上。不過此併合的新領土中，住的是異種民族，這種民族，在政治上，比羅馬尼亞人進步不少。且抱着極端的民主思想。他們脫離了奧匈國及俄國的束縛，與羅馬尼亞合併，固然深爲榮幸。但是他們所希望的，不是領土的合併，換一個支配者就算，他們是希望與羅馬尼亞結合而獲得自治。可是他們的要求，終於不被允許。於是又對羅馬尼亞發生反抗運動。此種運動在德蘭斯色爾伐尼亞最爲顯著。他們對於皇太子嘉洛爾，很有感情，把他看作他們的國王。同時嘉洛爾對於這個地方也深感趣味。這也有別的原因，就因爲嘉洛爾是個抱自由思想者，對於本國的政治，有非常的反感，他對於外來民族，很能理解，而且同情罷了。德蘭色爾斯伐尼亞的國民黨也同情於太子的戀愛事件，以爲把太子與其戀人分拆開來，就是侵犯太子的自由，曾向羅皇調停過。

太子不滿於羅馬尼亞的現狀，尙有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現任首相卜蘭的諸勢燄太足，行爲專制。卜蘭的諸爲羅國最保守的自由黨的首領。且係國內無雙的富翁。他濫用首相的權力，經營許多的事業，把國內第一的羅馬尼亞銀行，置於自由黨勢力之下，利用之於自己及其一派的事業。所以他的勢力確是非常偉大。不但如此，他的勢力，又侵入皇室，非常堅固。因爲卜蘭的諸的先祖，曾由荷漢索倫西格麥林根皇家迎立羅馬尼亞的祖帝嘉洛爾一世，是開國元勳；又勸皇室投資於有利自己的利益，加以皇太后瑪里亞非常信任巴爾夫斯的爾倍公，而巴爾夫斯的爾倍又是他的妹壻。因此卜蘭的諸以皇室爲背景，在羅馬尼亞經濟上有極大的勢力，羅國政權幾乎不脫他的掌握。國民對他的反感，也因此增高。照一九二三年憲法的規定，卜蘭的諸首相任期終滿時，應

以埃衛萊斯克將軍繼任，羅皇因卜氏不滿於人望，雖也曾囑託埃衛萊斯克組閣，但未幾，埃氏失足，卜氏又登台了。

太子嘉洛爾對於卜蘭的諾，抱有深切的反感，故當他出走國外時，曾經苦諫，說陛下對卜蘭的諾過度的信任，終非國家之福，而母后對斯的爾倍逾分的寵愛，更非道德所許，有失國母體面。而羅皇不能聽從。今羅皇駕崩，皇太后瑪利亞與卜蘭的諾所指定之三人共同攝政，擁護六齡的幼主，維持他們的徒黨政治。從此嘉洛爾母子間的對抗將更形激烈了。

皇太后瑪利亞係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孫女，以美貌聞名，被稱爲歐洲最美麗的皇后。又具有藝術的氣質，藏有中國玉器甚多。本年在巴黎開展覽會。前年曾替美國基內馬公司代撰劇本，去年遊美亦大出風頭。她在巴黎又有過一回逸事。即三四年前，瑪利亞往游巴黎，某夜突然失其所在，隨從人員四處尋找，直至夜更已深，始見皇后與皇子尼古拉斯共歸肅可利旅館。但是不好啓口問詢，只聽皇后對皇子說道：「今夜的影戲中，那個很出色的美國明星，叫甚名字？」尼古拉斯答道：「那就是湯姆密克斯！」人們才知皇后是在看影戲呀。

瑪利亞皇后，一面是極平民的，但因爲出自很保守的英國皇室，所以同嘉洛爾的思想，無論如何，不會融洽。而且瑪利亞極端嫌惡德國，嘉洛爾卻是有親德的傾向。在外交上母子也立於反對的地位。

羅皇駕崩之時，政界似即有發生政變之兆，防的是反對派擁立嘉洛爾爲皇，幸而無事。但嘉洛爾最近發表宣言，決不放棄帝位，而在他的後面有全國青年農民及大多數的軍隊，勢力着實不少。所以此後的羅馬尼亞，縱沒有外來民族的革命運動，這個皇室問題也儘夠糾紛了。

# 就美國人研究所得的所謂平均數人

愛農

據美心理學家霍林華斯（Harry L. Hollingworth）以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發現所謂平均數上的人，（The average man）是迷信的，教育不良好的，拘於習俗的，心理的狀態相等於十四歲左右的兒童的，看去是不甚有精神的。在這個描寫中，一般人都可以在自己心理上看出類似之點。雖然所謂平均數上的人，世間並沒有存在。霍氏以類似戰時測驗之心理測驗法，搜集了許多統計與記載，因而構成一個具體的描寫。茲將紐約太晤士報所載，普路德（Pruette）氏談此項研究之文略述於下：

「從人壽保險公司，美國全國陸海軍，全國警察以及中小學校大學校中搜集了許多關於人們身體度量的材料。加以心理測驗應用日廣，所得的統計也日益增多。各公立學校及大學校，都有自定的測驗制度。大學中的入學試驗委員會，也幫

着來使一個普遍的測驗實現。

「歐戰時美國有四百萬陸軍就這個大量的人數測驗所得對於美國人的身心各方面的情形已積有不少的知識；這四百萬人中，有半數受標準測驗。有九萬三千人，用作統計的根據。這九萬三千人選取自各方面，其性質頗爲普遍，足爲全美國人口的代表。」

「霍氏即就上述材料所示之數字中，抽得平均數人的具體觀念。而塞特內(Sidney)與潑來瑞(Pressey)氏，則從個人或單個家庭之精密研究着手，這自然要比較緩慢，不過從研究的觀點上看，到比較的可以滿意。

「任何種類的目的，而對任何種類的人施以量度這樣繼續進行，十年以後，我們對於所謂平均數人的知識當更明析。」

所謂平均數人，自然只是一個抽象，是一切人朝這個方向接近着的中心點。不過霍氏等所描寫的，並不在精神一方面，乃是接近於我們一般的性情的特徵。所以普氏的文中又說：

「平均數人約在五十三歲左右身死，不管他壽有幾多長，他將消磨他三分之一的生命於睡眠之中。




俄國脫洛斯基與徐諾維夫被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擯斥。

「平均數人的身體重量約百五十磅，身高約六十七英尺，腦重約一千三百格蘭姆。世上有些人的腦重達二千格蘭姆，平均數人的腦子與之相較，未免小點了。平均數人的腦重，與這些人的腦重二者相差的程度，較大於人猿的腦重，與原始人類的腦重二者的相差。而平均數人的腦兩倍重於人猿的腦。(人猿的腦重平均爲六百格蘭姆。)

「平均數人的脈搏約每分鐘七十跳。他所能識的字，約七千五百字左右。他或者知道神經(nerve)這個字的意義，但不能知道幣制(Coinage)這個字的意義了。對於貧苦(Poverty)和痛苦(misery)二種境地，他在實際經驗上能够辨別，但不能加以解釋。他對於總統和王帝有明白分析的觀念，但對於演進和革命(Evolution and Revolution)便不能分別了。

「有算題一個，如云：鉛筆兩枝費銀五分，今有銀五十分，問可買鉛筆若干？於此問題，如與平均數人以一分時之思索，他能作正確的答案。又如云：每碼一角五分之布，則七尺之布價應爲若干？於此問題，他也能够正確作答。又如問題進而複雜，如

云：一大箱中容有小箱四隻，每小箱又容更小之箱四隻，一共有箱若干？對於這樣問題，他就答不出了。對於七個數碼的數目，他能於聽到後背念出來，如數碼增到八個，他就要遺忘一字。對於簡單的句子，他也能背誦，而較長的便茫然了。

「平均數人的學校教育只到第八年級爲止。他具有居住地的地方地理的知識，略知歷史及生理學。他對政治科學和文學的知識是沒有的。在標準的智慧測驗上，他所得的分數等於十四歲的兒童。他的智慧，不曾發展到中學程度以上。

「在職業方面他大概流入手藝工業一途。如木匠機匠等等。婚娶頗早，約有三五個小孩。他每年約賺一千金元以維持其家庭。

「他迷信很多，而不信宗教，尊重常識。與人談話，多非切要。

「對於疾病衞生等事，自有其頑固之意見。如有人與他談到天演一事，他只道達爾文說人是從猴子變來的。論到種植之事，他能依據月光之明暗而定種植之時間。對於雷電現象也有點常識的解釋，如說雷不在同一地點震擊兩次。對於宗教和政黨，他是承襲父志。大抵政黨屬民主黨者，教會屬美以美會。政黨屬共和黨者，教會屬浸禮會。他深信精神世界之存在及其與人類之交通，因此常以一二例而信受他心通之事實。他喜歡上走方醫和狡販的當。除掉他自己的職業以外，對於別的事，他不甚知道。我們要知道此輩雖鹿鹿，但卻對於下一代的人有很大的勢力呢！」

# 馬達加斯加人的諺語

文宙

世界上沒有比馬達加斯加士人更好應用諺語的民族了。在許多許多的流行的諺語中，馬達加斯加人總能從中選擇一個出來，供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的應用。如結婚的時候，人死送終的時候，或在市上爭論物價的時候，他都有應用的諺語。當一個士人受了基督教的洗禮而在教堂中禱告時，他的諺語也會汩汩而來。這些諺語中有的還從原始社會傳下來，有的關係於久經廢用的信仰和習俗。不過馬達加斯加人的諺語，與歐洲白人所用的諺語其間頗多雷同之點。

馬達加斯加人有『莫作噪啼的雌雞』的諺語，但對於浮噪的女孩子，卻沒有說些麽。『莫跌睡狗，』及『未咽口中食物以前，莫再開第二口，』這兩句諺語是常在馬達加斯加人之口的。對於流轉的石塊，馬達加斯加人不說牠不集綠苔，卻說『牠不到底不休止。』他說這句諺語的時候，大概是在懷疑於朋友的行爲時，搖頭而說的。對於危險的同伴，他就警告：『近煤壺的身必黑。』狗的嗥也許要比狗的咬更不好一點，但馬達加斯加士人對於狗嗥的諺語是說『狗嗥非表示威力乃表示恐懼』。在馬

達加斯加，愛錢不認為萬惡的根原，卻說『愛錢乃巫術的結尾。』已有了『悠逝之魚』這個諺語，馬達加斯加土人卻又說『未捉之鰻，大如汝之大腿，未見之山，猶如憂患。』歐人的所謂『團結就是力量』，在馬達加斯加則說：『混在羣衆中鱷魚便不會吃你。』或說：『一隻手指不能捉住一個虱子。』

為馬達加斯加人所特具，而在英美及歐洲各國找不到同例的，還有許多可以說。及如：『像肥皂一樣的清洗別人，但自己卻在過程中耗費掉。』『貧窮不許他舉起頭來，尊貴使他彎不下身去。』『兩邊跨着的蝙蝠，飛時算是一隻鳥，靜時算是一隻鼠。』『好像處在晚娘下的孩子一樣，要是不洗手，便要說他髒；要是洗了手，又說他多用水。』『已悔的罪孽，便成為正道，而誇說的正道，轉成為罪孽之母了。』『牛的終結便是牛排，而謊話的終結便是暴露。』

在基督教還沒有傳入馬達加斯加以前，該地土人早已有許多與基督教格言類似的東西了。如『勿謂藏身已固，上帝實常鑒臨。』惟此句諺語中的上帝與平常 God 這個觀念，略有差別。土人用的是一個本地字讀為 Andriamanitra，直譯為芳香之治者，而含義則為超自然的治者。在基督教未到以前，馬達加斯加人不禮拜 Andriamanitra，Andriamanitra 不過從該地的諺語看來，他們所付與於 Andriamanitra 的性質，頗有與基督徒的 God 觀念相合的。如說：『獲罪於人，較獲罪於上帝其罪少差。』『上帝恨罪惡。』『斧刃缺矣，人不察，樹能察之。』『其一為人所維護，則其他為上帝所維護。』歐人所說『未孵化前，莫數汝雛。』馬達加斯加人也有同義的說法：『毋如孵雛者，在上帝之前，妄自抉擇。』

十字路上的俄國熊




何去何從？

此外有許多諺語，萬不能移植於他地者：如『地球乃上帝的大老婆，她維持了生人，保衛了死者。』這乃是馬達加斯加多妻主義盛行時的話。那時做大老婆的保守着家中的財產，而時時居積增益之。又如『死者不得在禮拜四和禮拜日下葬，因為這須為生人着想。』這句諺語是因為禮拜四日和星期日，都是不幸的日子。這個迷信就在別的地方也有，因為在這兩個日子下葬，別個葬禮就會跟着來的。對於批評服御披肩的習俗，則有『上帝只給你一張平庸的臉子，無論頭上披了什麼也不能使牠美麗。』當土人遇到不被認有嫌疑的外國人的時候，他們必記着一句諺語：『簡單無知者，不為人所

歎，因上帝爲所敬畏。』又有一句，也是很有趣味的：『天黑了可點燈，水深了可駕舟，塹高了可設梯，做了惡不可醫。』

論理書中有所謂雙刀論法的，就是一句話正說反說，都屬可通。在馬達加斯加有一句格言：『海特昔寇的預料說，如果這不是一個男孩，這便是一個女孩。』這句格言合於極膚淺的雙刀論法。因爲昔時有個醫生，能察知做兩親者的需要男孩或女孩，而故意說他們將要產生與他們需要相反的一性。他這樣說法，無論如何，不會搖動了自己的地位。因爲其言而中，則做兩親的自然無話可說。其言如不中，則做兩親的，適如所願，那裏還有工夫來怨及醫生呢。

蘊藉有味的格言如：『我能擔得憂愁，我不能擔得職業的憂傷。』『一個勞苦的老婦，不爲過去的時間所感而具憐憫的同情。』『牯牛病了，水牛做醫費。』至於包含哲學意味的則有：『要被離婚的妻子，便會有許多罪惡。沒有娶妻的男孩，看去總是很好的。沒有做到丈母的女子，生活容易過點。』『高樹爲風所妒，富人爲鄰所妒。』『有田須耕時，邀人來幫忙；有魚佐餐時，朋友莫上堂。』『結婚不是一個死結，乃是一個活結。』

『願你的友誼，像口和手一樣；手痛時口去吹，口痛時手去摩。』『願君愛我勿如愛鬥，雖歡喜他，但要常常的播弄他。』『不要愛得太利害，致不能知暴雨的來時。』這很有點適合東方人『交淡如水』的趣味。

從上邊所引種種的諺語看來，我們也可約略的了解馬達加斯加人的生活的理想了。本來研究一民族的格言諺語，以及哲學的零談，都可以漸漸的了解一民族的生活。馬達加斯加人說：『憂愁如寶藏，只給好友看。』『我病未痊時，汝已離我去，病中想念汝，佔時三分二。』這是何等的深情！又如『願君之愛如密雨，悄悄地滿漲了河流。』『愛情如嫩禾，移植了仍會長大。』『生命如影亦如霧，快快的去了，一點也沒有留下。』這些都使人尋味無窮而悠然意遠的。

# 意大利文壇近狀

遂初

法西斯主義總不能看作一種文藝運動罷，但是素以眼光銳敏著聞的威爾士卻說牠的倡導者是鄧南遮（Dannungio）和馬利納地（Marinetti）。前者他稱做法西斯主義的「開山祖師」，因他在攻佔阜姆時，曾有激昂的演說，激動了許多法西斯青年，這時慕沙里尼尚不過是社會黨極左派的一個黨員。『法西斯主義並非是慕沙里尼自己創出來的，他不過曾研究，採取，和利用牠來造成他今日偉大的地位；其實這種精神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時已早經馬利納地（他做過一本未來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未來派詩裏表現出來了。』這是威爾士在紐約時報上說的話。

威爾士並未說到意國的文學，他僅僅批評法西斯主義下的意大利精神，所以我們如果

要明白意國現代文學的趨勢，我們一定要向另外的處所尋求材料，美國孟郁斯特導報駐羅馬記者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寄過一篇關於意國文學狀況的通信，從這篇通信裏，我們可知道意國近代文學的大概。

「意國出版」的統計告訴我們說戰前意國出版的書籍每年平均的數目約有一一，〇〇〇册，但在戰後每年驟跌到六，〇〇〇册的數目。國家主義者發牢騷說：『意國不應當讀這麼多的法國書呀！』在他方面，保守黨人則責備法西斯主義說：『意國可讀的書實在太少了。』這種針鋒相對的呼聲，其實都不免有一種偏見在內。我們現在且看導報記者的持平之議。他說：『在現政府下，要想發行毀詆或反對當局的政治書籍，固然是為事實所不許，但有時雖極有價值的書籍也不免要受無理的摧殘。但這種摧殘文化的罪名，我們如果單獨的加在慕沙里尼身上，也是不公道的。因為這種現象並不是自慕氏掌權後才發生的，牠的歷史比慕氏的迭克推多還要長哩。』書籍減少的真正原因有二：(一)專門家和具創造天才的知識家之劇減；(二)戰爭的結果對於現在青年發生一種不良影響。他們因為要捍衛祖國，便失卻正當學習的機會。



怕鬼的東印度資本家：『警察啊，兵隊啊，救命，救命！』

在導報記者眼光看來，奈波爾（Naples）已經代替弗勞倫斯（Florence）而成為意國文化的中心了。這是完全由於詩哲克洛斯（Benedetto Croce）被暴徒刦掠的影響，因為他不滿意於現在的政局，他的精美的藏書樓就被暴徒毀壞了。

克洛斯在意國文學界的地位，是同天上的明星一樣的光亮，就是他的衛星發出來的亮光也要比任何敵手發出的來得大。他今年的作品雖以講政治的居多，但有一篇論辯的文學題目是教育和道德，多數人認為是他今年的偉著。他對於政黨的研究興趣最濃，所以他講得也最為詳盡。他希望大家都參加政黨的工作和生活，他以為不加入政黨的人是沒有什麼用的，他自己也新近加入了意國的自由黨。不過他以為政黨的目的是在做實際

的政治工作，不是用以代表什麼派的思想的。

克氏的許多門生中，最著名的要算勒齊魯（Guido de Ruggiero）教授了。他最有價值的一部著作是歐洲自由主義史。他講歐洲的自由主義是分三部分來講：第一部講自由主義的發生和分析法英政治想思的不同。第二部講歐洲各大國的自由主義發達史。最末一部則講歐洲現在的困難和其補救方法。這本書出世後，各國學者都認為對於現代政治思想實有鉅大的貢獻。

菲雷洛（Guglielmo Ferrero）是向以歷史著名的，他的鉅著羅馬的偉大和衰亡是極為世人稱頌的。但他近年來的創作卻漸漸地傾向到描寫現實生活方面，因此有一部分人說菲氏是從歷史家走到小說家的地位了。幾個沒有政治意味的批評家說：菲氏從前是用寫歷史的方法來寫小說，現在他廢棄這種方法了，他改用寫小說的方法來寫歷史了，這是他藝術上的進步。自然他在 Le Due Veritá 一書裏，描寫古代羅馬的手段要比許多從前他的作品都要來得深刻和準確，這就是一個明證。這部書的主旨是建立在「毒藥的神秘」上面，目的是說人類心理的卑劣。他在這書裏描寫各色各種的人類，其中倒有大半都是存心不良的，他們為達到自私的目的，不惜犧牲一切的正義，而他們的結果又是成功的居多數。或者在菲氏的理想「法律的眞理」是應當高出於「神道的眞理」。這件故事的本身或者有人要嫌牠繁複，但他那描寫各種人物的手段確是和 Ben Johnson 或莫利哀有同樣的美妙。這本書確是一種眞正的成功，雖偉大如菲雷洛也很足以自傲的。

關於詩壇的消息是特別的靜寂。差不多除掉鄧南遮和貝尼里（Sem Benelli）二詩人的名字外，我們再不知道有什麼比較著名的詩人了。

講到宗教我們不能不一說巴必尼（Giovanni Papini），他所著的耶穌傳曾在美國博得極大的盛名。三月份的 Scurvy Graphic 雜誌，是討論法西斯主義的專號，裏面有一段關於巴必尼的記載。牠說：「現代的知識主義與牠的疑惑，批評，反對，和猶豫的肯定，自從巴必尼的耶穌傳一出，似乎卽要毀滅了，毀滅在光明的堅固仰信中間。」這本書引起外界對於著者各種的揣測，直等到他進了天主教以後，方始明白。其實他之對於教義有積極的信仰，也不過新近的事。以前，他對於一切審美的和道德的思想，如果牠們是比較新奇而又是違反時代潮流的，他沒有不心嚮神往的。在政治上，他從國家主義走到無政府主義；在藝術上又從古典主義走向未來主義。他一生的精神是苦痛的精神，這種精神，與其說是情感的毋寧說是好奇的。他在失敗一書裏把混亂的知識主義的悲劇，都盡量的表現出來，這部書或能算是他最有趣味和最誠懇的作品了。

小說家在現代的意國可說是盛極一時。西勞（Serao）和迭萊大（Deladda）的盛名雖屬無人不曉，但最能迎合普通社會心理的還要推維洛娜（Verona）和席可里（Zuccoli）二人，席氏的創作最為一般婦女所欣

賞，牠們在優秀的中等社會婦女的讀物中佔一個重要的位置。他並不是長袖善舞的書賈，而他的作品無論那種都最少要銷到三萬份，在意國像這樣的銷數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定要連茶博士以及廚子僕人都能欣賞，才會達到這個數目。他所以能獲得中流婦女和她們中一部分丈夫的同情的緣故；一半是因爲他的材料配合能够恰如其量，一半是因爲他忠實的描寫，把她們的道德的和社會的地位反照出來。他在文壇上的成功，也就是因他能滿足一般不注重想像的人們。他是意國的亞倫（Arlen），但沒有亞氏的勢利；他不會阿諛，他富有創造的天才，但似乎缺乏一種努力的傾向。

# 「哭」之研究

逖初

「笑」之研究，研究的人倒很多，法國現代有名的哲學家柏格森，至專著一書——笑之研究（商務書館有譯本）來研究牠。可是「哭」之研究卻不甚引起一般的注意。這篇東西雖名「哭之研究」，實在疏略得很；不過想藉這個題目來引起別人對於這個問題研究的興趣能了。

「哭」是表現求助的一種行爲，是基於意識的活動去順應環境的作用。流淚原來是因身體感覺疲勞或受刺激後，喪失某部份的活動能力而引起的一種反應。「哭」依其本質說，是自私的行爲，牠的動機，完全爲求滿足自己的慾念。與「哭」不相兩立的「笑」，則具有社會的快樂的性質。初生的嬰兒墮地後，即呱呱地哭，或至少帶着啼哭的神情，是因嬰孩生後受着空氣壓迫的刺激而發生的生理上的反應。假若使他們對着光耀四射的太陽或閃動的燭光，他們亦決不會停止啼哭而變成笑的樣子。

從生理方面講，哭的時候眼部筋肉的運動，可以保護眼睛，抵抗各種肌肉動作的奮興，刺激，和眼皮的緊張。（達爾文的學說）假若有眼淚時，還可掃除眼皮內所藏的刺激物，浸潤眼之角膜。

在比人類次一等的動物中，譬如一隻獵狗，牠驀地裏墮下許多眼淚，這些分泌物可以表明（一）牠現在已經入於疲勞狀態，尤其在長時間的守衛工作以後。（二）身體感覺不安或爲病魔所侵。（三）有外物侵入眼皮內。這些情形都能暫使牠們喪失一部份的工作能力，尤其是疲勞的感覺最是靈敏，最是普遍。眼淚的分泌差不多又是一種暗示，就是說牠們隊伍中的一員，已經是精疲力竭，現在急需適當的救濟和休養了。狗的生理如此，原始時代的人類，亦相彷彿。

當我們打呵欠時，雖沒有強閉我們的兩眼，有時也會流淚，這大半是因中樞神經受着衝動的結果。所以腦神經的作用，漸由對於身體的疲勞或不安發生的反應，變成心理上求助的行爲，因之流淚的解釋，可從生物和心理兩方面來說明。

先就生物方面說，譬如一羣獵狗將要出發

時，隊伍中的一員，忽地把腿折壞，因此，既不能奔跑，又缺乏自衞力，這樣，豈不是成了一個廢物嗎？但依一般說來，牠的同伴決不至因牠殘廢之故，會把牠殺害。假若另外一個隊員，嗅覺和肢體都很健全，但因經長時間的偵察工作後，這時墮下許多淚水，這便足以表明是由於疲勞的緣故，或當時有塵灰吹進牠的眼簾，因此視覺發生模糊。牠固然能追蹤大隊疾馳，能在距離近處施勇猛的撲擊，但對於需要機警靈敏原素的狩獵，總不很相宜；所以大隊這時總只允准牠殿後，緊隨大隊前進。牠們的見解是：牠固然是一個勇敢的戰士，牠不久便可復原，但在目前還需要適當的休養。

再從心理方面說：「自憐心」可說是「哭」的源泉。當我們看見他人流淚時，我們確信他已有自餒的傾向。他在這時大概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受環境的壓迫，而希求他人的助力。大腦中的「情緒中心」對於所受的刺激，漸漸地獲得能力去發生一種反應——流淚，使好羣的動物，對於其隊伍中的弱者加以寬容。這樣簡單的保護的「反射動作」本將用以浸潤角膜的，現在卻變成為順應羣衆生活的工具，尤其是好武的動物。上面說的哭是自私的行為，卻也不盡然。有時「哭」的行為的發生，並沒有絲毫自私的動機，完全是因看着他人淒慘的情境或流淚，因而引起一種同情的「哭」的反應，同時又可鼓起旁觀者的憐憫的心理。至於同情的「哭」，其眞摯久暫的程度，是因人而異的。



兩個英國水兵的對話：「有什麼新聞沒有？」「沒有什麼，只有日內瓦海軍裁減會議的消息呢。」

假若在某種情境之下，「哭」的刺激不能引起一種適當的反應——他人的同情或助力，這樣，「哭」的行為便要轉變為「悲咽」了。「悲咽」包含筋肉收縮的呼吸作用外表上和笑是很相似的。其迅速大半是屬於呼氣的作用，使我們看了便知這不啻為眞正疲勞或屬熱病呼吸的行為。譬如現在我們叫一只狗奔跑，假使正當牠不願意或懶性發作時，牠必做出和上述一般的短促呼吸狀態，以表示牠現在已很疲勞，應當給牠休息了。

悲咽的目的，是因「哭」之刺激的強度，不够發生適當的反應，所以改用悲咽——較強的刺激。換一句話說，悲咽是想引起人家更強的注意，是想從羣衆中招集更多的審判員與拿這案件到法庭審訊一般。

戲園中的聽衆，聽了抑揚頓挫的奏樂，有時也會引起一種流淚的反應。這是什麼道理呢？據我們簡單的臆測，大概他們因被環境的妨礙，心靈上本已感覺鬱悶，一旦聽到精美的音樂，心弦上頓時受着重大的刺激，有感於中，就不知不覺地流起淚來了。音樂的刺激能力不

僅此而已，有時還能使人們感到心靈上的安慰或和平，這種反應在平常是很難發生的。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定律，就是「哭」是一種求助的行爲，是有機體對於環境的刺激的反應。本來這種行爲是對於身體上的疲勞或損害所發生的生理上的反應；但因有意識之故，漸漸變成一種故意造作的反應，以順應環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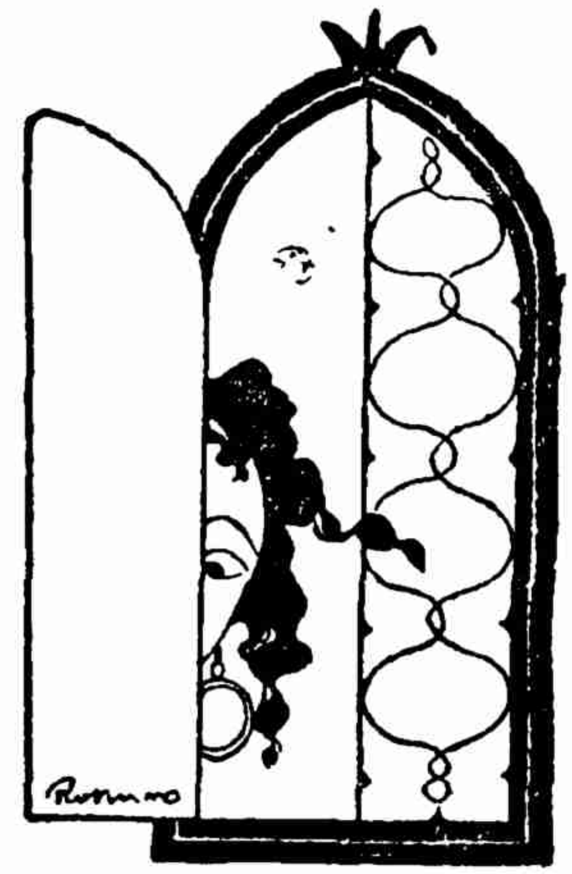
## 豔福總統

微知

豔福總統是指法國總統陶梅果而言。他是總統，而容貌極爲端麗，至今還是個獨身者，所以婦女羨慕而向之求婚者日必數起，眞可當得起豔福總統的稱號了。現在把一個美國女子給他的信錄在後面。

『大總統鑒：我是三十歲的女子，聰慧而美豔，曾有許多貴族的青年們向我求婚，統被我拒絕了。但聞先生尙係獨身，不覺怦然心動，不揣冒昧，願照美國式向先生請求，願與先生結婚。我並且有一千萬元的財產。今將照片附上，請速賜覆！』

但是陶梅果讀了信，看了照像，微笑着把信撕破了。而那個美國女子，亦不免同他人一般的失望了。



# 古罎

米星如

## 一

東方已經大白了，得富和阿發，各人掮了一把大鍬出去了。

那時地面上霧濛濛地，四面還未能分辨出什麼，兩個模糊不清的影子，一先一後的循着圩埂走去。霧水在柳梢頭滴下明淨的雨點來，灑到他們的笠上和身上。走着，他們並不是不說話，得富在前面銜了短的烟筒，抽着他所心愛的黃烟，並沒轉過臉兒，就這樣一路和阿發談着，有時，間或把肩上的大鍬柄兒用手轉過一轉。他們談到今年的雨水總算還够用；但水田裏的積水現在雖然足够養着秧苗，總須希望老天在月內再給幾場好雨，方可免掉車水的那番辛苦哩。

阿發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左眼皮上有一個疤，據說小時爬樹探鳥巢吃跌下來，摔得滿面流血，幸好，後來只給留下那眼皮上的一個小疤。但據阿發的娘福旺嫂——便是住在譚家墩的那個寡婦——說，若不是他小時便破了相，那麼，現在也不會僅僅替人家做長工的。阿發呢，倒也不在乎這些事，他想替人家做長工，卻也未見得就比別人卑下些，並且當田裏的生活吃緊的時候，得富也會掉過來巴結他的。因爲在他的心裏，更懷着一種高遠的壯志，他想村子裏的韋子芬那樣的闊綽，出門總是騎着高頭白馬，配上鮮紅的褥子，眞個威風，誰都得巴結他，管他叫『大先生，』但他並不曾認識什麼字，記得一次城裏發下來一張告示，他捧着搖頭晃腦的嘰咕，人家問他那上面寫的是什麼事，他縐着眉毛很嚴重的說：『哼，够受的！』及至毛三先生笑他拿倒了，他卻不緊不忙的解釋道：『這是拿給你看的呀！』至今村子裏還沿傳着這句話：『大先生看告示，够受的！』可見得他也不比我阿發聰明些，只不過有幾個錢罷咧。所以阿發日夜只想着一件事——錢。他有了錢，不消說大白馬紅褥子都齊備，一聲聲地大先生，也沒有什麼稀罕。不過他雖然抱有這麼一個壯志，只是做人家的長工，一年辛苦到頭，也只有十幾元錢，總够不上買一隻馬蹄兒，因此他在工作完畢的時候，村中小茶館裏的賭攤上便少不了他的踪跡。福旺嫂自從守了寡以後，只眼巴巴地看着這個

唯一的兒子，好容易守到他做了一個長工，起先也還不時的得着一點津貼，當如她從譚家墩趕到韋村來，阿發也能給她三五百錢，她拿了去便可添着用度哩。可是近來阿發的工錢，漸漸地不够他自己的盤纏了，福旺嫂也因此罵了他好幾回，說他是『沒良心的強盜』和『不顧親娘天雷劈打的畜生！』他自是十分的生氣，含着一肚子的冤屈，在賭攤上他便賭得更加豪爽了。這原也不能眞實的怪他，他本打算從那賭攤上面撈着那匹白馬紅褥，等到人家都管他稱做『大先生』的時候，那麼，這樣一個沒有見識的娘，才會驚訝自己是有着怎樣的一個兒子哩！

現在，他和得富慢慢談到有財的事上了。

『阿發，你說，有財不是前晚又輸了嗎？』

『我不曉得——我不說！』

『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呀？』

『嚇嚇，你忘了嗎？上次他輸了六百大，你罵了他，他一口咬定是我告訴你的，在稻場上和我拼命！我——我不說了！』

『肏娘的，這樣一個畜生！唉唉……』得富感覺到自己的兒子不長進，開始罵着嘆息了。阿發雖然不怎樣懼怕有財，卻也犯不着常常和他淘氣，就慢慢把話岔了開去。

『眞的，得富叔，韋六嫂的那塊水田怎麼樣了？』

『那——那早晚還不是我的！』得富高興起來，就滔滔不斷的說着那塊水田的事。他告訴阿發，韋六嫂拼死不肯鬆口，非九十元不賣，自己只肯出到六十五元，並且那塊田實在是太小了，只有幾塊土圈兒可憐她卻這樣的居奇。他又告訴阿發，韋大先生答應幫忙，毛三先生也答應幫忙，還怕韋六嫂飛上天去？並且她賭得那樣豪氣，輸了一屁股兩胯子的債，早晚她還不鬆手？阿發心裏並不十分相信，後來只淡淡地說了一句：『眞的，那塊田不弄到手，我們田裏的水路實在有些不便當哩。』

空際早霧漸漸稀薄了點，遠處的山林也已依稀可以看見，天上的雲霞一條條慢慢變做淡紅的顏色。這時他們走近伍侯墳了。

這伍侯墳實在算是韋村裏唯一的大古蹟，墳是什麼朝代有的，墳裏睡着的是什麼人，沒有一個人能確切的說明。那墳是十分的高大，彷彿一座小土山，墳的根基四圍從地面上突起來看上去眞是含着絕大的生命力量。在墳後原有兩株老柏樹，據說都是五六個壯漢合抱不周的，枝葉的陰影能够遮滿十畝地面，柏果成熟了，隨風飄下，堆滿了四圍，若使用擔計算，怕也不止二三十擔罷。——不過生在現在的人，是從來沒曾吃過那樣柏果的，並且連柏樹也未曾見過，因爲那墳後現在只有幾棵苦楝樹，最大的也不過兩人多高，或許便是從那兩株『神柏』深埋地下的根上生出來的，所以在深秋時節，這樹上也有纍纍地黃金色的楝實，掩映着遍地的山花。自從鐵路的路線，從墳旁畫定了以後，那墳的威風，便覺得今非昔比了，一條半人高的土埂——便是路線的標識——一直從墳旁穿過，最難堪的，更在墳的前後，給栽下路局的界石，以致村子裏的人們常常這樣的焦心着：『不知將來開了工，伍侯墳還能保留

得什麼？」但是自從前年栽下了界石，直到現在，這條路線也還是無聲無臭的擱在那裏，誰又知道要在何時開工呢？

茶客們是無人不知道伍侯墳的，他們只要喝了兩盅清茶以後，那小茶館裏，伍侯墳的故事便在每個人的口裏滔滔不斷的淌出來：

「這是伍子胥的墳呀！便是那保吳滅楚的伍員了。知道麼？三過昭關，一夜變白了頭的就是他！」

「那裏的話！伍子胥後來封王了，怎麼會稱做「伍侯？」並且他是死在錢塘江裏的，又怎會葬到這裏來？一定不移的，是諸葛武侯的墳啊！孔明——孔明收姜維六出祁山的孔明，除了他，還會再有誰能有這樣的大墳呢？」

說是伍子胥的那個算是輸了，他再也想不出辯駁的理由，只在嘴裏哼哼地，又不住的喝茶。於是就有附議於諸葛武侯一說的了，這是說：「對啦，孔明是神機妙算牛鼻子道人，他能上通天文，下達地理，自然哪，那好風水他能不曉得？再說，能用沉香木雕出自己像貌，嚇退了反骨魏延，就不會想法把自己葬在這樣一個龍穴裏麼？」

這只是茶客們攷古的辯論，他們雖然是很熟悉那些史事，譬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之類，但他們對於這種辯論，到底還感不到多大的興趣，及至他們的論點移到墳裏面寶藏的問題，那麼，無論是說的或聽的全茶館裏的人都要眉飛色舞了。譬如有一個人說出「我想那墳裏面的棺材，一定是赤金的！」便會有人接下去說：「自然，這墳的基礎，一定是用整塊的金磚砌的，不看見地脈上那股力量，那樣的寶氣！」總之，在村子裏人們的心目中，這不知誰何的古墳，裏面是滿滿地裝着一個黃金的世界。所以當誰賭輸了的時候，總會有人這樣的安慰他「這算什麼，下次再翻本，伍侯墳裏去起塊金磚去！」

藉着大亮的晨光，阿發首先發現靠近那路線土埂的下面，伍侯墳前面界石的左側，地面被豬羣掀起一塊浮鬆的土，他心頭一動，就從得富的身旁擠了前去，先是用手中的大鍬輕輕地撥了兩下，說也奇怪，他的鍬頭，定是土裏有什麼挺硬的東西觸着，那一股抵抗的力量，微微地達到他的手心，直顫動到心絃的深處。他的呼吸立刻緊張起來，像火一般的燃燒着，竟使他的四肢和面部通統拘攣着，他疾忙彎下腰，又蹲了下去，用兩隻手狠命的抓爬，把一掬掬地浮土掀起，同時汗珠兒便由他的額前滴下。那時得富也已站在他的身旁，嘴角上原是現出一種稍含侮蔑的微笑，但這微笑不多久便消滅了，隨着睜大了他的眼睛，也就把腰彎了下去，差不多是一瞬都不瞬的注視着阿發手裏的工作。慢慢地，額前的汗珠也滴下來了，他原也是一樣的出着力哩。後來，畢竟他是忍不住了，便用僱主的口氣叫阿發站過了一邊，想必阿發因爲工作得累乏了，也好趁此站起來舒舒筋骨，還沒等他的身軀立直，得富的鍬頭已經很用力的掘了下去。

兩個努力的工作者，一聲不響的掘地，太陽還沒上來，但在東方的林子裏遠遠地已經升起一片紅光，照得大地格外的清楚。他們是一個用

鐵鍬掘，一個卻蹲着用手抓，在這其間也曾從土裏挖出硬的摸着有稜角的東西，當抖索索的手把那東西從土裏挖出時，四隻含有凶光——好似飢餓過度的野獸看見了獵物時一樣的眼睛，牢牢地釘着，湊在一起看個仔細，但是，那是什麼呢，他們摸過，敲過，在鍬頭上摔過，甚至用牙齒咬過，實在的，一千一萬個實在的，那只是毫無稀奇的磚頭，一塊，又是一塊。他們輕輕地拋過，——這裏補明一句：拋過後兩人又曾重新的拾起，再經一番詳密的審察，然後方才下了決心，遠遠地拋去了。——但他們的努力，決不因此稍餒，繼續了下去，因爲世上許多的奇遇，總逃不了這樣「繼續的下去」而方能實現的。果然，在掘進三尺餘深的土坑裏，漸漸地現出黝黑色的罐口，分明的，鍬頭碰在上面噹噹地作響，因此他們便更加努力，他們兩顆熱烈的心一樣的跳躍，血是一樣的快流，眼睛，——那自然是——一樣的冒火，手頭便一樣的加倍努力。直到現在，太陽已經從遠處的天邊出來，在林子上面伸出半個通紅面孔，笑嘻嘻地看着他們，他們只有輕輕地同聲呻吟過一次。

好了，周圍的土都鬆動了，得富把鍬遞給阿發，自己便蹲下去代替了阿發的抓爬。不久，一隻扁形黝黑色滿浸土斑的古罐從得富的手裏提起來，連看都不敢一看，沒命的——或許是怕有什麼人在後面追來罷——一口氣跑回家去。

這裏，阿發畢竟心細，用鍬頭把掘起的浮土再掩起來，極力想做成原來豬嘴掀起的模樣，等到恍恍惚惚看上去不致引起別人的疑心了，這才擁了兩把大鍬，三脚當做一步的趕回去。

## 二

有財昨日的痧氣雖是早已好了，但身上終覺得有些不舒服似的，早晨被他爹罵了一回，他只假裝着睡在柳條床上閉了眼睛不響；及至聽着他爹和阿發出去了，就骨碌爬起事，向他媽媽討雞蛋吃。這時他正吃飽了，打算着今天是怎樣的過法，只懶洋洋地在門前石椿上坐地。得富嫂到底是個愛子心切的婦人，她一面忙着料理午飯的事，一面向門外面帶了憂慮和憐恤的神氣說：『有財，你怎麼啦，要是好了，就到田裏去罷，省得你爹回頭來生氣——不麼，就躺在牀上將息着罷！』但有財自己也還未曾決定他要預備怎樣做，在他的眼前，一陣陣地浮出無數的圈兒：水田裏的拔秧，柳條牀，銜着短煙筒喜歡罵人的他爹的癟嘴，以及阿發可厭的面龐，還有茶館裏牌九的顏色，亂糟糟地湧現出來，可憐他一點也沒有應付的能力，只低了腦袋，把舌尖舐着牙縫裏的蛋黃，又裹了唾沫向肚裏嚥。……

忽然，急遽的脚步聲把他驚醒，他急急地抬頭看去，正見他的爹把上身的衫兒脫了，包在手裏摔着一件東西，氣急敗壞的向家中奔來，短的煙筒在腰裏來回的擺動着，更顯出一副匆遽的神色。他不覺吃了一驚，忙站起身來，預備迎上去，但他爹好像沒把他放在眼裏，冬冬地步兒直向他身旁跑進家去。

他在門外凝神的聽着，他爹是已經走進堂屋了，有一種急遽，驚訝，而又十分低沉的聲音，使他覺出定是發生了什麽情形重大的奇事。他悄悄地用脚尖走着，穿過堂屋，在他爹的臥房窗外，眇了一隻眼睛向裏面窺探。不過房裏是很陰暗的，只見他爹彎了腰在用力的做什麽事，從窗隙裏能看見他那赤黑色脊背隆起在上面，一面又有因過度用力而發出的呻吟，這時他才知道媽媽原也蹲在地上一樣的出着力哩。

『喊有財來！』他爹氣促着發聲喊，便聽見媽媽用力的跑出去，他忙低了頭，從後門走出去，再從草堆那面繞過來，耳裏早聽見媽媽在叫：『有財！有財！……』就高聲的應着，於是媽媽很神祕的拉了他的手，把他一直拉進房裏去。他仔細一看，他爹彎着腰在地上拾起許多乾透挺硬的土塊，用拳頭敲着，地上有一隻摜成兩半的罎子，又有許多土塊四散着。大概是那土塊太結實了點罷，眼看拳頭上已經出了血，但他爹卻毫不理會，只奮勇不歇的搥着，一塊碎了，碎得和沙子彷彿，卻又須用手指捻過，捻成碎粉，這才拋了，再去搥第二塊。……

他毫不知究裏，但經不起他爹帶了怒的眼光向他一望，便也傴下身去拾着土塊，彷照着同樣的做了，但一拳敲下，土塊雖已成爲兩半，那拳頭卻也覺得疼痛。他便一聲不響的從門後拉出一根木棍，意思是可以代替那可憐的拳頭，但他爹卻怒聲的叱道：『不准用棍敲，留心着，你要是把牠敲壞了，我就敲碎你的頭！……』他嚇了一跳，眼看這苦工是派定了，他頗懊悔沒曾到田裏去拔秧苗。等到他也敲碎了那塊土，並且捻成粉，又掬着給他爹看過了，這才允許拋下，又要來敲別塊的時候，門外有兩把鐵鍬拋在屋角的聲音，便有人急遽的走向這房裏來。得富嫂眼裏閃出光來，連忙去掩上房門，但那人已經走到門外，並且用手推門，得富就喊道：『阿發進來，你看……』阿發跳進來，用一副飢狠覓食的眼睛，向所有的人一瞥，然後再看着地面上的東西，帶了點氣憤說：『這就是麽？就在這裏麽？』得富指着地上的碎土，顫着聲音說：『還有那許多沒曾敲碎哩，終歸要從那裏尋點出來，別性急，一齊來動手罷！』

有財見阿發也擠進來，心裏早沒有好氣，好像這用拳頭搥土塊的工作，他不願意阿發也有份兒，便惡狠狠地向阿發瞪了一眼。阿發拾起一個土塊，看了又看，然後憤憤地敲碎了，土塊的裏面還是土塊，一些雜質也沒有，他便拾起那根棍子，接連敲碎了好幾塊，都是一樣，並沒有和土塊不同的東西，除了由結實的塊兒變成稀碎的粉兒以外，都還不過是乾透的土。

棍子代了拳頭，這工作便來得快了，不一時，所有的土塊都給敲碎，得富也不再固執，但仍舊不捨的去用手指把每一撮土粉都細細地捻過，自然緊張的心兒在每捻之後，不覺就鬆懈了一下，汗珠也淌遍了他的全身。

『沒福，沒福，寶貝都變走了！』他說了這句終結的話，失望的空虛就充滿了這一間陰暗的臥房。

等了一會，阿發再把摜破了的罎子仔細的端詳了一遍，頭上的青筋

都暴漲起來，抬着頭全身顫動了一下，就再照樣的向得富道「就這樣麽？一點也沒有什麽麽？得富叔？」這話裏帶了許多的毒刺。

「阿發，難道這不都是在這裏麽？」得富很可憐的望着阿發。

「鬼知道！」阿發悻悻地走出去了。

得富深深地嘆了口氣又看看自己出了血的拳頭。只聽阿發在堂屋裏發話道「人也要有天理良心呀！財就讓你一家發去看你可得享用！」

得富雙手索索地抖了，但還耐着性兒走到房門外面，仍舊按着怒氣解說：「阿發，你看，這不是這樣的麽？那個昧了良心把東西藏起來嗎？」這話裏分明有了眼淚。

「阿發，你在我們家，一向是知道我們的呀！」得富嫂似勸慰又似解釋的也加進了一句。

「鬼知道！元寶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鬼知道！」阿發一點也不折服。

「什麽話」得富漸漸有點耐不得了，「你不會看見麽？原封的泥土，罎子卻也還在旁邊，」

「眞的，」得富嫂幫着見證，「你進來時候，這才敲……」

「我也不是瞎子也不是三歲的孩子！鬼知道！」

「阿發，你眞疑心我麽？」

「不好說！財帛動人心！」

「咊！該死的東西！」有財含蓄着半天的怒氣，這才破口罵了，「你這沒良心的賊強盜！你這想發財想迷了心的鬼！」

可是阿發那方面也不弱，就回聲道：「沒良心麽？你們父子才是沒良心哩！東西是我找到的，卻被你們獨吞了去！眞是想發財想迷了心這才沒有良心了！」

「聽，他在罵我爹哩！」有財好像自己告訴自己同時心裏充滿了「父受人罵，兒子報仇」的義憤，就吼了一聲，擁上前去，抓住了阿發的短髮，嘴裏並沒曾來得及罵出什麽因爲剛才這一個吼聲裏不覺使他從胸口噴出一股蛋黃的氣味，就堵住了他的口。

兩個蠻牛也似的人，把四條胳膊扭得吱吱價響，從堂屋裏揪到門樓，又跌出門外，得富和得富嫂跟在後面喊着，喝着，又奮力的上前解勸，那時鄰右的農人們都已到田裏去了，有些婦女和孩子團在四面看，也跟着叫囂不止。後來大概是兩個力士自己不願意再扭下去了罷，各各約會着鬆了手，每人的手裏有兩撮頭髮，睜大了充血的眼睛，凶狠狠地互相望着。於是看的人都數說阿發的不應該因爲有財昨天方發過痧氣，今早還不能下田拔秧囉。

阿發賭了一歇氣，便戴上了箬笠去了，得富也未曾留他。

過了兩天，阿發還未曾回來，有財便不能裝病般的睡在牀上，每天淸早都須掮着大鍬，隨了得富下田去。

午後，太陽把大地晒得冒出了騰騰地熱氣，婦女們都挑了飯擔送茶到田裏去，在田埂上和樹蔭裏到處聽得動人的山歌：

「梔子開花葉子靑，

十八歲嬲姊到如今；
走了多少荒草路，
站了多少黑牆根
………………」

「太陽落山嶺背陰，
嶺中泉水冷浸浸，
勸郎莫喝陰泉水，
喝了泉水冷了心！
……………
……………」

蟬兒嘶着，風兒吹着，工作得倦了的人們，吃過了午茶——其實是一頓飯——都放頭在樹蔭下面休息了。他們吸着黃烟，唱着山歌，藉此恢復些筋力，預備再赤着雙脚，走到那滾熱的水田裏去。

那時，小茶館裏的跑堂也掇了一條長凳放在門外樹下，把吸賸下的小半截香烟，塞到耳朵上去，然後躺下，正在恍惚入夢，忽然有人推醒了他，他睜眼看時，茶館裏却來了好幾個顧客，那燦爛的制服，那使人望而股慄的洋鎗，不由自主的他打了一個寒噤，「鷂子翻身」站起身來，抖擻着精神去笑臉相迎，催滾了開水，一一泡上茶來。

「喂，堂倌！」一個高個兒紫微微面孔的，用拉長的京調喊他，他連忙笑嘻嘻地湊了過去，很恭敬的答道：「什麽事，老總？」

「我問你，吳得富的家在那裏？」

「啊，」他立刻想到那個衘着短烟筒的癟嘴，兩眼發光的跑到這茶館裏來尋找兒子的得富，同時鑽進桌肚底下，請別人四面遮緊了的有財，都在眼前了，「他家離這裏不遠，就在莊前，旁邊有一口小池潭，屋後有一個大草堆的那裏。」他用手指點給那個問話的人看，心裏便覺得得富着實是神通不小，連這些軍爺們都認識，嘴裏便接着哼了一句：「那個剛强的老頭子！」因爲聲音太低了，別的人都沒曾聽見。

這幾個來客，也已喝過了兩盅茶，由那個高個兒手裏提着一根短馬棒——雖使他並未曾騎馬——的說聲：「去罷，回來再來吃茶。」便各各披上那黃色的制服，一擁的出了門。那高個兒却又吩咐：「堂倌，我們一歇兒就來，茶不要收去！」

「是的，老總，放心好了。」他還是笑嘻嘻地把他們送出去，雖使心裏覺到這幾碗茶錢是有些靠不住到手。

這一隊共總是五個人，都是一色的黃制服，也都有和衣服一樣顏色的硬殼遮陽帽，上面再鑲着一道金邊。只有提馬棒的那個個兒忒高，好像是個隊長——那是看上去的話——他說話也有力，別的人也肯聽。那四個，兩個背上有洋鎗，其餘的兩個手裏是揑着短短地藤條兒，看上去遠沒有馬棒的威風，洋鎗的可怕，但兩個的面目，却又着實的猙惡：一個是豎着眉毛，眉心有好幾摺縐紋，嘴唇也是缺了半邊的，以致黃色的

牙齒，都很清楚的露着。那一個是紫黑色的面皮，四方面孔，一隻眼睛瞎得乾癟了，另一隻睜着的卻又特別大得可怕，突出來，有許多紅絲在眼膜上網着，這便更有些不可思議了。總之，這是一個怕人的隊伍，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走進這樣的村子裏去，找得富這樣的一個人。

果然，他們走過了小池潭，那位隊長般的就用馬棒指畫着說了些什麼，——大概是下了軍令罷，——然後再向那草屋門樓瓦屋作宅的得富家裏來。他們的脚步是那樣的響，首先驚動了一隻大狗，便汪汪地向他們吠了，拿馬棒的彎腰從地上拾起一個土團向那狗擲去，狗便跳起來，破口大罵般的歡迎他們。一個背洋鎗的再也忍不住了，他或許是為了對於隊長尊敬的緣故，就從背上脫下洋鎗，向那狗瞄準，『拍……』的一聲，跟着狗便哭了，哭着叫着，聲音是那樣的淒慘，跛了一隻脚，一顛一拐步步流血的跳到屋後面去，倒在草堆旁邊，哭着用舌頭舐自己的傷痕。這面，那個放鎗的勇士笑了，隊長很尊嚴，並沒加給什麼獎語，但同伴卻大家歡笑着拍手，都讚他的好鎗法，便是那個獨眼也高聲的笑着，從自己唯一的眼裏笑出許多的眼淚。

得富嫂不久才從田裏送茶回來，聽見門外的狗叫，便從門樓裏向外面窺探，看見這樣一個隊伍，早已嚇得不敢聲張，及至狗腿被鎗打了，她不覺從口中輕輕呼出一聲：『啊喲！』再閉了眼睛合着掌拼命的念起『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

『喂，吳得富在這裏麼？』晴空裏的霹靂把她震醒，睜眼已見兵爺們走進門樓，有兩個更毫不客氣的進去了，她惶悚驚愕的望着圍在面前的這幾位，一時回答不來。



『吳得富在家麼？我問你！』隊長怒聲喝問下來，旁邊的兩個也吆喝着。

她索抖抖地跪下了，顫聲答道：『在……在田裏……老總。』

兩個正待登堂——或許更要入室的，便煞住了脚，這邊早把這個四十開外健壯的婆子提小雞也似的抓進來，就分頭在那幾間屋裏查抄了一回，結果從牀底下把敲碎了的黝黑色罎子抄了出來，並且還有一大包乾的黃土粉兒，是用藍地印白花的布袱兒和破罎包在一起的。

『哼，賊在這裏了！去提人去！』

五個如狼似虎般的壯漢，押着那驚慌失措的婆子，（自然，其中的一個手裏是提着那個花布袱的。）直走到田埂上面站定了，一迭聲的喝着：『吳得富！吳得富！』那個倔強的老頭子就拖泥帶水活活地被他們喊上來，用麻繩反縛了兩手，起先也還反抗了一下，就吃了好幾下鎗托兒和藤條兒，那被太陽晒得漆黑的背上，立刻墳起來幾條紫紅色的痕迹，右眼角上又出了血，也只得俯着頭眞個俘虜也似的跟着他們走了。

他們把他帶到小茶館裏，後面已經跟了許多人來。得富嫂披散了頭髮瘋子也似的在後面哭喊着，但是不成，他們一點也不招呼，及至有人跑去把那正在家裏赤着脚睡午覺的韋大先生拉了來，先替他們換過一道茶，便向那位隊長探探口風，繞了許多灣兒，卻反惹怒了那位隊長，

大聲的向韋大先生說：『吳得富私發我們路局上的墳山得着一大票金珠，有人在局裏告下來了，現在人贓齊獲，要說話，到局裏說去！』

韋大先生連連稱『是，』他們便押着犯罪的吳得富走了。

## 三

韋大先生挽了毛三先生一同到城裏去住了五天，託人向路局上「護路隊」的朱隊長（註：並非高個兒的那個。）說妥，證明那包土粉，恰恰能裝滿那隻破罏以後，又叫得富拿出二百元贖罪，才能把他從那局裏帶回家來。得富在局裏已經聽到這次的官司是阿發前去告發的，原來阿發有一個結義的弟兄便在隊裏當伙夫，他就從那位伙夫面前把得富告下來的。

得富吃了官司以後，一天傍晚，阿發也曾到村子裏來過，他借了那個伙夫的制服穿在身上，在小茶館裏吃茶，人都不敢和他多說什麽，卻搶着替他會了茶錢。他踱到得富的莊前，在打稻場上搖搖擺擺地說了許多話，方才往得富家裏去向得富算工帳。得富是吃過了虧的人，那肯再和他計較長短，吞了一肚子的氣把工錢算給了他，他還譏誚着說：『得富叔，恭喜你現在是發了財了，喜酒也不請我一盅？』得富氣得鐵青了臉，走進房裏去睡了，得富嫂出來用許多好話才把他打發走。卻不料他走出去，在打稻場上卻碰了有財掮了鍬正從田裏回來，不知怎的一來，兩人就在場上打起來了，揪在一起，滾做一團，得富嫂忙忙去叫起得富，奔出來看時，已經被別人拉開，阿發大聲的警告有財說：『雜子吃了，核子總在心裏，你看着好了！』有財自然不肯讓過，就也高聲的答覆道：『你再來，我就砍了你這個沒良心的狗！』

阿發咬牙切齒氣恨恨地去了——這一去便是兩個多月，村上不再有人看見過阿發的踪跡，田裏的秧苗卻早已長成半人多高，並且結着纍纍地稻穗了。

離小茶館不遠，在通譚家墩去的小路上，兩邊田裏的稻穗連結着遮蓋了路。一天早晨，農人們去田裏工作時，便在田埂旁邊，發現了兩隻人脚，脚上是沒穿鞋襪，十個足趾，如同小蕪菁一般的豎着，大家發一聲喊，提了兩脚拖出來看時，原來是一具被人砍去了腦袋的死屍！上身沒有衣服，下身穿了一條深藍色的短褲，塗滿了汚泥，一個毫不出色極其平凡的屍身！

不用說，還沒等到太陽照上東方山峯一竹竿高時，路上是擁滿了人，差不多全村都曉得了，於是韋大先生來了，毛三先生也來了，那個村子裏的地保秦金也來了。

『本村出了命案，秦金，你好生照管，我們還要去報官！』到底毛三先生有主意，當面咐吩了秦金，韋大先生一旁點頭不迭，秦金只有連連稱『是』的份兒。

兩位先生一齊走向小茶館裏去，這裏秦金便吆喝着衆人說：『閑人散開，這是人命案件，……回頭官下來相驗，大家都脫不了干係！』看的

人雖使稍有幾個散去，但大家還是滿田滿路站着，緊緊地圍繞着那個屍身。其實這也難怪，村子裏幾曾有過像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並且最有趣味的東西，還有能像這沒頭死人的麼？

那裏的田是毛三先生佃給張老芸耕種的，田裏的稻穗被人脚踏得稀爛，老芸也不敢把心痛的話放在嘴裏，因爲秦金早已對他說過：『案子是出在你的田裏，老芸，明白點，留神着啵！』老芸那時便想起不久曾向秦金追索過二百錢的欠款，心裏在滿貯破財倒霉的念頭之外，更加上一層惴惴不寧的恐怖，便急急把烟管揩拭乾淨，再裝上新的煙絲，足恭的雙手進給秦金，又替他敲火。秦金吸着煙，還不住的搖頭哩。

『這是誰呢？』大衆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便有好些自詡膽大的，就俯頭在屍身的近處作一番仔細的觀察；但頭既是沒有的，誰還拿得定是誰呢？秦金呢，到底心細一點，他用兩個手指，勾着老芸的煙筒，一面用眼在屍身的四面搜索，果然，就被他看出緊貼那個僵硬破裂的左肘下面，有一塊撕下來的布片，他趕忙用煙筒從那肘下去搔爬，慢慢地，一隻撕斷了污滿了血和泥水的衣袖就從肘下扯了出來。他便用煙筒挑起，（據說老芸後來永不再用那個十多年心愛的煙筒，卻願用竹根挖出一個醜劣的去抽黃煙，原有的這根便送給秦金了。）招呼老芸：『你看好着，不要讓他們走近！』一面向小茶館裏走來，要把這個新發明報告兩位先生知道。及至他走到茶館，跟着去的人，立刻就擁滿了一屋。韋大先生用毛巾掩了鼻子，吩咐秦金遠遠地站開，毛三先生卻立起身來，就着秦金的手裏，默默地端詳了一回，便輕輕向秦金說：『快去用紙包好，這是最要緊的證據！』他再去落坐時，眉頭更縐得緊了。

那時，便漸漸有些議論出來了。

第一個是韋大先生慨嘆般的說：『眞的，伍侯墳是動不得的呀！自從得富掘了那口罎，你看他受了罰，現在更出了這樁命案！』這原是他要趁便在衆人的面前提出他的功績，言下是十二分的表現着『哼，要不是我，得富的官司到現在還難結束哩』的神氣。

接着便有人憤怒般的說：『眞可恨，誰叫他起了貪心，破壞了我們的風水！咳，禍事來了！』

『眞的，大禍來了！這還不過是一個預兆罷咧！』

『咳咳，眞是預兆！』

『咳，禍事……』

忽然有一個老婦，那是黃家婆婆，一個守寡守了三十五年吃着滿口長素的老寡婦，她輕悄的向茶館的老板娘說：『阿發不見長久了！』她說了，便格外想起阿發所欠的兩元利債，不覺加了一聲長嘆，這聲音是衆人都聽見的，於是有一陣奇異的想像，如急電般的閃過了衆人的眼前，無數隻的眼睛，就立刻攢聚到場中傾聽出神的有財面上。那時有財穿着粗機布的舊短衫，兩手放在鍬柄上面，兩袖都扯下去了，露出兩隻筋盤肉起的胳膊。毛三先生不覺一怔，連忙走到有財的身旁，看了看他的眼睛，又看了看他的衣袖，便迴身向韋大先生點點頭，背着手踱出去

了，韋大先生慌忙跟了出去，有財這才羞憤無地滿面發赤的拿了鍬出去，心裏憤恨着他的爹和阿發不止。

秦金叫老芸在屍身上面用破蓆搭了一架蓬，蓬方搭成，便有好幾個人分明的主張那死者就是久不見面的阿發。韋大先生家裏的長工何五在屍旁低聲告訴秦金：『大先生回家說了，這死者一定是阿發，恐怕殺人犯也已有着落了……』秦金再向他打聽時，他便搖搖頭走開，於是主張阿發被殺的人數就更加多了。還有人這樣出來證明：『前晚在後圩看見兩人揪着，一個是阿發！』衆人忙問：『另一個是誰？』說的人就把下嘴唇伸長包緊了上嘴唇，做出一副鄭重的神氣，慢慢地說：『再說罷……』

直到晚空中的星星照映在蔚藍的天上，看熱鬧的村人們才散去干淨，這時只留下秦金在看守屍身，但秦金也不甘守孤寂，所以他又吩咐老芸和他作伴。因爲毛三先生的呈子還沒會做好，今天來不及進城報官哩。

第二天早晨，住在譚家墩的福旺嫂聽到了凶耗，特地趕來了，先在屍棚下面大大地痛哭一番，秦金向她說：『死者若是你的兒子，寃有頭，債有主，也不必拖累別人！』於是有好些人簇擁着那寡婦直哭到得富的家裏去，她一眼看見有財還是穿着那件沒袖管的短衫，便拼命的向他衝去，有財向旁邊一閃，她就趁勢跌在地上，連滾帶爬，呼天搶地的哭鬧起來。秦金早得了主意，便也趕到，老實不客氣的用鐵鏈把有財鎖了，蠻橫的有財見了『公家』的鐵鏈，也有些懼憚，並沒抵抗，就被牽去扣在茶館門外的天棚柱上。得富連忙去向韋大先生和毛三先生叩頭，請代有財作主。韋大先生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紅着面覷着毛三先生，毛三先生卻發話道：『得富，人命關天，若不是有財，官自然會放他的；若真是有財做的事，你也休想推卻帶累別人吃沒頭官司！』得富急得直跺腳，嘆氣，並不歇的用拳頭敲自己的頭，再也沒有分辯的勇氣。韋大先生卻安慰他道：『得富你也不必心急，案子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你還得替他料理着——有我們在這裏，你放心，他們不會把你拴去的！』兩位先生，便是村子裏的神人，他們說得入情入理，得富還能再說什麼呢？韋大先生又和他一同走到茶館裏去，向秦金說：『得富是有家產的人，你先把有財放了，歸我擔保是了。』秦金陪着笑說：『在理我們都是地道親鄰，原犯不着，只是大先生，你知道，公事公辦，回頭出了……』大先生忙止住他，把他拉過一邊，低聲說了兩句，又叫得富來，輕輕向他說：『你給秦金五塊錢，算是買茶吃的，讓他好把有財鬆了。』得富還沒來及回答，大先生就催着秦金去鬆綁，並且拍着自己的胸脯，高聲的說：『都在我的身上！』秦金這才嘰咕了兩句，把有財的鏈條解了。

秦金和福旺嫂一同進城，福旺嫂戰競競地在那威嚴的公堂上擊了鼓，就跪倒在整齊的大石階上，縱聲號哭起來。官出來問了幾句，秦金跪在一旁回答着，福旺嫂也哭訴道：『我的命好苦啊！自從死鬼福旺去世，守了十三年的寡，只有阿發這一個……』忽聽堂上有人吆喝：『不許

亂說！』秦金又嗒嗒拉她的衣角，她着實有些吃驚，就此收了眼淚，抖索索地爬在地上再向上面叩頭。

堂上飛下了火簽火票又派師爺去相驗。馬快們是先走的，師爺必須在公館裏過足了煙癮，才吩咐搭轎；臨上轎還揣了一小包煙泡在懷裏。師爺的公案便設在茶館裏，是借的韋大先生家裏的大紅桌帔，上面又擺着毛三先生書房裏的朱硯紅筆。少不得有韋大先生和毛三先生陪着師爺去到那屍棚旁邊站着，由別的人照例檢驗，唱報和記錄一番。然後師爺歸了公案，抖擻着精神提訊了幾個人；得富是早躲到韋大先生的家裏去，所以並沒傳訊。後來師爺打了個呵欠，從懷裏掏出一粒東西塞到嘴裏去又捧起茶碗呷了一口，便叫『帶吳有財！』只見一個衙役附在師爺耳邊說了一句，師爺便翻了翻眼睛，隨即點點頭道：『既然帶去了，進城說罷。』

師爺走後，茶館老板要得富買三千頭雙響爆竹放了，又掛上一匹紅，因為官是白虎，白虎臨門是必須放鞭掛紅送走的。

毛三先生像教書一樣教導得富：『不要緊，這官司還不能斷定，你放心，有我哩！……我告訴你，這是人命重案，你要救兒子就捨不得化錢，說明白些：「有錢能使鬼推磨」，「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沒進來！」——三班六房要錢，這叫做「講差房」，那是第一件；差房講妥，差頭的伙計們又要「化費」，這叫「零梳」。衙門裏面，科裏——那個你不懂，就是師爺——你知道，紅筆師爺只須筆尖一點，就能叫你傾家蕩產！縣長那一方面，可以慢慢地說，就是這幾項，你也須預備一筆出來呀！還有——那也說不清了……』他手指縫裏夾着的紙捲兒火已經燒到皮膚，就按在手中水煙袋的煙斗上呼呼地吸起來。

韋大先生一旁作主道：『三先生，說不得，今天便是你替得富辛苦一趟，騎了我的白馬去；用錢的話，你斟酌好了，他是什麼都不懂，你替他做主，他還有什麼不放心嗎？』就又推了得富一把：『得富，還不替三先生下跪麼？』得富含了兩包眼淚跪下去了，三先生一面拉起他來，一面吩咐他的三師娘替他預備行李，一個鐘頭以後，他們啟程了。

進城後，毛三先生把得富帶到吳璧人先生家裏去，他在路中早已告訴過得富，吳先生是城裏最紅的訟師，是他的好友，一切事儘可以拜託他去。那晚吳先生受了得富的幾個響頭，又聽了這案中的情節，臉上顯出十二分仁慈的樣子，很慷慨的說：『這是冤枉！我真覺得推卻不得，一來三先生是知交，二來又是同宗的關係；並且我也要救人一命，修修自己的前程。』所以在吃過晚飯以後，他吩咐聽差趙九把屋簷下面插着的那枝毛筆拔下來，拈在手中，向毛三先生搖頭嘆息道：『你看，我早已絕筆不幹舊營生了，塵灰積得這般厚，今天又為你們開了戒』毛三先生稱謝不迭，得富簡直感激得要哭了出來。吳先生當晚寫好了訴詞，叫趙九領得富去睡，自己陪了毛三先生在煙榻上直談到半夜。

第二天晌午時分，吳先生起來，吸過煙，用過早點心，穿了長衫，又套上馬褂，說是上衙門去；毛三先生也要出去拜望親戚。臨行的時候，吳先生

叮囑得富道：『你切莫出去，他們差役們在我這裏是不敢放肆的，你要是一出去，那就難保了！』得富連連地應着。直到飯後，好久，太陽已經偏了西，門外忽然有人敲門，趙九隔了門問『找誰！』外面答道『韋村的那個吳得富住在這裏麽？』趙九便推着得富叫他到廚房裏去藏起來，方去開門。得富聽見趙九向門外說：『他不在這裏，今早跟了先生上衙門裏去了。』那時便有好幾個人走進來，一陣脚步聲，把得富嚇得直抖，幸好他們只走到客堂裏便停住了，又聽趙九發作道『我說不在這裏，你們不信，定要進來，回頭先生回來時，我告訴他，看你們怎樣？』便聽見有人回答道：『九爺，我們也是奉着公事的，因爲是在這裏，我們也不提他去，等他回來，我們就在門外帶了他去。』趙九便道『好先生回來了！』立刻客堂裏肅靜了，有一個人的脚步聲走進來，好幾個人都稱呼『吳先生，』便聽見吳先生說：『你們來做什麽？』就有一人說：『先生……那個吳得富……』吳先生笑道：『這件案子，我剛才已經和你們老爺說過了；提人的時候還沒有到，到了時候，我自會帶他去歸案的。』那些人彷彿是很恭敬的去了，吳先生也忒客氣，把那些差役直送到門外，轉過頭來望了一望，又笑向走到最後那個穿藍紡綢長衫的人低聲說：『張頭兒，這樣的把戲，今晚或是明早再頑他一回！』張頭兒也笑着捏了吳先生一把，低聲答道『你的神通，那得會錯的！不過油水的話……』吳先生再搖他的手，連忙截斷了道：『放心，放心！』就返身走進來了。

當晚又有兩個差役來提人，連毛三先生都有些着慌起來，吳先生卻睡在煙榻上，蹺起一隻脚，從容不迫的說：『你們回去，對你們老爺說，明天我再去會他；吳得富我保了他好了。』兩個差役這才不做聲的去了。吳先生就向毛三先生說：『唉，現在眞是愈趨愈下了！這也沒法，碰到這樣的凶事，也只好破財。我雖然在衙門裏說過，答應了裏面的敬奉，只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總須先拿出點現款，把這些差役們打發打發，才好清靜着去打點。』毛三先生極口贊成，答應明天一早去替得富籌款。

得富住在吳先生家裏，實在悶得慌，又惦記着田裏的莊稼，就和毛三先生說起，毛三先生又向吳先生商量，吳先生皺着眉毛，計畫了好一歇，結果要得富再拿出三百五十元，便可保他回家去割稻，有財那一方面也不致於吃虧。得富沒法，就請毛三先生在那田契的押款上再添上三百五十元的利債。

有財被押進監獄裏以後，已經過了一個半月了，得富臨時僱了短工，割下來的稻子，都抵了債主，又憤又急，夫妻倆在家裏常常的哭泣，卻沒有人來過問。毛三先生從城裏也曾回來過兩次：一次是爲了監督分租，另一次是得富把上沖的水田賣給韋大先生，他是特地回來寫杜賣的文契，並且還須把賣田的價銀給帶到城裏去替得富償還債主，打點官司。在得富賣田的那夜，韋六嫂那塊小水田也趁便成了交田價是七十元；買主韋大先生客氣不過，定要拉得富也做個「中證人」在他的名下，便分給中用錢六百文——扣作銅元六十枚。

田裏的莊稼都割淨了，只賸下一簇簇的禾根，枯黃的梗，異，還發出靑靑的嫩穗，在傍晚的時候，從圩埂那面飛來一陣陣地野鴿，落在田裏啄食那些賸顆餘粒。韋大先生站在新買的田隴上威風凜凜地左顧右盼，卻見遠遠有一個人穿了一件長衫，向這邊莊子上來。他不禁尋思。『這裏穿長衫的是很少的呀，毛三又在城裏，這是誰呀？』因此他便格外注意的看過去，叵奈那時陽光已經給西面的山峯遮盡，眼前蒼莽莽地不能看得淸楚。及至那人穿過了一條長的田埂，直向自己的身邊來，方才看見他肩上還背了一個包裹。不久，來人已經近在咫尺了，又聽見那人很卑順的低了頭稱呼一聲『大先生，』他不覺嚇了一跳，連忙倒退幾步，打了兩個寒噤，再揩了揩眼睛，那人卻又叫聲『大先生，』他才鎭定了自己，厲聲問道：『你是誰呀？』那人不覺笑了出來，從肩上放下了包裹，朗朗地說：『大先生，連我也不認識了，我是阿發呀！』

『阿發，你沒會被人殺了麼？你到那裏去來？』

『笑話，見鬼麼！我又怎會被人殺掉哩。』他走進了一步，便訴說三個餘月在外飄蕩的歷史：『……因爲得富父子們和我再也過不去，——你曉得，我使他們吃官司——萬難在本村作工了，恰巧路局上的陳得標——我的盟哥——約我過江投軍去，我想除了娘，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偏偏娘又和我不好，我也管不了她，便這樣一同去了。我們去投的是陸軍第四師，是第七大隊裏的新兵，在營裏操練了好久，上次調到火線上去打仗，陳得標吃了衞生丸，我們的司令也開了小差，隊伍也解散啦。我是前天換了衣裳過的江，便回來了，打算今夜回譚家墩看娘去。我怎會被人殺了呢？我的大先生！』

韋大先生把阿發留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帶了他和得富一同進城，找着了毛三先生，又會過吳先生，隨即進了稟，當堂驗明阿發正身，由吳先生作保，就開釋了有財。紅筆師爺在稟後批道：『吳有財一名，因阿發已親身到案，着即具結保釋。韋村田畔無名屍身，想係仇殺，候緝拿正凶到案究辦，屍卽掩埋……』

官司是了結了，得富在公堂上叩了頭，把兒子領了回來，已經是破了產，田地和耕牛都已賣去，所住的屋，也就得讓出了。還是韋大先生的心慈，不嫌有財瘦弱，僱了家去做長工，得富便留在毛三先生的家裏打雜，至於得富嫂，卻由毛三先生的格外成全，說給城裏吳先生裏家做女傭，除吃飯外，一年也支取工錢七吊文。

# 煙

俄國都介涅甫著

仲雲譯

從本期起，本誌擬連續登載都介涅甫的長篇名著煙。都介涅甫（Ivan Serguieieritch Turgueneff）是近代俄國和託爾斯泰，陀斯妥以夫斯基齊名的三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國內文壇介紹的很多。在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中有他的評論。關於他的生平，在這裏已無介紹的必要。煙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據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裏說：『他作這小說的目的，第一是表現俄國社交界裏的婦人，第二是描寫支配俄國的官吏的淺識與愚蠢；此外如廢止農奴制度的失敗運動，與深刻的失望，都浸透在這小說裏。都介涅甫對於當時俄國社會的絕望，都可以從這書裏充分地看來。』都介涅甫是西歐自由思想的崇拜者，書中的主人公李維諾夫，是他的自身寫照。他因爲對於八十年代俄國革命運動的失敗，不禁起幻滅的悲哀，所以借着李維諾夫的化身，寫出一般智識階級青年所起的反應，把萬事都看作雲煙。這樣的沉痛的作品，在現在的中國發表，也許引起了許多青年的同感罷。 記者誌

## 一

一八六二年十月十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有大羣的人衆擁擠在巴頓巴頓有名的談話館門前。天氣晴朗，四圍的事物，像綠樹叢林，城市屋宇，以及高下起伏的山嶺，都帶着假日的情調，暴露在和煦的陽光中，看上去像欣然的在微笑；實際上此種同樣的漠然的微笑，不論老少妍媸，都隱隱的現於面上。甚至一般面塗脂粉的巴黎娼妓也都面色欣欣然，絲毫不損此歡悅愉快的印象；而由她們帽上面幕上各色的絲帶，羽毛以及金銀首飾的光芒，令人不期而想起春日熠熠其羽的鳥的飛翔。但是話雖如此說，隨處都可聽到的法語喉音的謾罵聲，到底與春日的鳥

聲不同，是不能相比並的。

一切都和平時一樣。在庭幕內的樂隊先奏了一闋採自屈來維他的雜曲，接着是斯脫老斯的華爾賓曲最後是一首俄國歌，名叫告她，係由一個忠實的指揮者譜之管絃的。至在賭博的廳上環着綠色的桌子的，盡是些時常光臨的熟客，面貌遲鈍，都同樣現着一種貪慾的表情。這完全是賭博病的緣故，甚至最貴族的人們也不能免。其中有一個俄國地主，服飾麗都，與衆不同，係來自湯浦武地方。他睜大着眼睛身倚着桌子坐地，神色匆遽的對於賭博監督的冷笑，漫不注意。一聲『還有注沒有，』就見他流汗的手，把幾個金 louis d'or （值二十四法郎）壓在賭盤的四角。看他的神氣，似乎卽有可勝之機，而自己卻是無望似的。這個樣子，正好與是晚同在博場的柯科公爵那種行所無事的態度，成一個很好的對照。柯科公爵本屬貴族，是一個有名的反對黨領袖，玆在巴黎係託足在馬替爾特公爵夫人宇下。他很榮幸，在皇帝降臨時曾說過：『夫人，俄國的土地制度，眞混亂極了。』 a l'arbre Russe， 卽在俄國樹的近旁，我們的男女同胞，常聚集在一處。他們高視闊步的以一種時髦樣子走了攏來，彼此相見都從容閑雅的寒喧着，使人一見知道他們是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但是等到相見之後，一起坐下，他們卻絕對的沒有東西可以談論了，於是不得已只好說些無聊話，或法國滑稽家極陳腐卑汚的諸語。這個老朽的法國滑稽家，曾經當過新聞記者，言語喋喋的像矮脚上著了猶太履，下賤的面上長了可憎的小鬍髭的丑角一樣。他從 Charivari 及 Tintamarre 等古時的滑稽新聞中，把那些發笑的諧語零售給一般俄國太太。她們聽了之後，卽大聲的鬨笑着，都像不自覺的知道外國滑稽家的佳妙，知道自己是沒有創造笑話的能力似的。可是此處所集會的，差不多全是我們交際社會的 "fine fleur" （名花，）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及流行的鏡子呢。就中有個 X 伯爵，是一個當世無匹的藝術家，音樂天資極高，和着鋼琴唱起歌來眞好聽極了。但是實際上，按奏二行音符，他卻沒有不隨手亂彈的；至他唱歌的格調，則大概在窮困的吉伯色歌者與巴黎理髮師之間。又有一個受人愛慕的 Q 男爵，他色色俱精，無論文學，政治，演說，門牌，都是上手。又有一個 Y 公爵，他是人民與宗教的友人，在酒類專賣的好時期，曾經用 belladonna 攙和燒酒出售與人而致鉅富。至如富有材幹的 O.O. 將軍，曾經壓平過什麼事，調和過什麼事，可是現在賦閒了，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如 R. R. 是一個有趣的胖子，據他自稱以爲是最重的病夫，同時也是最佳的滑稽家；可是實際上他卻健碩如牛，頑鈍如電桿木頭。……說起來在我們現代 R. R. 卻是個唯一的人物，只有他還保存着四十年代，卽所謂「當代的英雄」時代與華倫汀斯基伯爵夫人時代的漂亮人物的風度。此外他還保存着特別的步態，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而 le culte de la pose （此語卽譯俄文也很難）（譯者按此語意卽身體姿勢之規律） 如動作之遲緩而不自然，表情之懵然而威嚴，如盛怒不可侵犯的面容，以及用呵欠打斷人的談論，注目於自己的指

甲，用鼻子冷笑，突然把帽從頭頂移下眉心等等的習慣，這都是他所獨有的。除此以外，其間人物有政府官吏有外交人物有名馳歐陸的偉人，有一般以 Golden Bull 爲法王所降的詔令及英國貧民稅係課徵於貧民之稅的名流學者。（譯者按 Golden Bull 乃查理四世時規定德皇選舉法所下的詔令而 English poor-tax 則爲課貴族以救貧民之稅。）又有崇拜「茶花女」雖然口上不說而血却沸騰着的少年公子。他們的頭髮優美的向後分掠着八字式的髭鬚秀雅的垂着，身上著的是眞正倫敦風的衣服。見了這種豪華的公子，眞是誰也會覺得他們是很容易變成卑俗如上面所說的法國滑稽家。但是不！我們的國人却似乎並不時髦。像有名的貴族社會與流行界的盟主S伯爵夫人，因爲善於說話被人稱爲「蜂王」及「戴女帽的惡魔」，當法國滑稽家不在的時候，卻寧願與意大利人，摩爾大維人，美國的牧師，外國使館的漂亮參贊，以及麕集在該地的細心謹愼貌如女子的德國人相交接。伯爵夫人的榜樣，常爲一般人所效法，巴倍德公爵夫人便是其中之一，據說索賓便是倚着她的手臂死的，（實際上歐洲婦女自言索賓倚其手臂而死者，何止數千！）此外如安奈德公爵夫人，她在愚拙的鄉村洗衣婦不突然的在門隙窺看她的時候，也未嘗不動人心目，像一種由芬芳馥郁中所散布的椰菜氣息。如巴錫德公爵夫人，關於她曾有過這樣不幸的事件：她的丈夫得到了一個優美的肥缺，突然，不知怎樣，他毆辱了監督並盜了二萬盧布的公款。還有善笑的徐徐公爵夫人與常是泫然欲涕的查查公爵夫人，她們也是模倣S伯爵夫人的。這些貴婦人，常把自己的同胞丟過一旁；不惜以極殘忍的樣子去虐待他們。我們現在，也要把這些嬌豔的貴婦人丟過一旁，走開她們穿了貴重難看的衣服而坐着的有名的俄國樹的近旁，但願上帝輕減那些磨折她們的苦痛！

## 二

距離俄國樹數步在威勃咖啡店門前，有一張小的桌子，坐着一個儀容端正的男子。他年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面容瘦削而黝黑，帶着雄壯愉快的神情。他屈身坐着，兩手支在他的手杖上面，一種靜心而質樸的樣子，像不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似的。他富於表情的棕黃色的眼睛，隨意注視着四周，有時爲避免陽光起見乃眣閉一下；偶或看見有異樣的人物走過面前，他便目不轉睛的視着，在優美的髭鬚兩唇與夫突出而短小的下頷間，浮着兒童似的微笑。他身上著了德國式寬大的外衣，他高大的前額差不多半爲灰色的軟帽所掩沒。他的樣子，令人一見卽知道是一個誠實的，明白事理的，但是卻篤於自信的少年，還在世界上眞是不可勝數的。看上去他似在作長時期勞苦後的休息，想從面前所展開的景色以求得靜心平氣的娛樂，因爲他的思想是遠在他處，在與目前的環境完全不同的境界中活動着。他本是俄國人氏；他的名字叫做葛雷各來、米哈羅維、去李維諾夫。

這個人物便是我們所應該認識的，敢乘此機會略述他的身世，但因

爲其事並不複雜，且亦無多大興味，只能撮要述說了。

他的父親是一個系屬平民之正直的退職軍官，但他卻也受過教育，並且不是一般人所設想的是鄉村教育而爲城市教育。他的母親是貴族出身，曾在官立學校受過教育。她性情溫順，並且極熱心治事，但卻不是沒有特性的；所以她雖然比丈夫小了二十年，卻能竭力的陶融他，把他從卑官末職的溝中拉出來過地主的生活，把他頑固剛強的性格改成和善而優美。眞要謝謝她，他從此服裝也整潔了，舉動也有禮了；他雖然未嘗手執過書卷，卻也知道尊敬讀書人了；他並知道遵守誓言，凡事都自己謙遜了。甚至行路，也能緩步徐行；說起話來，也輕聲靜氣，並且還吐辭高雅，這當然是費了許多鍛鍊纔辦到的。『唉！他們都是應該打罰的，便這樣辦好了！』他有時這樣想着，可是卻大聲的說道：『是，是自然……是這樣，這是一個大問題。』李維諾夫的母親，把家政造成歐洲風；她叫起僕役來，常用複數「你們」以代習用的「你」並且從不許人有睡昏昏的樣子同桌共食。至於她的財產，實在連她自己或她的丈夫都不能夠管理。這雖然是荒廢已經長久了，但土地廣闊，並有許多有用的附屬物，如森林湖澤等。在湖上曾經有過一家工廠，創建的是一個熱心而缺乏秩序的主人，在奸滑的商人手中也曾興盛過一時，但是到了一個善心的德國人監督之下，便完全失敗了。李維諾夫的母親死守着這些財產，既不去浪費，也不借與他人。她覺得這樣已儘夠滿足了。不幸，她身體很壞，在李維諾夫進莫斯科大學這一年，卽以肺病去世。李維諾夫在校，並沒有畢業，因爲某事只得中途輟學。關於這事，且待以後再說，諸君自能明白。他出了學校，就回轉故鄉，既無工事，亦無束縛，並且連朋友也沒有的，悠閑地過了些時。鄉間紳富，此時雖然已深深的受到歐洲「向外發展主義」的毒，但對於故鄉仍覺得「最與皮膚貼近的是自己的內衣」有一種戀家的性情。不過在李維諾夫，此種蟄伏故鄉的行動，他卻不願，因此於一八五五年，他就被徵入軍。在克里米亞他患了窒扶斯，幾乎喪命。他這樣總算在死海岸的土坑中過了六個月，簡直是孑然一身，連一個親屬都沒有。以後，他入議院爲貴族議員，當然，這也難免有不適意的事情的。於是又回轉鄉間，住了些時以後，始覺農事也不無興味。他知道母親的財產，在衰老無能的父親之管理下，其所收穫實不及本來十分之一；若能用豐富的經驗與精敏的技術加以處置，則一定可成爲無窮的寶藏。然而他更知道自己所缺的正是經驗與技術，因此便赴外國學習農業與工藝，而最初則從基本智識入手。他這樣在麥格倫堡，在西勒西亞，在加爾斯羅，過了四年多，並且還到過比利時與英國。他到處都用心的研究着，所以學識頗爲豐富。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但他卻能始終忍受這個困難，現在總算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將來，有點把握了。他爲効力於他的鄉人——不，我們儘不妨說他的全鄉——起見，於是預備回轉家去。同時，他的父親正爲解放農奴，重分土地，贖身條件——一言以蔽之，便是那些新制度，鬧得頭昏眼花，不知如何是好，於是每封信中總是用祈禱請求的語句，希望他能夠立卽回家。但是，他卻

逗遛在巴頓，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他在巴頓非為別故，這數天來，完全為的是他的表妹，就是他的聘妻。他希望她能够在此相會。差不多從兒童時代以來，他就熟識她了。她與她的姑母住居在德勒西登，李維諾夫曾在此間與她共度過三春，度過炎夏。他對於這個年輕的表妹，是抱着深厚的情愛與尊敬。現在，當此長久枯寂的學習工事已告結束，正在預備走進新的境界，開始眞正的活潑無羈的事業，他於是向她要求像一個摯愛的女子，一個同志或朋友一樣，把她的生活與自己的生活合在一起——共享幸福，共過患難，共同工作，共同休息，像英國人所謂『好好壞壞都在一起。』她已經應允了，於是他就回轉加爾斯羅，因為他的書籍文件行李都遺留在那邊。……但是他為什麼逗留在巴頓呢？你們也許又要發問。

原來李維諾夫之駐足巴頓，是因為撫養唐耶成人的她的姑母凱必吐林娜、馬可娜、夏斯托夫對於像巴頓這樣繁華地方的貴族社會，禁不住他的誘感想再作一度的觀察。夏斯托夫現年五十有五，是一個未曾嫁過人的老處女。她性情和善正直，而忠於所事。她的思想自由不受束縛，在她身上常燃着克己犧牲的火。她是一個女中丈夫（她讀過斯脫老斯，是瞞着她的姪女的，）是一個平民主義者，對於貴族及流行社會，抱着深刻的仇恨：……雖然，她裙上並不加箍，她白色的頭髮是短短的剪着作圓形，但在她心中總隱隱的對於奢侈富麗的東西有點眩惑。因此，她在表面輒以譏罵奢侈富麗之物或表示其蔑視此等事物的意見以為消遣時日的資料。像這樣善良的老太太，誰還能够加以誹議呢？但是李維諾夫是這樣的靜心而忠實，對於自己的周圍自有其確然自信的觀察。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已明白的展在面前，自己的事業已是確定；他以自己的事業為榮，以此為自己力量之所成而喜悅。

## 三

『哦！哦！他在此地！』突然間他在耳旁聽到這尖銳的聲響，接着就有一隻肥碩的手按在他的肩上。於是抬起頭來，原來是一個莫斯科時代的朋友，名字叫作彭倍武，是一位好好先生，但是一點也沒用。看上去他已不是少年時代的樣子了。軟弱的鼻子，紅嫩的兩頰，恰像燒過似的；頭上是散亂而油膩的髮，身子短矮而肥碩。他的一生雖常在窘困當中，卻覺得有什麼可資喜悅似的。羅斯帝斯來夫、彭倍武這樣隨意所至而兀自感嘆不已的漂泊在任人踐踏的地球上。

『哦，這眞是奇遇！』他返覆的說着，張開他凹深的雙目，拉下他的厚唇；唇上長着散蔓而其色如染的髭，看上去像不相配似的。『啊，巴頓世界的人們都像油蟲樣飛到此地來。葛利沙（葛利各來的親暱的稱呼，——譯者。）你怎的也會來到此地？』

這是確定的，不論什麼人，彭倍武總是用他的教名呼喚的。

『我是三天前來此地的。』

『從那里來的？』

『你問他幹什麼呢?』

『正是幹什麼,你是來此地幹什麼的?可是這問題,我們且擱開,葛利沙。你也許還不知道有一個人也正來此地呢!便是古巴里夫!他已來此地了!他是昨天從海兒爾堡來的。想你當一定認識他的?』

『我曾經聽見人說起過他。』

『原來如此麼?閒話少說!我們要卽刻引你去見他。你怕連這樣的人物也不認識麼?這位是伏羅希羅夫。……且住,葛利沙,也許你都不認識罷?眞光榮,我來給你們介紹。他們倆都是學者!實際上,他還是鳳凰呢!大家接吻罷!』

彭倍武這樣說着就迴身向一個立在身旁的少年。少年的丰姿倒還不惡,面上現着活潑的精神,不過帶着一種少年老成的樣子。李維諾夫立起身來,自然不是眞的接吻,他只和鳳凰匆忙的鞠了一個躬。鳳凰還着打躬,但從他嚴肅的行動中看來,對於這種出其不意的介紹,似乎頗不以爲然。

『我說鳳凰,這話是不錯的,』彭倍武接着說,『不信,只要到聖彼得堡軍官學校去,看那金色的榜名上,誰的名字列在第一?哈,不是別人,便是伏羅希羅夫、綏綿、耶可維其!但是,但是還有古巴里夫呢!我們應該飛快的去見他。我是絕對的崇拜他的!豈祇是我一人,實際上在他的足下,誰能不欽佩到五體投地呢!啊,啊,他最近着手的著作是多少偉大呀!……』

『不知是什麼巨著?』李維諾夫問。

『這是包括萬有的巨著,文筆模倣巴克耳……但是更深刻,……在這書中,什麼都解釋得清清楚楚。』

『不知你可曾讀過沒有?』

『不,我卻沒有讀過。這是一個祕密,不能向外面張揚的。總之,從古巴里夫,我們是什麼智識都可以得到!都可以得到!』彭倍武嘆了口氣把兩手交執着,『唉,我們俄國倘若有這樣的學者二三人,還有辦不了的事麼!眞的,葛利沙,我和你說,不管你在最近是研究什麼,——實際上我卻不知你所研究的到底是什麼——不管你所自信的是什麼,——這個我也不知道,——總之,你從古巴里夫,一定可以獲得什麼智識。可惜,他在此地不打算長居,所以我們應該盡力的向他請益。去!去到他那邊去罷!』

此時,有一個蕩子走過身旁,紅色的捲髮,戴上一頂藍帶邊的低帽子,把他們上下打量了一番,用一種嘲笑的神氣從眼鏡中凝視着彭倍武。李維諾夫禁不住發怒了。

『高聲的叫什麼?』他說,『人家聽了只道你在趕獵犬!我還沒有吃過飯呢。』

『唔,且住!我們卽刻到威勃的鋪子去……我們三人……好!你身邊帶着錢罷?』他輕身的說。

『帶着,帶着;不過我不知道果有幾何。……』

『不要管他。我說你一定要謝我，他也必定喜歡的唉！』彭倍武自己打斷了話，『現在演的正是伊南尼的終曲，眞好極了……A som……mo Carlo…… 可是我也奇怪竟會立卽墮下淚來喂，綏綿耶可維其！伏羅希羅夫我們去不去？』

伏羅希羅夫儘自一動不動的立着，保持着先前那種高傲的態度，至此，他鎖着雙眉，垂下目來，口中像在咕嚕什麼似的，……但他卻並不反對；於是李維諾夫想『時候還多着，儘可隨便的玩哩。』彭倍武接着就拉了他的手，在迴身轉向咖啡館之前，他向着佳閑總會有名的賣花女郎伊瑟倍兒招呼，因爲他想向她買一束花。但是那個貴族的賣花女郎卻兀自立着不動；眞的，像他這樣赤着兩手，著了棉布的上衣，條紋的襟飾，靴子破了後跟的紳士，是她在巴黎也沒有見過的，怎能使她前來呢？於是伏羅希羅夫繼着再向她叫喚。這次，她應聲來了；伏羅希羅夫從她花籃中揀了一小束的紫羅蘭，隨手擲了一枚福羅林（銀幣名，值兩先令）給她。他故意裝出闊氣的樣子想使她吃驚，可是她却連眼睛也不睞一睞，在他轉身他去之後，她還撅着嘴做出輕蔑的樣子。伏羅希羅夫的服裝本來很時髦，並且很講究，但是在識見廣大的巴黎女郎，從他表示幼年曾受軍事教育的服飾舉止步調上，一見就知道這並不是巴黎眞正的時髦公子了。

他們三人坐在威勃的大食堂中了，點好了菜就開始高談闊論起來。彭倍武大聲的竭力說古巴里夫的偉大重要，但是過不多久，他就停止說話，喘氣聲，咀嚼聲，很噪雜的一杯一杯地乾着。伏羅希羅夫像很勉強似的只用了一點東西，在詢問過李維諾夫的興味嗜好之後，他就接着表示自己的意見——可是對於自己的好尚卻說的很少，大概都是普遍的說各種問題……忽然，他興奮起來了，像怒馬脫韁疾馳似的，大胆而堅決的一言一語都有恰當的重量，加着熱烈而相應的手勢，正如一個意志堅強的軍官學生在受最終的試驗。因爲並沒有人去阻止他，於是他的說話遂更加有力，滔滔不絕的如懸河一般了。聽上去好似在朗讀論文及演說辭：如最近科學界聞人的名字——並加着各人的生日、死期——如當時剛出版的小冊子的書名，此外還有種種的名字……都像驟雨般從他的舌上滾出，使他神情興奮的自己覺得很爲滿意。看上去他像對於一切古的事物都是憎惡的，他所認爲有價值的只是文明的精髓，卽最近最進步的科學。同時，這雖然是牛頭不對馬嘴，他覺得說說關於本雪凡尼牢獄的柴本葛博士的著作，或者引述昨日 Asiatic Journal 上論吠陀與蒲蘭那的著作（Journal 一字的發音，雖然像英文，實際上他是不懂英文的）卻是一樁眞正的愉快。李維諾夫非常用心的傾聽着，但是始終辨不出那些是他的專門研究。有時，他的議論是在說愷爾脫人的歷史；忽然跳到太古時代來說伊琴丹的大理石，很熱心的講在斐迭斯、阿奈泰斯以前的彫刻家，可是阿奈泰斯卻給他變成求那散，於是他的論說遂成爲半聖經的半帶美國氣味的東西。談了一會，忽然又一跳跳到政治經濟，說巴斯夏是一個傻子、愚人，『正與亞

丹斯密那些 Physiocrats（重農學者）一樣。』彭倍武聽了便喃喃的問：『Physiocrats……還是 Aristocrats？』伏羅希羅夫忽地又用批評家的口吻說麥考來是一個舊式作家他的地位在給新興的近世歷史的科學奪去了；使彭倍武聽了不禁面上現着惶惑不解的表情。他又說 Gneist，那是絲毫不足道，說着就把肩聳了一聳。彭倍武也把肩聳了一下。李諾維夫自思，『在突然之間，毫無因緣的，於咖啡館中，面對不相識的人』——他對着這位新相識，看看他柔美的髮，明澈的眼，白色的齒（這些巨大雪白的齒與夫不相適合的手勢，使他最覺得懊惱）——『他是從沒有笑過一回；這樣看來，他也許是一個絕對沒有經驗的好孩子。』最後，伏羅希羅夫靜了下來了，雖然他的聲音，像壯年的雄雞的鳴聲還如在什麼地方蕩漾着……彭倍武見了有機可乘，即背起詩來，他這次又仍舊如要墮下淚來的樣子，可是卻惱了坐在近旁桌上的英國人一家，禁不住一再加以訕笑。還有一旁的桌上是兩個巴黎妓女和一個男人，他的樣子正像從前的嬰孩戴上了假髮。侍者把帳單拿來了，兩個朋友就會了鈔。

『好，』彭倍武叫喊着從椅上沉重的立起身來，『喝一杯咖啡，馬上就去。啊，她，她是我們俄羅斯人，』他立停在門口，用他鮮紅的手與高采烈的指點給二人，接下去說：『你們覺得她怎樣？……』

『俄羅斯人，正是，』李維諾夫在想；伏羅希羅夫，面上回復了專心的表情，重復謙遜的笑了一笑，用脚跟輕輕的踏着。

過了五分鐘，在斯德攀尼科來古巴里夫寄寓着那個旅館的階梯上，就有他們三人……此時，有一個體態苗條的太太，戴着罩有短小的黑幕的帽子，急步的正從同條梯上走下。一見了李維諾夫，她當即轉身向他，立停了步，像吃驚不小的樣子。初時，她的面上立即飛紅，接着乃迅速的在厚厚的面幕下變成灰白；但是李維諾夫卻並不注意她。於是她就比前更快的急急的走下闊大的階梯。

（未完）　R



# 時事日誌

## 中國之部

### 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

⊙國民政府成立二週紀念，紀念南京廣州上海等處均舉行盛大之紀念會，高呼：「擁護南京政府及中央黨部」「撲滅共產黨」「討伐武漢」等口號。

⊙武漢財政因受下游封鎖之影響，集中現金令之施行及共產風潮諸關係，已陷入絕境，中央紙幣二千萬，中交兩行紙幣各一千萬，均已用盡，財政當局又發行無擔保之國庫券一千萬，臨時兌換券一千萬，以爲救濟，惟紙幣價格已跌至六折以下，商市有停閉之勢。湖南江西亦成相同之現象。

⊙雲南正式懸掛青天白日旗，省政府舉行升旗禮，主席胡若愚演說升旗之意義。

⊙北京中國郵政局開始辦理北京奉天間之電遞照相。公衆皆可拍遞。

⊙外蒙古政府實行徵兵制，蒙人多避至北滿。

⊙上海交涉員向英總領事抗議英兵又有強姦華女事件，請加禁止。

### 同　二日

⊙河南入馮玉祥之手後，南陽于學忠軍有不能立足之勢，依于之吳佩孚即離南陽，假道鄂北赴川西依楊森，鄂北張聯陞新降馮玉祥，邀擊吳氏於樊口附近，吳之參謀長張其鍠中彈而死。

⊙南京財政部依中央財政委員會議決，仿廣東先例，於蘇皖浙閩桂五省徵收房租兩月，充北伐軍費。

⊙廣東江固兵艦員兵勾結海盜截劫商輪，海軍處派江大等艦往勦。

⊙南京下關碼頭因搬運前方運回戰利品失愼，發生炸藥爆發情事，死傷三百餘人。

⊙貴州周西成就蔣介石所委之第六路總指揮職，進兵湘西，收編湘軍廖湘芸等軍，向常德寶慶進攻。

### 同　三日

⊙膠濟路孫傳芳軍調濟南任津浦路戰事，在膠州之周蔭人部三師兩旅由陳以燊陸殿臣率領通電宣告獨立，陳聲稱受馮玉祥委任爲援魯總司令；一面掘毀鐵路，一面以通告脅迫青島祝祥本取一致行動，並向日領事聲明負責保護外僑。

⊙福建改組省政府因內部未洽，各委員延未就職，由南京派張亭前往調解，於本日改組成立。

⊙太原已成國內各方代表活動之中心，閻錫山應付困難，託病離省休養，張作霖代表邢士廉，僅得與閻之參謀長一度會面，失敗回京。

⊙上海公共租界市民拒付工部局新增巡捕捐運動大發展，界內華商休業一天，表示堅決，並開納稅市民大會及全滬房客大會一致進行。

⊙中華書局上海總店總廠爲對付職員，宣告停業。

### 同　四日

⊙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電駐意公使朱兆莘，令發表聲明，不承認三國軍縮會議關於中國問題議案之效力。朱爲北方政府所任之官員，其接受國民政府電令之一事，極引起外交界之注意。

⊙南京中央法制委員會第十二會議決修正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制定懲治土豪劣紳條例，法定利率條例，其反革命治罪條例與杭州市暫行條例則交付審查。

⊙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日本出兵山東發表宣言，促日政府覺悟，即撤山東日兵，以平衆憤。

⊙江海關通告：本日起實行徵收海門進口奢侈品及外洋進口行李等之附加稅。

### 同　五日

⊙宋鶴庚由廣東當局任命爲湖南宣撫使，會同粵桂軍向湘南活動。

◎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特別軍法處長兼各軍政治部主任陳羣，大捕共產黨人，殺戮甚多，以嫌疑被捕入獄者數百人，陳獨秀之子陳延年亦被捕殺。俄國遠東銀行上海分行有以款項接濟上海黨人之嫌疑，即遭封閉。

◎直魯軍悉開濟南兗州作戰，奉軍由河南前敵撤回之三四方面聯合軍移防滄州德州，任津浦路第三防線。

◎張宗昌軍反攻勝利，以大隊迫韓莊，與王天培軍相持。

## 同　六日

◎上海總商會通告，海關已接財政部電令，依照中央財政委員議決案，凡由該港出口中外軍民，非攜有財政部護照，每人所帶現銀幣不得過五十元，毫銀不得過一百元，違者沒收。

◎膠州陳以燊之獨立軍因青島祝祥本不願合作，派兵對獨立軍布防，即實行攻祝，入魯革命軍乘機進展，與陳軍聯絡。張宗昌孫傳芳則派兵由膠濟路攻陳，圖分陳氏攻青島之兵力。

## 同　七日

◎青島日軍三千餘名強迫陳以燊之獨立軍恢復膠濟路，通過該軍陣地，開往濟南，除在濟駐二千名外，膠濟鐵路沿線均有駐紮，陳軍陣地既被日軍突破，形勢漸趨不利。

◎南京國民政府組新軍事委員會，任胡漢民馮玉祥閻錫山李烈鈞及蔣介石以次各軍人為委員。

◎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市長黃郛就職，中央黨部代表古應芬，國民政府代表蔣介石均致訓詞，市政府設土地，工商，公益，工務，教育，衞生，港務，公安，公用，財政十局，規模頗大。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強迫徵收二釐加捐，將不付捐之各旅館取消執照，立行封閉，經交涉員准納稅華人會函請向領袖領事要求將加增捐款自動撤銷，並即停止徵收及發還各旅館執照，工部局允發還旅館執照，惟仍須徵所增捐款。

## 同　八日

◎膠濟戰事開始後，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先後赴濰縣指揮軍事，並設法吸引陳軍中觀望份子。

◎北京軍警受熱河天津拘捕國民黨人之影響，又大捕學生，被捕者七十餘人。

◎廣東江固艦通匪案付軍事審判，艦長潘鐸民畏罪潛逃。

◎馮玉祥進行清黨，河南陝西之政治人員，一律加以甄別，武漢總政治部所派往者被遣回。

◎廣東抵制日貨積極進行，糾察隊在商店船隻檢查甚活動，日領事向外交當局抗議，外交當局以未便干涉答之。

## 同　九日

◎蔣介石以北伐第四期軍事僅以肅清黃河南岸為止，現已達目的，即進行第五期計畫，並決定以設立點驗編練委員會整理各軍為着手。

◎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就職週年紀念，南京政府所屬各地均集會慶祝，一時擁護蔣馮合作開除汪精衞黨籍之呼聲頗高。

◎安徽有重大水災，懷甯潛山太湖宿松尤烈。

◎廣東樂昌所駐桂軍調駐韶關，以胡鳳璋部塡駐樂昌，胡軍入湘境，擊潰農軍，占領桂陽。

## 同　十日

◎中華國民拒毒會聞南京政府有設立禁烟局公賣鴉片限期禁絕之計畫，請宣布計畫原案。中央政治會議覆以：此案由第一百零五次會議准中央財政委員會所請，令與財政部會議分區分年禁絕辦法，並定限期為三年。

◎天津營進出口貨事業之協和貿易公司受時局影響倒閉，負債五六百萬，金融界大震動。

## 同　十一日

◎日本二次派赴青島陸軍三千餘名，由大連旅順乘輪抵青島。

◎北京外交部第三次向日使館提出出兵山東之抗議，要求立即撤退青島濟南兩處日兵，並中止由大連增兵青島之舉。

◎上海交涉員因英兵屯紮華界虹橋路，日夜操練，照會英領事，請將是項兵隊立予撤回租界，以維主權而尊公法。

◎第一路總指揮何應欽由前敵回南京。

◎日兵易服參加山東南北戰事之傳說，已引起南方人民之注意，日軍司令欲證明其不助北方，請南軍蔣介石總司令派員駐日營監視。

## 同　十二日

◎河南馮玉祥軍渡黃河積極北展，馮至衞輝視防，即回鄭州。

◎北京政府積欠使領經費二十餘月，駐外各使久有聯合下旗歸國之醞釀。最近駐意大利公使兼國際聯盟全權代表朱兆莘迭電辭職，並代表南京政府發表宣言，引起國際間之注意。駐荷王廣圻，駐瑞士蕭繼榮，駐法陳籙，駐奧王榮良亦相繼辭職；頗有脫離北京政府，承受南方命令之趨勢。外交總長王蔭泰除令朱兆莘回國外，並着蕭繼榮查辦朱氏。

◎北京高等審判廳承辦鮑羅廷夫人案之預審推事何儁，利用大赦令，將鮑羅廷夫人及俄外交信差三人釋放。其搜查

俄大使館案中所獲俄人十五名,則正在預審中。

◉上海各團體因英國法庭審判英兵強姦華婦案之不公,發起「撤廢英國領事裁判權運動」,地方檢察廳長鄭毓秀女士亦參與其事。

同　十三日

◉山東方面敗退之革命軍,因右翼賀耀祖部之側擊成功,復克滕縣,與魯軍在界河相持。

◉鮑羅廷夫人釋出後,承辦推事何僞創潛逃,頗有受賄故縱嫌疑。北京軍警當局復派探監視住居使館界之鮑羅廷夫人,高等審判廳長沈家彝亦被監視。

◉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宣言,痛詆武漢中國國民黨,申明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惟與國民黨之關係仍不斷絕。

◉中東鐵路局發表上半年總收入為三八八五萬,較去年同時期增收一六〇六萬元。

同　十四日

◉北京公使團,上海領事團及外國商會對南京政府關稅自主,驗餘公債,禁止現銀出口,取消稽核所等問題均有重要會議,以討論應付方法,公使團之討論結果多主張電令南京領事向當地當局提出抗議。

◉膠州獨立軍因受日軍在膠濟路之障礙,及陸殿臣部為孫傳芳所吸收,已歸失敗,陸部開抵濟南與孫軍集合,陳部及入魯革命軍向蘇魯邊境退卻。青島警察廳長呂暾亮因曾同情獨立軍,出奔日本。

◉邢士廉赴太原勸告閻錫山與張作霖合作,未能成功,閻之駐京代表李慶芳又向張作霖提出取消大元帥府改變向來態度之勸告。

◉上海特別市商協會與工會統一委員會協議合組勞資調節委員會。

同　十五日

◉北京外交部因中西修約事件照會西班牙使館,拒絕以最惠國優先權為開議新約條件,請即依平等原則開議。

◉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組成立,並紀念北伐出師,舉行閱兵典禮,由何應欽任總指揮。上海亦舉行盛大之北伐出師紀念。

◉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任孫傳芳為第一方面軍團長,張宗昌為第二方面軍團長,張學良為第三方面軍團長,韓麟春為第四方面軍團長,張作相為第五方面軍團長,吳俊陞為第六方面軍團長,褚玉璞為第七方面軍團長,廢除以前名稱。

◉北京外交團討論應付南京政府加稅,募債及禁現銀出口等事之手段,公使館人員以為如各國政府不為後援,抗議亦屬無益。

◉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取締共產黨之議案,並辯正共產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誣蔑與誹謗之處。

# 外國之部

##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

◉日本東方會議討論滿蒙問題,主張『盡力擁護日本之特殊地位,同時須開放滿洲,使成為國際的機會均等之局。』

同　二日

◉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專門委員會決定潛水艇最大噸數為八百噸,艦齡為十三年。

◉俄國人民委員會主席賴柯夫發表一文,請全國公民準備對英奮鬭,並持維海陸軍。

同　三日

◉日內瓦三國裁軍會議之巡洋艦比率問題,日政府決意若英美欲強日本以五五三比率,雖會議決裂,亦斷不屈服。

同　四日

◉日內瓦中國代表朱兆莘發表一文,聲明此次三國海軍會議,中國未出席參加,苟有關於中國之決議,中國政府與人民決不承認。

同　五日

◉日本陸軍當局決定命山東日軍開赴濟南。並由大連派兵二千,維持青島及膠濟路治安。

同　六日

◉英國工黨在下院動議,彈劾政府,因政府所提改良上院辦法,破壞憲法,剝削下院權利。但被否決。

同　七日

◉山東日軍派赴濟南一事,經日皇裁可,發開拔命令。

◉日本東方會議閉幕。

◉日內瓦海軍會議三國代表審議巡洋艦問題,其隻數噸數比率問題成為三國之折衝點,英美兩國均欲置噸數於現有勢力之上,而日本則主張維持現有勢力。

◉國際聯盟託管權委員會討論德國加入該委員會問題,未決。

同　八日

◉英美法德著名銀行家集議於華盛頓,討論美國存金過多問題。

同　九日

◉德國巴威爾將軍與法比軍事專家巡察德國東疆防衞工程，證明德國與協約軍事委員會所訂關於暗壘之協定書，業已完全履行。

同　十日

◉南愛爾蘭自由邦副執政鄂希眞爲刺客狙擊殞命。

◉奧國與美國締結商約，期限十年，有最惠國待遇之規定。

◉俄國破獲間諜機關，有二十餘人被拘。

同　十一日

◉日內瓦三國會議開全體會議。

◉法國參院通過改組陸軍案，衆院通過改革選舉議案。

◉耶路撒冷地震。

同　十二日

◉比國外相樊德威在國會宣稱，比國不主張干涉中國。

◉美國駐尼加拉瓜之海軍因尼加拉瓜前自由黨領袖桑狄洛將軍占據美鑛，向之發哀的美敦書，限期繳械，否則將發兵攻之。

同　十四日

◉日內瓦海軍會議由美國總代表召集全體大會。

同　十五日

◉奧京維也納發生大暴動，當局派警彈壓，死傷百數十人。

## 世界銷路最廣的書籍

微　知

世界中的書籍譯成各國文字而發行最多的，便是聖經。據最近美國聖書公司一百十一年常會所發表去年一年的販賣部數，爲九、九一七、三六一册，比前年更多五十萬册。公司開業以來至今共已販去一八四、〇二八、八六〇册云。

以上還只是美國的一個公司的銷路，又據倫敦內外聖書公司一百三十二年常會，去年僅中國一國，銷聖經四百萬册。該公司又用五十二國的國語翻譯聖書出版，去年共銷一〇、一二八、八八七册云。

原文献残缺